

尚書正義

上冊

尚書正義

十三經注疏(二) 尚書正義檢目

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提要

尚書正義序

尚書注疏校勘記序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尚書序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虞書

堯典第一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虞書

舜典第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七九

汨作亡

九共九篇亡

棄缺亡

七九

七

三九

三九

三三

一三

一三

九

五

一

一一五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虞書

一二五

大禹謨第三

一二五

皋陶謨第四

一四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一五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虞書

一五九

益稷第五

一五九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一八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夏書

一八七

禹貢第一

一八七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二二五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夏書

二二七

甘誓第二

二二七

五子之歌第三

二四〇

胤征第四

二四五

帝告 虢 濫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二五五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商書

二五九

湯誓第一

二五九

夏社 疑至 臣屬

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二六四

湯誥第三

二六八

明居

伊訓第四

二七一

肆命 徂后

太甲上第五

二七六

太甲中第六

二八〇

太甲下第七

二八三

咸有一德第八

二八五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澶甲

祖乙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二九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商書

三〇一

盤庚上第九

三〇一

盤庚中第十

三一一

盤庚下第十一

三二七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三三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商書

三三三三

說命上第十二

三三三三

說命中第十三

三三三六

說命下第十四

三三三九

高宗彤日第十五

三四一

高宗之訓上

三四四

微子第十七

三四七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三五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周書

三六一

泰誓上第一

三六一

泰誓中第二

三六八

泰誓下第三

三七二

牧誓第四

三七五

武成第五

三八〇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三九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二 周書

四〇一

洪範第六

四〇一

分器上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二

四三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三 周書

四三九

旅獒第七

四三九

旅獒命上

金縢第八

四四四

大誥第九

四五四

微子之命第十

四六六

歸禾上 嘉禾上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三

四七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周書

四七九

康誥第十一

四七九

酒誥第十二

四九三

梓材第十三

五〇四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四

五一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周書

五二三

召誥第十四

五二三

洛誥第十五

五三七

十三經注疏

尚書檢目

三中華書局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五

五五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周書

五六七

多士第十六

五六七

無逸第十七

五七五

君奭第十八

五八五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六

五九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七

周書

六〇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六〇七

成王政士 將蒲姑士

多方第二十

六一一

立政第二十一

六二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七

六三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八

周書

六四五

周官第二十二

六四五

賄蕭慎之命士 毫姑士

君陳第二十三

六五五

顧命第二十四

六五九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八

六七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九 周書

六九一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六九一

畢命第二十六

六九五

君牙第二十七

七〇二

冏命第二十八

七〇四

呂刑第二十九

七〇七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九

七二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十

周書

七四一

文侯之命第三十

七四一

費誓第三十一

七四七

秦誓第三十二

七五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十

七五七

珍倣宋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尚書正義二十卷

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辯至

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據者梅賾尚書考異攻其注禹貢灑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彝尊經義考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

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

解所引

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盡

然考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不云作傳而經典釋文敘錄乃稱藝文志云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

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尙未增入孔傳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晁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甝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甝一家故云然歟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

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〇〇〇三

尙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正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生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魏魏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爲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聽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

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

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

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

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

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

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

尚書注疏校勘記序

自梅頤獻孔傳而漢之真古文與今文皆亡乃梅本又有今文古文之別新唐書藝文志云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說者謂今文從此始古文從此絕殊不知衛包以前未嘗無今文衛包以後又別有古文也隋書經籍志有古文尚書十五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又顧彪今文尚書音一卷是隋以前已有今文矣蓋變古文爲今文實自范寧始寧自爲集注成一家言後之傳寫孔傳者從而效之此所以有今文也六朝之儒傳古文者多傳今文者少今文自顧彪而外不少概見李巡徐邈陸德明皆爲古文作音孔穎達正義出於二劉蓋亦用古文本如塗之爲斲云之爲員是也然疏內不數數覲始爲後人竄改如陳鄂等之於釋文歟然則衛包之改古從今乃改陸孔而從范顧非倡始爲之也乃若天寶既改古文其舊本藏書府民閱不復有之更經喪亂卽書府所藏亦不可問矣開成初鄭賈進石經悉用今文前此張參之壁經後此長興之板本廣政之石本當無不用今文者乃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獨校古文

尙書上之上距天寶三載已三百餘年不知郭氏從何而得其本宋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是所謂古文不過如周禮漢書略有古體及假借通用之字而已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若連篇累牘悉是奇字則陸氏豈得或釋或不釋哉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元於尙書注疏舊有校本茲以各本授德清貢生徐養原校之并及釋文元復定其是非且考其顛末著於簡首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

用衛包所改之今文後來注疏本俱出於此

宋臨安石經 今所存者起禹貢之半至允征之半又起大誓末至酒誥之半

古本 見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乃日本足利學所藏書寫本也物觀序以為唐以前物其經皆古文然字體太奇闕參俗體多不足信

岳本 宋岳珂用廖氏世綵堂本重加校勘所謂相臺本也世甚重之今考其書多詳於音讀句逗而略於字句異同又往往據疏以改注不知疏中所述

經傳不必盡依元文也然合二十三家參訂用力甚勤固當優於諸家元本未見今所據者武英殿翻刻本也

葛本 即永懷堂本與閩刻注疏本相類而譌字較多○已上三種皆單注本

宋板 見七經孟子考文左傳考文載黃唐禮記跋云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宅經獨闕紹興辛亥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

三經編彙精加釀正蓋注疏合刻起於南北宋之閒而易書周禮先刻當在北宋之末也此本或即黃跋所稱者自盤庚以下為九卷泰誓以下為十卷洪範

以下為十一卷旅獒以下為十二卷康誥以下為十三卷召誥以下為十四卷多士以下為十五卷君奭以下為十六卷立政以下為十七卷顧命以下為十八卷

八卷君牙以下為十九卷文侯之命以下為二十卷其中缺葉為後人所補者則謂之補

宋十行本 案他本注疏每半葉九行此獨十行故世謂之十行本其源蓋即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建本有音釋注疏是也修板至明正德

間止亦即山井鼎所謂正德本是也記中稱正德本據考文而言其中譌字雖多無臆改之失考文所引宋板多與之合

閩本 明嘉靖時李元陽刻於閩中即考文所謂嘉靖本也記中亦與考文所引並載以見此詳彼略云

明監本 神廟時所刊毛本從此出

毛本

汲古閣刻今校正義以此為據○已上七種皆注疏合刻本

珍做宋版印

釋文

陸德明本據古文作音義自陳鄂改用今文流傳至今已非其舊矣其注中所載別本或尚屬元文今仍歸之陸氏

六經正誤

宋毛居正撰多辨偏旁之疑似惟所載監本與國本建本可以考宋本之異同自不可廢

尚書纂傳

元王天與撰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臆改處不足盡憑

石經考文提要

乾隆五十六年命刊立石經工部尚書彭元瑞因著此書其所據自通行各本外有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宋本附釋音尚書注疏宋本纂圖互注尚書岳珂本元本尚書注疏至善堂九經本

九經誤字

顧炎武撰以唐石經正監本之誤又金石文字記舉唐石經誤字

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以古本宋板校明刻之訛閒有辨論別為古文考一卷列尚書之前殊嫌臆贅

十三經正字

嘉善浦鏜撰

羣書拾補

餘姚盧文詔輯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等

奉勅撰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音疏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敘為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為音疏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

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

書故曰尚書且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

鈐云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以記庶物又為書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

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別正是君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君事雖有別正是君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

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各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總曰書也論識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

魯櫛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總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注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尚書起緒也則

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繼若麟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

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己之總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故也

古者伏羲氏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尚書注疏 一序 中華書局聚

織氏伏古作縶縶本又作義亦作戲辭皮反說文云賈待中說此縶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義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義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

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

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上上古結繩以治。治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字也籍籍書。治者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

契以代之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犧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曆志曰結作網

供庖取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履之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

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以上身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帝王據跡為優

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帝王據跡為優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書八卦是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

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卦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

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其繩事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便為契各持其一後以柎考

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夫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

是以夬絲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

諸離彼謂結固馬融之繩玄王肅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

無文字又班固馬融之繩玄王肅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

字與此說不同何也乃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

堯舜為九事之目未乃云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

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更與秦焚書之後如羣言競出其文

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聖人在九君之時未有此

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君之時未有此

以書起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而下乃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者有

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黃帝堯舜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白杵取小過

弧矢取睽坤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

以書契皆先言上古者不云乃後世聖人之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堯舜時

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黃帝堯頡頤周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

古之王也徐整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周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

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周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

九頭一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萬七千餘年

八也禪通九也流訖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

說蒼頡其年代莫能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

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為自開闢

訖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其刻曰蒼

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石而記譜之據此伏犧前已

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負仁頸荷義膺抱

尚書注疏

一序

一中華書局聚

一中華書局聚

一中華書局聚

一中華書局聚

一中華書局聚

一中華書局聚

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
腹外傳稱古封太山禪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
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所不識
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
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
自久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
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
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
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
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
犧用著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
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伏犧神農黃帝之
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少昊詩

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擊字青陽一曰玄囂己姓黃帝之子母曰女節以金德
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玉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
景僕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馨也姬姓馨口毒反母名不見
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
陶唐氏帝馨之子帝擊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四也虞帝舜也姓姚
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
三皇五帝與孔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
子同並見發題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
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稱不為
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

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

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感而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瑋母曰景

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而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瑋母曰景

慶都觀河遇赤龍醜然陰風感而有孕十月而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瑋母曰景

虹感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

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

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

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

道並可常行而己又更大於常行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而皇優於帝其

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各可以通稱故也堯典舜典是二墳五典

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然者案今堯舜典是二墳五典推

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是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

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帝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之書在二墳之上數

書者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明文也鄭玄亦云其事不可在墳後

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所記當時之事不可在墳後

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得錄其神農為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

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鴻金天高陽

高辛唐虞氏知不爾玄云女媧修伏羲之難之又易與作之條不見有

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羲之難之又易與作之條不見有

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有六人指大

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有六人指大

帝所謂耀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織農者其五帝

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燧人或數祝融以配織農者其五帝

尚書注疏

序

中華書局聚

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
 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
 以燧人廁在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之號以其徵
 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轅相類
 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於月
 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也何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
 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
 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
 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軻已然況後
 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
 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囂孫簡極子堯為帝嚳子舜為顓頊
 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者原由世本經於少昊而下皆出黃帝
 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
 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
 共數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
 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中央曰黃帝依次以為三
 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以為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
 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耳太昊為皇月令曰其帝太昊易曰帝
 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農於月令為炎帝不怪炎
 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
 堯而止知帝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代而已其言
 與特之為禮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
 皆云帝曰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也夏禹天下號
 非帝如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
 王之最先商湯天下號亦號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號
 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誥故報反告也示也奧為報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疏至于至一揆〇正義曰既皇書稱壇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壇典之外以改累

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壇典一揆明雖事異

故此因壇典而及三代云討論壇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壇典亦是尙書之內

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也此既言壇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

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也壇典是尙書丘索是尙書外物欲先說尙書

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

此訓誥誓命卽爲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

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

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目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與

義其歸一揆卽爲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

類猶有八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

事皆有言以誥示故總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

以義配焉不言其歸一揆見於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壇典爲一揆者況喻之義假是

警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

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

疏序正義曰顧命云越玉五重陳寶卽以赤刀大訓在西

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爲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入卦之說謂

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壇典久遠周尙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

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聚此書也〇八索所白反下同求

疏外卦至此書也〇正義曰以壇典因

而說之故總引傳文以充足己意且爲於下見與壇典俱被黜削故說而以爲

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自志記者其

尚書注疏

一序

四

中華書局聚

書謂之九丘所以名此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
 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
 以八卦文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重之爻在索謂求索亦為搜
 索以易卦互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索於左傳亦曰
 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
 謂之索說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義多如山丘
 故為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為說當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
 一句與下為總即土地所生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
 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
 州各有土地有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與土地所生即其動物植物
 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
 若干女是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又春秋左氏傳
 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之於下結義故云皆聚此書也

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帝王遺書也
 左史倚相
 反劉琴綺反相息亮反
 倚相楚靈王時史官也
 疏春秋至遺書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
 王見倚相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為太史而主記左史乎
 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不同官多以左右為名或別有此左史乎
 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問祈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彼以為倚
 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
 況子革欲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世
 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論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
 不知在何代故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
 直總言帝王耳

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

丘〇刪色疏先君至九丘〇正義曰既結申帝王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

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

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

史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為常

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下文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

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

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王正史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

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

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削曰刪準依其事曰

制作已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

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易道職

章配之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樂人之行事不

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論語曰吾自衛反魯

故也為文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公十一年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

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

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翦咨淺

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篇

亡誥凡三十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

命凡十八篇正十二疏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懼覽之者不一不但

三篇亡攝六四篇亡疏刪詩約史定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

墳五典并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孔君既取彼文

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

子除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

似草隨次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墳是芟夷之文自夏至周雖有

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

而少者為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翦截浮辭也且

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云撮為就代之內而撮出之耳宏大也

下者孔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朴略難傳唐虞已來煥炳可法又單讓之

首至周五代一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詭者以

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詭者以

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單言

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

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司徒

大僕正乎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顓

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

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
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
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
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
之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也○恢苦回反大
疏所以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
也坦土管反

三千人故云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
三千之徒也

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四年坑儒在三十一年初并六國自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
藏其家書于屋壁

蟹及秦至屋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反遭秦始皇滅除
疏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諡以為初

并天下故號始皇為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
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親燒之有敢偶

語詩書者棄市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
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

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
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嗣谷之

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
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
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生箕字子京生穿字子高生慎字子用

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武武
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

尚書注疏
一序
六
中華書局聚

家書是安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國祖藏之

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校

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直專反下傳之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漢室至得聞○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

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與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衆至武

帝尤甚故云旁求儒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

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

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

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於齊魯之間求其書亡數十篇

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寶壁內得之則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二

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晁錯往受之數法辭又十九篇自是討卷若計

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十九篇自是討卷若計

篇則三十四去秦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

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

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

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論衡又云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武帝亦不可信

或誓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傳二十九篇武帝亦不可信

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於史記而劉向

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記而多矣

凡諸所引偽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後文皆有感世亦可為泰誓何疑但於先

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感世亦可為泰誓何疑但於先

周書之例以於威時實有觀兵之誓但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豕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此伏生之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已先育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尚書注疏 一序

七 中華書局聚

機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脰與易上古結繩不

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太之與上為義不

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

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

代而言則曰夏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

書無言尚書者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

竹之音乃不壞宅

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疏至魯至壞宅○正義曰欲云得

倫科苦禾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乃名餘封於魯為王死諡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哀益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是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

此亦屋壁內得書也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虞夏

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

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謂用隸書

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

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周命合舊音閣又如字下同皋音高本又作咎陶音遙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

其一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但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沃湯征汝鳩汝力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但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沃湯征汝鳩汝力

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疏曰悉以至能者〇正義將蕭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亡上時掌反

懼神靈因還其書已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以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科斗也

名古文形多頭鱗尾細狀腹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泰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以上下事義推考其

所聞伏生之書比校起發考論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

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惡以隸

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楷事上下尚書注疏

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

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

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惟篆

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文字有六義

其文至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燬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

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文絕六曰署書七曰古文

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仕人程邈所作

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

此而論即秦隸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

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印篆印篆書去其大篆刻符

及書署書而加以古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

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

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

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

非也何者八體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
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
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總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
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文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
寸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
合於辜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
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八篇當
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五篇為五
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穆康王之誥凡五篇并序凡五十九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
十篇加序一篇為五十九篇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

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賢聖閒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

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亮反暢丑疏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

傳以注者多言曰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

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

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

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六籍又摭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經

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

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

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

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

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君子史是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

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要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

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注不但言少書之為書序序所以為作

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

亦所不隱也○為于偽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

而聚於下而注迷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

當篇為作此書之意則是常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

見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加於篇首令意昭

復以此傳家亦有巫蠱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為此之故

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

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辨左道以亂政者殺鄭女注云左道謂

云惑蠱其君則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道所以亂政者殺鄭女注云左道謂

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

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為實即詔丞相劉屈釐發三輔兵討之太

隱藏己道以己道入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不知己傳是深遠因而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一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勅撰按七經孟子考文所據宋板此行在尚書正義卷第

一之下蓋唐時北宋時單疏別行序文當列正義第一卷之首今序文既別為一篇遂移此行於序題下耳闕本達下有等字按此行若如宋板則達下宜有

等字以正義非一人所作故也若在序題下則不當有等字序云先君宣父此孔氏之詞非他人所得通用

古之正者案正當作王

帖釋注文浦鏜云帖疑詰字誤〇按帖疑帖字誤

謹共銓敘按銓應作詮

尚書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宋本首有尚書正義卷第一七字達

下無等字正義下或作注疏參差不一勅字提頭凡三行記之下同此

尚書序足利古本作古文尚書序

言序述尚書起闕本明監本同宋本起下有記字浦鏜云記疑訖字誤按訖字是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

闕本明監本同宋本罔作網

易繫辭上

按上當作云

循飛七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飛作蜚

流訖十也

宋本正德本同毛本流訖改作疏侂案此本流訖下誤作流訖山井鼎曰史記三皇本紀載此及上條與宋板同但循作脩

背文曰義翼文曰順

浦鏜云翼背字互誤禮誤順也毛詩左傳正義及周禮疏引並可證惟埤雅引作

翼文曰禮王念孫云順字與下膺文曰仁腹文曰信爲韻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與孔子同

按子當作君

言及便稱

宋本同案便稱二字當倒

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

宋本上作止是也

案周禮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

浦鏜云外誤小是也下同

又云五帝坐

案坐當作座

何燧人說者以爲伏犧之前

浦鏜云何疑又字誤

僑極子

浦鏜云矯誤僑

舜非三王 皇宋板十行闕本俱作王

曰非帝如 宋本闕本明監本如下俱有何字案有者是也

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 宋本下索字作素按素字是也

入索 陸氏曰索所白反徐音素本或作素

懼覽之者不一 岳本之者作者之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孔安國古文尙書序云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

樂明舊章覽者謂習讀之人猶言學者爾蓋思後之讀史籍者以其煩文不能專一將生異說故刪定之凡此數句文對旨明甚為易曉然後之學者輒改之

字居者字上云覽之者不一雖大意不失而顛倒本文語更凡淺又不屬對亦為妄矣今有晉宋時書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覽者之不一

穀梁以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浦鐘云十月誤十一月許宗彥曰公羊釋

文云一本作十一月則穀梁亦有作十一月者

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 浦鐘云有序字當誤倒〇按或序下脫者字

全者三百五篇 浦鐘云全當今字誤下當脫存字〇按全謂辭義俱存也非誤

於祕府而見為 闕本明監本同案為當作焉

别云述之以為除九印 浦鐘云之疑者字誤

更有書以述之浦鏜云更上疑脫非字

足以垂世立教文選李善注本無立字

使小史掌之浦鏜云外誤小是也

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浦鏜云理誤言從後堯典下疏校許宗彥曰事乃自字之誤言禹所言皆

在受禪以前入於虞書自受禪後更無入夏書之言也下堯典下疏同此義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文選李善本無主字

反遭秦始皇滅除之浦鏜云反當及字誤○按當又字誤

悉詣守尉親燒之宋本監本親作雜是也

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段玉裁云師古注儒林傳引此作衛宏詔定古文官書

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監本無臣字浦鏜云臣字衍是也

其後兵火起流案流下當有亡字

使讀說之按文選注讀作讚

但伏生雖無此一篇宋本一作三按一字非也

宣帝泰和元年 宋本閩本同毛本泰和作本始案所改是也

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匡謬正俗曰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傳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隸古字定訖更別以

竹簡寫之非復本文也近代淺學乃改隸古定為隸古字非也按直云隸古即

是隸古字於理可知無所闕少定者為定訖耳今先代舊本皆為隸古定不為古字也

益稷合於臯陶謨 陸氏曰臯本作咎陶本作繇

盤庚三篇合為一 陸氏曰盤本又作般○按周禮司勳注作般庚說詳段玉裁尚書撰異

其餘錯亂摩滅 山井鼎曰古本後人旁記云異本摩作磨接磨字說文所無

弗可復知 弗文選李善本作不

曾多伏生二十五篇者 閩本同毛本曾作增案增字是也

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 浦鏜云及當乃字誤

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者 毛本下者字作也

傳子孫孫 諸本俱作傳之子孫

宜各以其本篇相從附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宜上有此序二字案有者是也

即詔丞相劉屈釐閩本同明監本毛本釐作釐按釐字非也

太子看長安因與鬪毛本看作釋因作囚案所改是也監本囚作國鬪作鬪並誤

奔湖關自殺宋本明監本閩本同毛本關作遂山井鼎曰作遂似是○按湖地名也作湖關者殆因壺關而誤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一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
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為今

文故也堯典第一此為第一者以五帝之未接三王之初典策既備因機成務交代

曰堯典第一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

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

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此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

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事於禪後無

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

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適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篇堯典

二曰謨三曰大禹謨學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堯典

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

命畢命兩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

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傳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
盤庚亦謨也故王肅云不言諸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
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
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成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
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
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

孔穎達疏

湯誓在夏社前於白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厲後第二十九孔以威有一
 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誓第九十六孔以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
 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
 十七不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虞書疏曰正義曰堯典雖
 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虞書疏曰正義曰堯典雖
 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
 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
 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
 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言虞書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
 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
 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
 伯戲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
 註於夏書不廢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
 伏生雖育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陶邁種德億二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
 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億二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
 天成在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六年引夏書曰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
 經皆在大禹謨陶謨常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
 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傳孔為傳
 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鄉註也其二
 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
 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
 命二十九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
 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註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註三十四篇
 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

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

則鄭註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

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或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

九篇其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即卷也即為偽書又云孔

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即卷也即為偽書又云孔

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

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

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

亦不見也服虔序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

胤征又註名又註寶引伊訓云胤征云厥匪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

是適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讀曰豪謂

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

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

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

尚書注疏

二

二

一

中華書局聚

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嶠夷為宅嶠鐵味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賢
 陽剛則剝剝云贖宮剝剝頭庶刺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
 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後漢初衛買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與後
 漢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買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與後
 漢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五十八篇及
 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載孔
 傳五十八篇之謐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帝王世紀往載孔
 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滅曹字彥始授郡守子汝南
 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
 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興於大航頭得而獻
 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慕遺
 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孔氏傳以傳述為
 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傳以傳述為
 義舊說漢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其氏以別眾
 已前稱傳疏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言聖德之遠著○昔古也堯唐帝名馬融云謐

下同著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反遜也老使攝遂禪之○遁本作遜徒遜作堯典

張慮反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反遜也老使攝遂禪之○遁本作遜徒遜作堯典

疏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

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
 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
 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稟飭十一篇共序其
 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徂后太甲三

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

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序其帝

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神無不見明也聰明之聖智性行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深敏

於機謀即思也聰明之聖智性行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深敏

天以下禪其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

位以禪其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遁避於

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先者鄭玄云書以堯

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先者鄭玄云書以堯

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審諦故取其名於物我言公平

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於物我言公平

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地合其德即聖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禮運

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聖德無大於五

尚書注疏

二

中華書局聚

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而放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不云堯舜是名
 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明是既非名而放名類之亦名然名本題情記意必
 鄭玄矣鄭知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為堯舜號皇
 有義者蓋運命不顯何著字必獲已為非名義也周曰舜是堯舜號皇
 尚質若各之重華文命為淵源流通曰禹雲行兩施曰湯則禹湯亦是
 甫謚以放勳不諡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兩施曰湯則禹湯亦是
 也故馬融亦云諡法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兩施曰湯則禹湯亦是
 馬融云禹湯不在諡法故疑之將曰湯法或本不同故有異曰湯則禹湯亦是
 為諡後公所加故或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諡周道也周書
 累其行而死稱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諡明
 上代生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諡明
 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
 乙日生名乙履而王侯世本湯名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
 之名皇甫諡孔欲傳會云乙改各為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
 名乙引易緯孔欲傳會云乙改各為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乙履故
 妄矣號之曰堯堯者釋天以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亦云乙乎斯又
 善傳聖曰堯堯者釋天以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亦云乙乎斯又
 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二八顯升所謂堯也諡法云翼
 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
 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聽聰也言聰明者據二八顯升所謂堯也諡法云翼
 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
 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性故稱其聰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
 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
 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遜遁者以充也無遜字者在序訓之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
 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遁者以充也無遜字者在序訓之不於此訓光者從經為

〇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下〇傳老使至禪之〇正義曰後

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〇傳老使至禪之〇正義曰後

之功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帝位是也鄭玄堯尊如

故舜攝其堯堯代常行之道是堯〇正義曰序己云作堯略其舊題故諸篇

皆是也堯堯代常行之道是堯〇正義曰序己云作堯略其舊題故諸篇

授子孫即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

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名經者以經是總於

包殷周以上皆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

常行之內道最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太宰曰若稽古帝堯順若稽古帝堯

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〇放方往反註同徐文思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之勳德安天下之當安者〇放方往反註同徐文思

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

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文思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故其信克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

扶義反問音逸

亦作問溢音逸

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化者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

謀思慮則能通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己身則有此四德其於外

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四德其於外

名譽著聞聖德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於天下地言其日月所照

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稽古之事也〇傳若順至帝堯〇正

義曰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稽古之事也〇傳若順至帝堯〇正

尚書注疏

二

四

中華書局聚

訓也爾雅一訓一見孔所以約言其數字俱在末故以也言結之又已經訓者

後傳多不重訓顯是時非也古者之事之非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

之道非行可順是順也古者之事之非遠近之限但事有可取皆

考而順之今古異時政必殊是後世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順古若

事不欲遠乃不知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宋信緯訓稽師為同訓古為仁國

亡家滅斯乃不知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宋信緯訓稽師為同訓古為仁國

順天而行之與待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聖人

莫不同天行之與待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聖人

天於安者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經述上稽古之為事放論世之

功至安者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經述上稽古之為事放論世之

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其功而鄭玄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

人則為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

明經緯四德凡是臣人王通敏謂之思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

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通敏謂之思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

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克明俊德以親九

露地出禮泉是各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于上下之事

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

化九族而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化上是

平風俗大和**疏**陳之明至時雍〇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

以黎力兮反**疏**陳之明至時雍〇正義曰言堯能名聞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

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

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〇傳能明至之親〇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

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智使

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

及玄孫是以為九族又異義夏侯陽等以為九族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以

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陽等以為九族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以

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

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

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

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

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

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

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

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

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

之使昭明著○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

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昭為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

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

變化化上是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

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九族使親睦和言時瘠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

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睦和言時瘠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

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

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

亦是變上故得睦得明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

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

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觀時

之○羲和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

吳之後黎高湯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

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寶沈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厥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

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嵎音隅馬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尙書考靈樞及史

記作禹鑿鳴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陽谷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嶠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音欲下同馬云陽谷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

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賓如字徐音曠馬云從也出尺

遂反又字註同平如字馬作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

普庚反又字註同平如字馬作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

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中貞厥民析鳥獸

仲反又字殷於勤反馬鄭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厥民析鳥獸

孽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

申命義叔宅南交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〇重直用反平秩南訛敬致化

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至之日火蒼夏

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西則嶠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

政也〇味武內寅錢納日平秩西成錢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

反冥莫定反

減猶沒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

民夷鳥獸毛毳

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〇毛毳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

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總言義和敬順日短星昂以正仲冬至之日

昂白虎之中星亦以七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

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鳥獸氄毛皆生而氄細毛以自溫焉○隩

於六反馬云媛也辭如勇反徐又音而充反馬云溫帝曰咨汝義暨和菁三百

柔貌辟音避奠如克反本或作濡音儒霏尺銳反

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咨嗟暨與也匣四時曰菁一歲十二月月

是為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允

一歲之曆象○暨其器反菁居其反下同旬似遵反十日為旬匣子合反

釐百工庶績咸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

反與乃命至咸熙○正義曰上言能明俊德又迷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

也如上所陳但聖不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義氏和氏敬順昊天之命歷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

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總為一歲之曆仲者令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內乃

分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
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移勤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
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辜尾匹合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義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
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
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夏正長晝漸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
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

老弱因一丁壯就在田野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

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冥之夜仲恭敬從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

物之使彼而下民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實農事未閑其時者令居

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最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深曠之室鳥獸皆生粟

霽細毛以自溫煖此是義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

而數之曰咨嗟汝義仲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有六旬有四時之氣節

成一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有六旬有四時之氣節

衆功皆廣也數美和能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

命○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顛頊受之乃

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則自堯

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據此則自堯

尚書注疏

二

七

中華書局聚

楚國之祖吳回為重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
 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黎為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顯
 顯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顯項可得稱重黎為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顯
 亦是顯項時也祝融火官可稱重黎為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顯
 天火不主地而外轉稱顯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
 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楚商云
 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
 鄉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顯項已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名官
 明此當顯項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
 共工氏有子曰龍共工氏在顯項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也何則傳稱
 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
 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
 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之事猶尚謂之
 重黎況彼尙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之事猶尚謂之
 天黎是義和二氏共掌天地之實重黎義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義和欽若
 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地之實重黎義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義和欽若
 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神事也平秩東作之
 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鳥之類是神事也平秩東作之
 天地既別人神又殊顯項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天
 地相通人神雜擾顯項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天
 地相通人神雜擾顯項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天
 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字
 胤征云羲和酒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羲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顯
 項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羲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羲和二氏賢者既多且顯
 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以有四岳故用人顯項
 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以否不可得知設令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

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義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

惟命四十二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

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契作司徒伯夷為

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於四時位四岳非

卿官也孔意以義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卿官於四時位四岳非

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為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

上代以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為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

於諸卿後世以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有鳳為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

特言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重禮猶尚尊其所掌周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

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

吳天昊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則稱昊天夏為昊天

秋為昊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昊天元氣廣則稱昊天雅四時異

閔下則稱昊天自上天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稱昊天爾雅云春氣博

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稱昊天爾雅云春氣博

施故以廣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博

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然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

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天之也故以廣言之諸稱天者以情所

惟二十八宿布在四方使每日視之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星

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中以收

穀主夏者火昏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中以收

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主冬者昂昏中中以收

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昂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

尚書注疏二

八中華書局聚

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

見也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寶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

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日

取五緯俱是天星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無別行不與二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無

賈青州云嶠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嶠夷也陰陽

謂日出之處為陽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

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日所出謂之陽谷指其地名即稱嶠夷故云

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

而復命叔是後不忘舊者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察則外傳稱

天地兼知人事因三主四時而使復典之明仲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

官居在帝都而遙統方領之宜有地各此為其始故特舉其文職是其事也以

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下文而互發之○傳實敬

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成熟在

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順天時氣出耕日之入也物皆成人當

成其成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耕日之入也物皆成人當

順其成致力收斂東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耕日之入也物皆成人當

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非人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藏

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氣能生而北二方非日所出平秩南亦無此一句勸

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北二方非日所出平秩南亦無此一句勸

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類者北二方非日所出平秩南亦無此一句勸

課下民皆使力是敬導之平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實出日為平秩設文

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敬導日出者正謂之功皆須力作不可不耕力作直說成明

故并解之也言敬導日出者正謂之功皆須力作不可不耕力作直說成明

計秋言西成春言敬導日出者正謂之功皆須力作不可不耕力作直說成明

出以歲事初起特言東寅錢納日謂秋亦當力作故孔以耕力作直說成明

晝短四仲秋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晝夜亦五十刻晝長六十刻晝夜四刻

尚書注疏

二

九中華書局聚

融所減而此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
 至晝短此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龍形西方
 象天之行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
 武焉是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
 成鳥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
 象鳥故言為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七宿夏言星
 火獨指房心虛昂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星中見義同故
 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中見義同故
 春之氣節計仲春七日在奎豐而入於西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
 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在
 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此星見之方與四
 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南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
 書緯為文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見此星與
 耳馬融鄭玄以為星為火謂正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見此星與
 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一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為屬為昏中之星其與
 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為屬為昏中之星其與
 異者以所宅為孟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為屬為昏中之星其與
 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日月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屬
 仲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王氏以正春之三月氣若正春
 見稍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
 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壯化日華鳥獸皆以尾交故交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
 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日華鳥獸皆以尾交故交字訓愛也產生為乳胎
 華隨便言之○傳申重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方
 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之交傳言夏與春之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
 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交

珍微末

際也四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文明四時皆然故傳訛化至一

隔以見之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類故掌夏之

平○正義曰訛化釋言禾苗秀德化成子寶亦胎生其教化以致其功謂敬行

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之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計七宿房火故曰火蒼龍之

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日最長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之

酉地即初昏之星與角亢在午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於

在傳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往

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例也○傳昧冥至谷而天正

舉冥故謂曰西則入處為昧谷非寶有谷而日也此經春秋對春不言東但

見之傳於春言東之官明四時皆同○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

謂之錢故送之是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欲出導而引之因其

故傳以政未成○則耜耨夜至三秋斂助天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其

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而

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為春言出日即長皆以此而

尚書注疏

二

十

中華書局聚

秋言之日在釣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

星言之日在釣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

○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勉煩故老

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希少今則毛羽復

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詁云朔

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

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西方於此言方者即三

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夷當為東

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恆相對北

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尊不言

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

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

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

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邑聚居也易謂歲

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

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在

為察故舜典之傳列更訓在察其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在

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

冬日蓋蔽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類常道也上總

言義和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

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

温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

各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咸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

避風寒天氣既至故嗟至曆象○正義曰吝嗟自温焉經言詬毛謂附肉細毛故

以奕毳解之○傳吝嗟至曆象○正義曰吝嗟自温焉經言詬毛謂附肉細毛故

以奕毳解之○傳吝嗟至曆象○正義曰吝嗟自温焉經言詬毛謂附肉細毛故

以奕毳解之○傳吝嗟至曆象○正義曰吝嗟自温焉經言詬毛謂附肉細毛故

以奕毳解之○傳吝嗟至曆象○正義曰吝嗟自温焉經言詬毛謂附肉細毛故

以奕毳解之○傳吝嗟至曆象○正義曰吝嗟自温焉經言詬毛謂附肉細毛故

詳於五紀也故王肅云恭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
 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而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
 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月三十六日也傳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
 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
 經云三百六十六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授人以時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
 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也授人以時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
 氣時月之節歲總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
 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
 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又六日又歲三十九日半強為十二
 月六大有日分三十四日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歲三十九日半強為十二
 歲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七閏十九年皆以大率據整而計
 九以其七月四日大三小猶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年十五分少於小月餘
 以弱其者以四分之三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年十五分少於小月餘
 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所減餘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
 一餘矣皆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為歲日殘分所減餘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
 尚無六日就者五日并三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餘九百四十分日之
 七百七十二分得每一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十日法得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分得每一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十日法得九百四十分日之
 八百二十七分得每一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十日法得九百四十分日之
 并一百九十七日為二萬五千七百三十九日法得九百四十分日之
 二以九日為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九日法得九百四十分日之
 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十九日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
 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亦六百

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

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乎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

之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

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帝曰疇咨若時

之言定醫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數其善謂帝數義和之功也帝曰疇咨若時

登庸疇誰庸用也誰能成熙庶績順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罷訟可乎放

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

可○放方往反註同胤引信反馬云詞也吁況于反徐往付反一音于嚚魚巾

呼訟才用反馬本作庸好帝曰疇咨若子采音餘也復求誰能順我事者○子

也復扶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驩兜臣名都於數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

又反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任簡反徐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

音囉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靜謀滔漫也

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滔帝曰咨

吐刀反漫末且反下同又末寒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很恨懇反帝曰咨

四岳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分湯湯洪水方割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

反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蕩蕩言之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

反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俾必爾反僉曰於緜哉

劍皆也。音為。蘇伯之名。朝臣舉之。〇僉七廉反。又七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凡言。

皆非帝意。咈。戾也。圮。毀族類也。言。放也。徐云。鄭王音。放。圮。音。皮。美。反。戾。音。力。計。

反。岳曰。異哉。試可。乃已。成。乃已也。退。〇。異。徐云。鄭音。異。孔。王音。怡。帝曰。往。欽哉。蘇勅。

往。治水。命。使。敬。其事。竟。知。其。性。復。戾。圮。族。九。載。績。用。弗。成。載。年。也。三。考。九。年。功。

未。明。其。所。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義。和。衆。功。已。

廣。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〇。正。義。曰。史。又。序。堯。事。堯。任。義。和。衆。功。已。

爵。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

吁。嗟。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也。有。臣。驩。兜。者。

對。帝。曰。嗚。呼。數。有。人。之。大。賢。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立。事。業。

聚。見。其。功。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言。及。起。用。立。事。業。

於。是。洪。水。爲。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天。言。此。人。不。可。用。也。呼。掌。岳。之。官。而。告。以。須。人。

地。之。意。汝。四。岳。等。今。湯。湯。流。行。之。水。所。在。方。爲。害。又。其。勢。奔。突。蕩。蕩。然。滌。除。在。

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嗚。呼。數。其。有。人。之。能。惟。蘇。堪。能。治。之。帝。又。

疑。怪。之。曰。吁。其。人。心。很。矣。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言。其。不。可。

不。及。蘇。也。惟。蘇。一。人。試。之。可。也。復。然。之。岳。曰。帝。若。謂。蘇。爲。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

復。及。蘇。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蘇。曰。汝。往。治。水。當。

敬。其。事。哉。蘇。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無。賢。臣。致。使。

尚書注疏 二 十三 中華書局聚

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

張本故也○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文庸擊近用故為用也馬融

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他官

不代義氏和氏孔以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

者乃是百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使百官庶績咸

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

績之下而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此言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

求之蓋求卿士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帝求一人放齊

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

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者帝求賢者固

當博訪朝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岳者帝求賢者固

○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舉人對帝故知臣名仲康之時胤侯命掌

馬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也

情必不然矣啓之胤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也

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不道忠信之言為器是言不

忠信為器也其人既頑又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

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

無容不知稱詔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

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胤子矯飾容貌但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

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庸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雖

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胤子不為凶人者胤子雖

有罷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反於齊謂之寶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

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齊謂之寶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

順我事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其順是庶績之

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已具於此略之○前經當求卿士之功○正也順我

驩兜亦舉之舜帝命垂知共工於釋文於略之○前經當求卿士之功○正也順我

此官也時見官氏也計稱人對帝用不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

此官也時見官氏也計稱人對帝用不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

方聚見其功謂每於工故舉之也鳩聚釋文僂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

實有見功則是以為己功其人帝言無庸違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是行非醜類惡

心很取人之功是以為己功其人帝言無庸違功非己有左傳說驩兜是行非醜類惡

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之名所浸必漫

非其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象乃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若水漫天行事而背

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象乃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若水漫天行事而背

而心很也王與言違貌恭乃是大佞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於

尚書注疏

二

十三

中華書局

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義和所掌云宅嶠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

者即上義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守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

巡守至于岱宗肆觀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

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

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

義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

常聞諸先達虞傳難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

故割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

蕩蕩廣平之貌言大水方為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

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

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遠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

遠山上陵故為威大之勢總言浩浩威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蕩蕩者加

陵之辭甚其威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正義曰俾使又治釋詁文

○傳僉皆至舉之○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爵

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岳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

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衆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

○正義曰自以上來三經求人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吁故知凡言吁者

皆非帝之所當意也○非者相乖詭之意故為戾也圯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

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戾違衆用己知善不從故

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

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各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異已退也○

正義曰異聲近已故為已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勅鯀至用

之○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能

○六四

夫管氏之好奢尚僭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立
 善才堪立功者而衆皆據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知時運當然
 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使治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
 資聽明之鑒既知性很戾何故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李顯云堯
 人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副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顯云
 雖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顯云
 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
 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昇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爲年也舜典云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年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
 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禮太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
 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績功績必在歲終此言
 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卽
 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卽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
 九年堯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載而百官不悟謂堯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
 成始退之者水爲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堯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
 益下人見其有益祭法云堯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
 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堯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
 亦因堯是治水有治之驗但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
 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
 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戾之惡復加以不諫父者梁主以殛之羽山以示其
 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殛之羽山以示其
 己之私能治之乃爲國事上令必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
 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干政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
 子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汝能庸命巽朕位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將求代○朕直錦反馬云我也汝能庸命巽朕位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異音遜馬 岳曰否德忝帝位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否方曰明明揚側陋 子堯知

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

舜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舜各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故

也舜死後賢臣錄之曰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

行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瞽配子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

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瞽音古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也言能進

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

於姦惡○諧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 女音而據反妻音于計反 釐降二女子

觀厥刑于二女 女女妻刑法也堯於是女音而據反妻音于計反 釐降二女子

媯汭嬪于虞 使行婦道於虞氏○媯音居危反汭音如銳反水之內也杜預注

左傳云水之隈曲 帝曰欽哉 歎舜能脩己行敬以安 疏 義曰帝以蘇功不成又

已年老求不得授位明聖代稟天災故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

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皆不有用我之命使之順我帝位之事言欲

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衆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

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三惡其人能

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

也即惡人是為賢於帝曰觀其行如此當可任也舜能以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

下篇言其授於虞氏帝數曰此舜能敬其年求代善治家知其心於治國故

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天子必當

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天子必當

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崩擊立擊崩乃傳位

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崩擊立擊崩乃傳位

六下句求治水之異人是老將求代己者堯以承績用老臣無可任計治水之事非已

最急不求治水之異人是老將求代己者堯以承績用老臣無可任計治水之事非已

所不能故求大代己者堯也○自治是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舜

美舜能消災成堯美也○自治是順至之事○正義曰巽順易說卦文帝呼舜

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己否德故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

至順行○帝位之事將攝也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辭而己不薦餘

尚書

注疏

二

十五

中華書局聚

處處明言不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五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
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
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受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
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
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
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恆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恆不
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恆不
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
以更娶老者即不復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玄何人
耳虞氏舜離室家尙謂之爲虞猶禹之爲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
顯頊已來地爲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
甫謚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
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稱虞氏
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稱虞氏
人之中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
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
優劣散即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師爲衆臣爲朝
臣之衆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
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
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師爲諸侯之師帝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
諸侯之師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
亦聞也其德行如帝○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
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謂也

解稱瞽之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矇之職以解其目使相之是瞽矇也

然者以瞽矇是相配之文史記云瞽矇父瞽矇盲以爲瞽矇是瞽矇也

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說瞽矇使瞽矇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瞽矇

德義之經爲頑德二十四年左傳文象舜弟象與父母共謀殺舜是傲慢不友

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光指舜身因言瞽矇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

能養之言舜能和之至于孝之行和頑器昏傲使皆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

至于舜惡以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義曰瞽矇和烝進文上歷言三惡此美惡

瞽矇縱火焚廩舜升開天朝堯妻而二女上實井舜殺舜爲空井出象與父母共

餘事不至者此三人性實自免厄難使瞽矇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

○正於此益驗終令瞽矇亦觀其治象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

皆無帝曰嘗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爲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此言試哉

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子時謂妻舜
 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下二女妻必妻之者舜家有三惡身為匹夫
 忽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子時者總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
 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妙皇為后女英為妃
 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
 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
 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
 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實故也○傳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
 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蓋降未能以義理下之
 則女意初時不故傳充之言為匹夫帝下嫁之服適賤必自驕矜故美
 舜能以義理下女尊之於所居媿水之汭使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
 媿能為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匹夫大夫已上則有妾
 媿庶人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夫大夫已上則有妾
 虞鄉縣歷山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
 媿為舜居媿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
 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翳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
 ○傳數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欽哉數能脩己
 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數之
 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二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二

古本作尚書卷第一古文尚書堯典第一虞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二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穎達奉勅撰古文尚書堯典第一〇按釋文題曰堯典第一卷之一虞書孔氏傳唐石經二典為安國序同卷無尚書卷第一五字自第二卷以後乃始有之

每篇篇名上俱無古文尚書四字岳本亦無古文尚書四字餘俱與古本同按

卷數當依釋文記於篇數之下其篇名上當依正義及足利古本加古文尚書四字首行題尚書卷第幾係後人所增可刪安國序當依唐石經與二典同卷

堯典第一

泰誓八篇誓也 泰當作秦

取其徒而立功 徒當作徒

與畢命之類 宋本同毛本命誤作公

本無尚書之題也 浦鏜云尚當夏字誤按浦校是也

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毛本云作引案引字是也

肆命二十 宋本肆命作伊陟〇按鄭注本無伊陟宋板非是

泰誓並無此文 宋本無泰誓二字按無泰誓二字則謂漢之大誓經傳未

於漢之泰誓也二義並通据泰誓疏引馬序云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則此處宜有泰誓二字

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按子字衍文

宅嵎夷為宅嵎鐵 宋本鐵作峽○揚段玉裁云嵎鐵即禹鏡鏡者古文鐵字鐵者鐵之為體也廣韻六指云嵎峽山名書作嵎夷

集韻云嵎鏡東表之地又十二齊亦有鏡字引字林云鐵名然則夷鏡峽三字通用

心腹腎腸曰憂腎陽 孫志祖云憂腎陽三字乃優賢揚之訛優賢揚歷語見魏志管寧傳及左思魏都賦又隸釋載漢成陽令

唐扶頌亦有優賢廳歷之文

購慕遺典 宋本閩本明監本慕作慕

言聖德之遠著 古本下有也字案古本句末有也字者甚多不可勝載顏氏家訓書證篇曰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河北經傳悉略此字

有不可無者如作也執及於旅也語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是此字已經後人任意增損今不悉校

但遂同天之名 宋本同毛本遂作逐閩本初亦作遂後改逐案遂是也

三皇無為而同天 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王

堯典

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古本能有言字堯下有也字

惟賢尚善曰讓 岳本惟作推案推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向不向上 岳本宋本不作下案下字是也閩本以下並不誤

皆變化化上 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下化字作從又古本化下有今字按今或是今字之誤

是以風俗大和 纂傳大作太按大字釋文不作音當讀如字纂傳恐非

昭然而明顯矣 岳本宋本昭作照閩本以下同

然則俊德謂有德又 宋本又作人是也

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化上 宋本閩本同毛本化作從山井鼎曰作化與注合〇按疏釋經云其萬國之衆人於

是變化從上唯此句從字諸本皆同無作化者

敬授人時 古本人作民注同按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疏云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晚下人猶下民也知孔疏所据之本猶作民字後人因

疏作人并經傳改之自開成石經以後沿譌至今舜典食哉惟時傳曰惟當敬授民時此未經改竄者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史記集解無四時二字按疏意似亦無此二字

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陸氏曰本或作日出於陽谷陽衍字〇按史記集解有賜字

平秩南訛

按史記便程南譌集解引孔安國曰譌化也索隱曰為依字讀孔安國強讀為訛字正義亦云為音于偽反然則史文及注皆當作為今

作譌非也至孔本經傳亦皆當作為若經文本是訛字可得云安國強讀耶又羣經音辨人部云偽化也音訛書平秩南偽蓋古文偽譌通用漢書王莽傳亦

作南偽○按今本史記為作譌者妄依衛包所改尚書說詳段玉裁撰異

四時同之

纂傳時作方

寅餞納日

按餞納羣經音辨作淺內○補釋文校勘記段玉裁云餞本是淺字開寶依唐石經改為餞餞安得訓為滅也案羣經音義水部云淺送

也滅也書寅淺內日

西方萬物成

成上古本有咸字

助成物

古本作助成萬物也宋本岳本作助成物也

毛更生整理

古本毛下有羽字

北稱幽則南稱明

宋本則作都按則字非也

鳥獸皆生而羸細毛以自温焉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粟陸氏曰粟如克反本或作濡音儒是作而字誤也又宋板

無焉字與疏標題不合

帝曰咨汝羲暨和

汝古本作女下皆同

暮三百有六旬 唐石經纂傳暮俱作期纂傳注同

匝四時曰暮 古本宋本匝俱作逆按逆匝並俗而字

釐治 古本治作理下治百官同

於時苗稼已殖 宋板已作以按已以古多通用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 宋本閩本同毛本惡作德按作惡與國語楚語異

揚子法言云 監本同閩本揚从木作楊按揚子雲之楊從木不從才說詳段玉裁尙書撰異閩本亦從木是也

據世掌之文 宋本據作是

火掌爲地 按詩檜風正義引鄭志作火當爲地

何有罪而誅 浦鏜云何疑既字誤許宗彥云何字絕句

黎言地以屬人 閩本同毛本言作司案所改是也

推舉一星之中 宋本推作惟

而日從谷之出也 宋本閩本纂傳並同毛本之作以

特言東作 宋本同岳本閩本毛本特作時案作特非也

以此而從送入日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入日作日入案入日誤倒也

互者明也 岳本者作著案著字是也閩本亦誤作者

斗牛在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牛作女

故重明之 浦鏜云此下當脫日短至三節傳疏內有西方七宿則昂為中故昂為白虎之中星計仲冬日在斗入於申酉地則初昏之時

奎婁在午胃昂在巳畢觜參在辰四十五字餘無攷

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宋本二作三三字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有日分三百四十八 宋本同毛本日作餘按餘字是也

雖為歲日殘分所減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

以二百三日亦為二百六日 按以字下疑脫并字

蕩蕩言之奔突 閩本同毛本之作水是也

有能治者將使之 古本作有能治者將使治也

方命圮族 按羣經音辨匚部云匚放也甫妄切書匚命圮族

好此方名 毛氏曰比作此誤○按纂傳作比與毛說合又爾雅釋詁虧壞圮掩毀也疏引此傳正作比孫志祖云疏兩言好此方直之名亦皆

當改爲比岳本亦誤作此

異已也退也古本作異已也已退也宋板岳本史記正義俱作異已已退也纂傳與今本同按今本之誤甚明纂傳疑後人妄改

無成乃退古本作無成功乃退也

帝曰疇咨若予至九載績用弗成宋板作帝曰疇咨至弗成

鯀治水九載九下宋板空一字

其常聞諸先達宋板常作當

蕩然惟有水耳宋板蕩然作蕩蕩然具也

年取千穀一熟也宋本闕本同毛本禾作米按說文年字從禾千聲故義取禾熟也

顧亦因鯀宋板顧作頤

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古本則作測岳本此句下有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巽九字按前篇訟傳云言不忠信爲巽傳例一訓不重

出岳本恐非

否古今不字浦鏗云當作否不古今字盧文弨云當作否古文不字〇按浦義爲長此釋傳否不也又前疏云孽字古今同耳亦此例

令其在側陋者宋板令作今

人可使由之

宋板同毛本人作民

此經光指舜身

宋本光作先是也

孔據古今別卷

按今字當作文

故傳倒文以曉民

浦鏜云民恐明誤當屬下句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舜典第二〇釋文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云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謹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

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虞舜側微為庶人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嗣繼也試以治民之作舜

典舜典與堯同堯舜至舜典〇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

廷謂之作舜典〇傳為庶人故微賤〇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其在朝

也帝繫云顛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

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當有國土孔言

也〇傳嗣繼至難事〇正義曰詞繼釋話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

治門之難事也曰若稽古帝舜亦言其順考曰重華協于帝華謂文德言其光

明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阮

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輿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智德升聞乃命以

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玄德升聞

乃命以位升謂幽潛行道德〇史梅贖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

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微已下為舜典之初
 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
 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
 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
 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
 考古道之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
 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慧文章明鑒溫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
 上曰潛行道德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傳濬深至上下○正
 義曰濬深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智之
 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恭人言其色溫而
 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
 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
 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間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
 是其所合於堯也○傳玄謂至微用○正義曰老子云女之又玄妙之門則
 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昧敵之閒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
 謂之為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慎微五典五典克從微美也五典五常之教
 孝舜慎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微許韋反王
 云美馬云善也從才容反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微許韋反王
 伯虎仲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
 熊叔豹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
 音開在反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隴攸無廢事業○揆音葵癸反凱
 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穆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朝直遙反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帝曰格
 伏明舜之德合於天○麓音鹿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愆音起安反帝曰格

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也堯呼

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讓于德弗嗣於德

不堪成帝位疏慎至弗嗣○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

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

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美德無凶人也又納

合於大官總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舜之德

之所言汝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欲禪

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傳徽美至違命○正義曰此言欲禪

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

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四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

也鼻陶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之民以此五教

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
撫養在於恩愛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
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之恩俱名為友
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友友是相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
其弟使之為恭恭敬於兄而兄友友愛之○傳揆度至事業○正義曰揆度釋言

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度百事為總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

左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敷檮戴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

時敘地乎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為

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

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納于四門四門穆穆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敘則殛死禹乃嗣與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

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

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

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

見內諸侯無凶人則于朝必無矣鄭玄以密為擯謂舜為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

為擯也○傳麓錄至於天○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也鼻陶謙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至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還是

納於百揆度百事大錄萬機總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德合于天故以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絃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

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鏡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兩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

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繼人也

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

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〇傳格來至禪之〇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

升釋詰文底聲近致為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為乃知汝義同凡事之始必

先謀之後為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

所為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為三年也君之

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無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舜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

者鯀待三考冀其有成無功乃黜為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

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

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乎天成者祭於云鯀障洪水而

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為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為十二年惟

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謂堯

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為成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終帝位之事文祖者

堯文德之祖廟〇正音政又音征王云文祖廟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

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美玉

璿璣

璿璣玉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 肆類于上帝 堯不聽舜

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〇璿音旋 肆類于上帝 讓使之攝

位舜察天文考齊七政而當天心故行其事肆遂也類謂攝位事類遂以禋于

攝告天及五帝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禋于

六宗 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

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 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 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

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望于山川 徧于羣神 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壇墳

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輯 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見班還后君

〇墳扶云反衍音演 輯 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見班還后君

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澤五

瑞於諸侯與之正始〇輯徐音集王云合馬云斂也瑞垂僞反信也牧牧監澤五

尚書注疏 三

中華書局聚

音徐堯正月至羣后○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

為衡者是為主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

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

受為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上帝於山川丘陵墳衍祭於

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祭於

圭與璧悉羣神之告以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

於五等之羣后與之更始見己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傳云上日至祖廟

○正義曰月之始與日謂之朔日每月初月皆育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至祖廟

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元日故以異文先

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

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

受終者堯爲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

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

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

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

疏

○

○

珍微宋版印

也視星辰蓋懸璣以象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
 以七於璣衡察之必在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
 土曰鎮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日月
 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
 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
 融云日月星皆以璣玉衡度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
 視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上天之體
 不可得測天之專見於經者唯此璣玉衡一事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
 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
 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
 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
 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而四邊下日月外
 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
 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地上夜則日入地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
 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形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居地上見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極下
 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
 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
 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七度為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之日道又其南一
 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之日道又其南一
 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法
 秦而滅楊子法言云或問渾天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與度之取中丞象之
 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楊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與度之取中丞象之
 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
 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夔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

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

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

方始祭於羣神是舜祭天文考齊七政知己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

事也祭法云有而下者祭百神偏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心遂以攝位事類告

天制也此類與下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

小宗伯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

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

鄭玄篤信五帝亦如之昊天上帝謂天有五帝上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

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

孔子曰天有五帝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

祭之神助天理物者○傳精意至攝告○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禮也釋註云

日月星辰以禱燎祀司命風師兩師鄭云禮之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明禮也鄭以禱燎祀司命風師兩師鄭云禮之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禮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
 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
 多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下宗謂地旁不謂四
 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下宗謂地旁不謂四
 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為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
 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
 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種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兩師星謂五緯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
 也風師箕也兩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禮于六宗祀祖考所
 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天宗祀日月
 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
 家語六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
 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荀勗定新祀以六宗之
 諸說不同廢之墊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〇傳九州
 至祭之〇正義曰望於山川大總之語故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岳四
 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山川大乃有名是各大五
 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恆山為北嶽嵩高山為
 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換也換考功德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換考功德黜陟
 也然則四方有岳者何換也換考功德應劭風俗通云岳者換考功德黜陟
 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各云瀆獨也各獨出其
 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大川故先言大山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
 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
 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
 是五岳之外名山大川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
 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
 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而再變而

致山林之元三變而致丘陵之元四變而致墳衍之元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

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

此傳龍之類皆祭之也○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

顓句龍之類皆祭之也○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

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為散布故為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

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輯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為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為

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

多日矣盡以正月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

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

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為舜臣與之

正始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之明月乃順春東巡俗宗泰山為四岳所

宗燔柴祭天告至○巡似遵反徐養純反守時救反本或作狩岱音代泰山也

柴土皆反爾雅祭天曰燔柴馬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行下孟反燔扶

袁反又望秩于山川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瀆徒木反牲肆

觀東后之國君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大小月之甲

又反下同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南岳衡山自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西岳華山初謂岱宗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北岳恆山

徐于救反如西禮方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

禩也王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數奏

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進

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禮之言明試其言以要疏既班瑞羣后即以歲二

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又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

斤兩皆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

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

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帛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

岳之下其禮如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恆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岳之下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恆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

子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

尚書注疏 三 六 中華書局聚

侯命至告澤不○正義曰王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其擁
 上巡守而往巡者因巡諸侯或亦獵為天既班瑞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春位
 曰故稱守巡者巡之也王巡者因巡諸侯或亦獵為天既班瑞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春位
 土故稱守巡者巡之也王巡者因巡諸侯或亦獵為天既班瑞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春位
 所以巡狩者之名也巡者因巡諸侯或亦獵為天既班瑞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春位
 在東故順春也爾雅泰山為一岳岱宗岱始也宗長也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
 俗通云泰山即泰山為一岳岱宗岱始也宗長也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
 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一岳岱宗岱始也宗長也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
 燔柴為祭天告至也岳諸侯境內名山至川如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備
 於羣神故云五岳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子
 制及書傳之文性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
 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之禮侯伯子男如祭
 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祭諸侯所視者謂其牲
 幣等級其祭禮必不同數案五等諸侯適不可復知膳用太牢禮傳云所視者謂其牲
 無上下之別又餼七牢云公九獻侯七膳子男五獻又上公豆四十饗饋九牢
 餼五牢侯伯饗餼七牢人自是周法孔與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同
 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同
 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傳合四至均同○正義
 曰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
 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
 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

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

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

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皆出於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

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

丈斛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度審矣量謂

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量謂

侖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管一侖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

為一侖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

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管一石容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

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

也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

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俱是明之所用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

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明之所用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

吉至其玉○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而以凶禮誅邦國

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

尚書注疏

三

七

中華書局聚

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開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蕭之以
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
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僎取其
○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羊取羣而不失其類也僎取其
時而行也雉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畜此諸侯之臣與天子
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贊以布不畜此諸侯之臣與天子
見之○正義曰曲禮云贊諸侯圭卿羔大夫僎士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
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贊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
使有常也若不贊則不知所用故言贊以結上又見玉帛生修文者執之
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贊同也○傳卒終至則否○正義曰卒終釋文釋言云
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五器文在贊下則是贊內之物周禮大宗伯
云以玉作五器知器謂圭璧也五器是也如若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
終乃還之如三帛生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
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
還圭如將辭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土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
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贊已臣皆不還其贊是三帛死則否○傳南岳至
月至○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華山也
岱東岳泰山也恆北岳恆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恆山一名常山避漢文
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岳霍山爲南岳恆山爲北岳岱之與泰
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
廬江灂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在廬江
灂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遠曠故移其神於此其彼土俗
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
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
解衡霍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然守至於

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
 交代故為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恆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
 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
 者巡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四巡之
 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順
 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去歲二月東
 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月即發守之月皆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
 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守耳鄭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
 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則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
 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同徧此事不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
 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中岳故不須巡之也〇胡巡守〇正義曰釋
 不慮枉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〇胡巡守〇正義曰釋
 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北史穆之耳〇傳巡守至一牛
 〇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朔言北史穆之耳〇傳巡守至一牛
 以告至之禮云歸格于祖徧用特此不言徧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制
 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徧用特此不言徧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制
 舉尊以及率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也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
 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徧皆一牛也此惟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
 祖也〇傳各會至可知〇正義曰此總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
 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觀東后是爲一朝
 四岳禮同四朝見矣此是巡守大文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
 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文須重言之爲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爲
 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是
 爲美故史錄之〇傳敷陳至能用〇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同故爲
 陳也矣是進上之語故爲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
 之言令自說己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以如其言即功

寶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才可用也天子賜侯氏以車服為榮故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青州為營州始置封十有二山

瀋川鎮有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象以典刑刑用法也法用常流宥

五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以作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勤道業則撻

敷卜反極皆雅反徐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樹眚災肆赦怙終賊刑過

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

敬之憂欲得中○流共工于幽洲象恭滔天足以感世故流放之幽洲北裔水

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隱以誣放驩兜于崇山黨於共工

感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裔以制反放驩兜于崇山罪惡同崇

山南裔○矐呼端反窮丁侯反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矐兜也帝鴻黃帝

也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竄七亂

經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

貪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餮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緡雲黃帝時官

訓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殛紀力反鯀故本反左傳顛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

頌云即繇也構杙四罪而天下咸服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

疏肇十至咸服○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山深其州於

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

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雖有犯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

則令出五刑之外更有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性特姦詐

裁推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以誠百官曰敬之哉擣位

之後方始重慎刑罪初於登用之日即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羽山行

放逐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之羽山行

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傳肇始至二州○正義曰肇始釋詁文

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九

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禮職方氏九州之名

置之知分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洽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

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名必因於古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

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炎以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

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

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

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傳封大至

通利正義曰釋詁云豕大也舍人曰豕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豕長蛇相

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

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

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

尚書注疏三九中華書局聚

者以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濬
 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無大亦舉其州內大川但
 今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傳象法至越法○正義曰易
 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象為法故為法也五刑
 雖有不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
 意有不常失出入皆是違其常法故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或
 傳宥寬至五刑○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徒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
 寬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
 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
 可怨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
 刑是寬縱之也上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
 之也流宥五刑則正五刑見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
 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相見王肅云
 放致罪為輕此鞭為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
 贖罪又為輕且呂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
 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傳以鞭至之
 刑○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
 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曰來亦皆施用
 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豈狀加之未
 必有定數也○傳扑槓至撻之○正義曰學記云槓楚二物以收其威知不勤
 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可以記之又射鄉射皆云司馬摠扑則扑亦官刑惟言
 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射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
 重者鞭之輕者撻之○傳金黃至贖罪○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
 鍤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別之四名耳
 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

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堯氏為鍾巢氏為重段氏為鑄桃氏為劍其所為者

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載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

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兩為黃金但少其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

異義言贖死罪千錢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六兩兩與銅與金贖

死罪金三斤為價相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

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

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為六

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為六

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

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

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用言誤而輸贖於人不顯

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

物而言至殺之刑出金之與受打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〇

傳曾過至殺之刑出金之與受打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〇

爰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

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總言刑之罪過而有害難據狀合罪

而厚心非故如此者當緩教之小則怨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特

姦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

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二句辭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〇傳舜陳

至得中〇正義曰此經二句辭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〇傳舜陳

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

有濫失欲使中義也〇傳象恭至曰州〇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

遠象恭滔天言貌象恭傲狠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

投諸四裔釋地云燕象恭傲狠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

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州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鄆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

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各共在一州之上分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

高書注疏三

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居州境
 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
 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曰有
 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傳黨於至南裔正義曰共
 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
 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
 在東裔三方既明○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
 ○傳三苗至西裔○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
 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知其
 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人仕王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
 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野聚斂積實不知紀
 極不分孤寡不恤窮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
 者以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
 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
 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
 靜言庸違其行跡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
 周堯典言驩兜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
 可教訓不知話言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弗裁方命圮族其事
 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
 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
 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不敘知三
 危是西裔也○傳方命至海中○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續用不成試而
 無功二者俱是其罪故並言之釋言云疏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
 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
 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以次之體也四者之
 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最次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次

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整是羽

山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

也○傳皆服至見之○正義曰此四罪者微用之刑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起升

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降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

典刑以下徵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後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

舜重刑之罪也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二十一左傳云舜死禹乃嗣與偃三十三

年左傳云舜之罪也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二十一左傳云舜死禹乃嗣與偃三十三

也又下云舜讓而後用禹為治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

者皆言舜讓而後用禹為治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

也又下云舜讓而後用禹為治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

也又下云舜讓而後用禹為治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

也又下云舜讓而後用禹為治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

也又下云舜讓而後用禹為治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

也又下云舜讓而後用禹為治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所行

十七歲反百姓如喪考妣又考妣父母言百官感德思慕○喪如字三載四海遇

密八音感德恩化所及者遠○過安葛反或音謁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

瑟也竹箎笛也匏笙也土塤也○疏二十至八音○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

革鼓也木祝歌也匏笙也土塤也○疏二十至八音○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

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夷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威德

恩化所及者遠也○傳殂落至七歲○正義曰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殂落者

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殂落者

蓋殂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

尚書注疏三

十一中華書局聚

年七十載求禫求禫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禫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禫試舜共在

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合得為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

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存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寧考此至思慕○正義曰曲禮云喪

父母死曰考妣鄭玄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為父母為君同服斬衰檀弓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

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

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繼外之民無帶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傳遇絕至者遠○正義曰密靜釋詁女過止絕之義故為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以八

音金石土革絲木筋竹鄭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歌也匏笙也竹管籥也專言八音與彼次不同者饒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

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堯有威德恩化所及

也遠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復扶又反 詢于四岳

闢四門 詢謀也謀政治於四岳開闢四方之門未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

塞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咨亦謀也所重在於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柔安邇

也元善之長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任安難拒也依

信使足長善○淳音敦長張丈反下同 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任安難拒也依

音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難 疏 為天子命百官授職之事舜既除堯喪以

政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己將即位為天子也告廟既訖乃謀

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令為己悉

聞見之既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之食

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彼遠人則能安近人

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

誠信昭於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傳月正至廟告○正義曰正訓

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

日之最長元日還最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日變文耳禮云令月

攝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

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歌者不之堯子而謳

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

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

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傳詢

謀至衆賢○正義曰詢謀釋詰文闕訓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

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

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謂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正義曰聽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以云聽四目者謂其

其不聽耳聽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謂聽之官

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觀近之官

故與謀此事也○傳咨亦至民時○正義曰咨謀釋詰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

曰故為咨嗟此則上有所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為謀也立君所以牧民

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

惟當敬授民時○傳柔安至長善○正義曰柔安邇近醇厚皆釋詰文元善之

尚書注疏

三

十三中華書局聚

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故人來擾亂欲安近亦不安人君為政若

其不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當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令遠言皆

安人君肅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

長民必效之為善而行也○傳任佞至來服○正義曰任佞釋詰文孫炎云似

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

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奮弗運反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

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奮弗運反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求其

信立其功順僉曰伯禹作司空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宗伯入為帝曰俞咨

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勉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

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居稷官者棄也契臯陶二臣各稽首至地○稽帝曰

俞汝往哉其讓敕使往之賢不許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

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大岳堯之事者我欲使司空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

然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臯陶曰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

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傳亮信至誰乎○正義曰亮信釋詰文惠順釋言文

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

異於餘官先言疇也○傳四岳至用之○正義曰堯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

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治洪水自

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其伯鯀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治洪水自

成功言可用也○傳然其至行之○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三事嫌其今復命

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燃勉釋詰文○傳居稷至首至地○正義

曰必著義鄭云時天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禹意耳

共文言暨皋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者蓋以官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

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

故云拜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后稷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饑汝

功以勉之○阻莊呂反○疏○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

王云難也播波左反○疏○帝曰棄至百穀○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

之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

勉之○傳阻難至勉之○正義曰阻難釋詰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

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

此稷事後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

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或語云稷為天官也帝曰契

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益稷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後稷為言非官稱后也帝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常遜順也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布五常之教務在寬

前疏○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

功疏○帝曰契至在寬○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

尚書注疏三

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傳五品至順也○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

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為五常耳傳

上云五常克從即此五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

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正義曰公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友

不恭不孝也○傳布五至前功○正義曰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

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正義曰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

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於寬若其不遜不恭其人至

於亂而後治之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殺亂也夏華羣行攻劫曰寇

言無教所致○循戶八汝作士五刑有服也言得輕重之中○刑墨劓剕大辟服從

反寇若豆反宄音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也言得輕重之中○刑墨劓剕大辟服從

鼻也刺扶味反刑足也五服三就原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

大辟姪亦反死刑也五服三就原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

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

之惟明克允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猶夏使帝曰臯陶至克允

外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

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

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

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刑宜當

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僧亂至之致○正義曰僧者佞僧相亂故僧論

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齊不亂

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衆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彙行攻劫曰寇殺人不亂

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姦賊姦
 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僭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宄賊姦皆姦
 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則四夷犯邊皆言無餘生
 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餘生
 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頻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
 人作與奪之勢耳○傳士理至中正○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鄉
 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
 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
 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
 中既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
 傳既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市○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
 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大辟罪耳魯語
 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
 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
 謂甲兵也於朝市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
 三就為原野也市朝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
 三就為原野也市朝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
 國人為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與
 以為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師也○正義曰此五流有
 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流放之若四凶也
 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流放之若四凶也
 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故議賢議能議貴議賢議能是
 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
 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
 大罪四裔謂不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

信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離辟

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

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

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傳言皋至述之○正義曰惟明謂皋陶之明克

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

服由皋陶有信效傳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

見其鼻陶有信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

故彼信之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朝臣舉

誰至臣名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帝曰

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吝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事○共謂供其職○疏○傳共謂供其職○事○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

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垂拜稽首讓

此官名爲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爲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于及折暨伯與折七夏反與音餘○帝曰俞往哉汝諧汝能諧帝曰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用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疏傳上謂至

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

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

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爲禹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疏作朕虞○正義

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澤之官疏曰此官以虞爲

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益拜稽首

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疏傳朱虎至

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當

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又折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

夷夔龍之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也傳不在伯

人耳傳雖言及折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疏

伯與亦難知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疏

傳三禮至姜姓〇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

祇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是天地人之

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云典朕三禮各有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

三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

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言疇者訪其有能是問誰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秩序宗尊也疏傳秩序至之官〇正義曰堯典傳已詳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

主郊廟之官疏傳秩序至之官〇正義曰堯典傳已詳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

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

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使正直而清明〇寅如字徐音夷疏傳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所謂

夜敬服其職謂侵早已起深夜乃臥謹敬其職事也典禮之伯拜稽首讓于夔

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也清明不暗昧也伯拜稽首讓于夔

龍夔龍二臣名〇帝曰俞往欽哉然其賢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

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〇直而溫寬而栗

胄直又反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

尚書注疏三

五中華書局聚

疏三

教之正直而溫寬寬弘而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之虐簡失之防其失詩言志歌永

言謂詩言志以導之歌詠其義以聲依永律和聲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

當依聲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夔曰於

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

音鳥而絕句者非帝呼夔曰我令女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

使此長者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

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

神既已和矣○傳胄長至孝友○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

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焉是下至鄉

大夫也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

指太子之第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事是令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

曰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用樂教之使成此

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

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石族黨鄉里

溫與下三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發首言教之也正直皆失於太

嚴故今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科莊嚴栗者謹

敬也〇傳剛失至其失〇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

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

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

之使溫栗也〇首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

體故特言之〇傳謂詩至其言〇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己志則詩是言志之書

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胃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

足以中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承

守明訓承為長也〇傳聲謂至和樂〇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

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為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

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

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

同亦各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
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峴崙之陰取竹
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簡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篇
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為律之本言律之所
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
律應是六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為之其
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〇傳倫理至勉之〇正義曰
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也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則不
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也大神人和也〇傳石磬至可
鬼神亦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也〇傳石磬至可
知〇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為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
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
是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則難和舉清者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
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節稷云鳥獸

踏踏是也人神易感為獸難力感神人也乃答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

帝德及帝曰龍朕聖讒說珍行震驚朕師子疾之而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聖

鳥獸也徐在力反謹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徐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失銳反珍切韻徒典反行下孟反註同徐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疾帝曰龍至惟允○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

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教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

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傳聖疾至絕之○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珍

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衆人

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衆欲遏止之○傳納言至以信○正義曰詩美仲

山甫為王之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

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

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各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朕命皆以信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欽哉惟時亮天功各敬其職惟是乃咨帝

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帝既命用衆官乃總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

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帝既命用衆官乃總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

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能羅不數四岳彼

牧不勅岳也必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

經旨故孔說不然庶績咸熙分北三苗之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

丑律反庶績咸熙分北三苗之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

疏三載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

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

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

流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

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

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

地或進其爵位也○傳考績至惡明○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

皆廣也分北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於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

言相背也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不令相

從俱徙之則善從惡俱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

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

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

其身無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謂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

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十徵庸言其始三十在位歷試二年攝政歷試至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者其一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受終居攝尚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年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尚書注疏三

中華書局聚

方道也。舜即位五年，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歲，庸方傳

道至五十二歲。○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矣。」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之行必是巡其

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必以仲夏之月，巡守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

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子以三月元日，在三載，密之下。又孟子云：「

舜服堯三年，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二月，天子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

在三十歲也。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載，陟方乃死。謂攝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

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

登庸二十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在位五十年。載陟方乃死。謂攝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

六十一，而踐天子位。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句讀至方。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作汨作，其汨治也。與也。言

字絕句。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作汨作，其汨治也。與也。言

故為汨作之篇。九共九篇。稟，勇反。法也。馬同。稟，苦報反。餒，於據反。稟，於亦書

亡。○汨音骨。九共九篇。稟，勇反。法也。馬同。稟，苦報反。餒，於據反。稟，於亦書

篇名也。汨作等十一篇。同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

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此序，其文皆亡。而序與百篇之序同。編故存。今馬鄭

者，之間，衆家經文，並盡。此唯王注本。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亦作古。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理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

其姓。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

十。一。姓。族。之。生。分。別。言。舜。至。其。方。○。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

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爲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爲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傳汨治至篇亡正義曰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稟勞飲賜也○正義曰左傳言橋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稟得爲勞也稟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三

珍倣宋版印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三 宋本同古本分爲十三卷內有數篇每篇篇題同此宋板卷數同

今本其所分少有不詳記之見其牴牾耳但宋板篇題虞書孔氏傳之類

或有或無注疏或作正義之等參差不一又舜典以下無古文尚書四字每篇題孔氏傳下各有

孔穎達疏四字未知宋板如是否

舜典第二 虞書 按舜典傳乃姚方興所上梅頤本無詳見正義及釋文此亦

有關於本異同故識之

似其繼世相傳 宋板似作以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與本或此下更有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又後人所加明鄭曉謂舜典

有異本疑經文濬哲以下十六字及傳三十八字又後人所加明鄭曉謂舜典

孔傳乃劉光伯僞撰托名姚方興之事見釋文序錄不可誣也惟濬

哲以下十六字或劉氏所增耳或問陸氏著釋文時已知世有劉光伯乎曰膏

信允塞上下

古本作充塞四表至于上下也岳本作信充塞上下按古本四

豫章內史梅蹟 纂傳蹟作頤

聞天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聞上有升字

詩毛傳訓塞為實 實監本誤作貴

叔豹 體案釋文豹下有季狸二字此誤脫也

格汝舜 汝古本作女

不能嗣成帝位 纂傳成作承

是五者司為一事 岳本司作同

自我五典五惇哉 宋板同毛本自作勅按勅字是也

禱戲 毛本禱改作禱非也

傳麓錄至於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天作大非也

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 閩本同毛本常作裳案說文常是裳之正字詩小雅蓼蕭周頌譜及臣工三正義皆引作常

玉者正天文之器 岳本閩本纂傳玉作王是也

以審己當天心與否 古本作以政察己當天心與否也

王云上帝天也 山井鼎曰此以下二十二字釋文混入于注

星也 古本星下有辰字

輯五瑞 按輯古文作楫見漢書倪寬傳注

班瑞于羣后 古本瑞上有五字

是爲主者正天文之器也 閩本主作王按作王是也毛本作玉尤誤

乃日月見四岳及羣牧 岳本日月作日日按日日是也毛本不誤

今史所用候臺銅儀 宋板今作令

猶卯之裏黃 毛本裏作裏按陳師凱曰晉志及孔疏裏字皆作裏取包裹之義是裏字誤也

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 宋板閩本纂傳同毛本二作三

恥中丞象之 毛本恥作耿是也

王藩 毛本藩作蕃是也

江南宋元嘉年 浦鐘云中誤年○按玉海卷四引亦作年

今在太史書矣 盧文昭云書當作署○按當作臺

衡長八尺 此下纂傳有孔徑一寸四字按正義前引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蔡氏集傳因錢樂銅儀亦衡長八尺遂臆增此四字

而纂傳承其誤

有而下者祭百神 岳本而作天是也閩本以下皆不誤

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 盧文弨云之當作云是也

禋之言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禋字作烟是也

幽榮 纂傳榮作宗與記合下同○按依說文當作祭

司馬彪又上表云 盧文弨云云字疑衍○按疏中往往有小注下文歷難諸家及自言己意九字疑是小注否則云字當在己意

下

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 岳本閩本纂傳同毛本竟作境按竟境正俗字

二生 按儀禮士昏記疏引尚書云三帛二生一死擊宋單疏本生作牲考風俗通山澤篇及劉昭注補後漢書祭祀志上引此經俱作二牲是漢世經文

如此孔傳古本蓋亦作牲賈疏所引尚存其舊今經及賈疏俱作生古本遂湮矣○按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並作牲

各使陳進治禮之言 古本閩本明監本同輿國本禮作理毛本亦作理案正義各使自陳進其治化之言是作禮者誤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 盧文弨浦鐘皆云也當作何是也

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 毛本幣作帛

兩銖之爲兩 宋板閩本同毛本無銖字山井鼎曰漢元文無銖

以軍禮同邦國 宋板同毛本作固按作同是也

上去歲二月東巡守 毛本去作云去字誤也

此事不必然也 盧文弨云不必疑倒〇按下云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語勢正同

肇十有二州 肇唐石經作肇後竝同不悉校

每州之名山殊大者 古本者作之按疏云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則作之為是

以作為治官事之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作鞭案鞭字是也

惟刑之恤哉 匡謬正俗曰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惟字今文尙書易為維音義並同

流共工于幽洲 按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據之

經作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為幽洲矣孔傳云水中可居者曰州此蓋汎釋州字之義顧不於肇十有二州釋之而釋之於此亦不可解

水中可居者曰州 閩本同岳本州作洲當是岳本誤下幽州同

每州以一大山為鎮 宋板州上亦有一字閩本明監本並無毛本州上自一字大上無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 浦鐘云宥寬字誤倒

此鞭爲 毛本此作比爲下有重字是也

周禮滌狼氏 閩本同毛本滌作條案周禮條狼氏杜子春云條讀爲滌器之滌因改而爲條此正義也作條誤

大隋造律 山井鼎曰隨恐隋誤○按此說非也唐人書隋字多作隨歐陽詢書皇甫誕諸碑可證

治氏爲殺矢 案治當作冶閩本亦誤

梟氏爲重 岳本重作量案量字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呂刑已用言 岳本用作明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是肆爰緩也管爰過也 岳本爰並作爲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總言用刑之罪 岳本罪作要是也閩本明監本並誤

共在一洲之上 宋板同毛本洲作州

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 古本岳本宋板死作凡岳本宋板無上一字纂傳載作載

若其不能安近 按若疑當作苦

欲令遠言皆安也 案言當作近與下據遠言之互易而論也

故據遠近之 宋板纂傳近作言按言字是也與上互誤

禹代鯀為宗伯 岳本宗作崇是也閩本亦誤

為拜乃稽首 纂傳為作禹是也

帝曰棄 棄唐石經作弃後並同

言無教所致 古本作无教之致也岳本作言無教之致

有士師卿士等 浦鐘云鄉誤卿

議能議貴 閩本議能下有議功二字案所補是也

攷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 宋板攷作故按攷非也

知垂所讓四人 按垂下脫益字

深夜乃臥 宋板深夜作夜深

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 古本謂上有子字元作天弟下有也字按釋文

弟如馬氏說則教胄二字連文子字單出謂教長此子也如王氏說則教字

單出胄子二字連文謂教此國子也孔傳云教長國子國子二字取諸王教

長二字取之馬則孔意亦教胄連文子字單出也上文所謂曹長也者乃長

養之長非長幼之長當從古本謂上加子字為是然以疏考之則孔穎達時

已譌脫矣又按胄無長義馬本未必作胄說文去部育字注云養子使倫

也虞書曰教育子然則古書作育馬本亦必作育故訓作長長即養也陸氏

〇 一 一 一 一

未經注明偶失檢耳字妄刪子字職此之由孔於文則從王於義則從馬殊為牽率後人誤解長

剛失之虐簡失之傲兩之字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作入岳本考證曰正義云剛強之失入於苛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謂過於剛

簡則入虐傲知元本兩入字最得解若如諸本作失之則似剛簡即虐傲矣於義未洽

歌咏其義以長其言纂傳咏作永按永則與長其言意複矣孔疏申傳意云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為長正恐人誤認傳之咏字為

釋經之永也

聲依永永古本作詠按古本此句作詠上句不作詠蓋字有虛實動靜之別定本當皆作永耳

我令命女典掌樂事岳本令作今是也

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按各字疑衍或谷字之誤

述十二月之音氣也宋板無述字

即疾毛本即作壘是也

汝各當敬其職事哉汝宋板作等屬上句

成王在於汝宋板王作主毛本作之

九歲歲古本作載

分北流之 古本分上有並字北作背按疏意似亦作背

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 毛本十作十有是也閩本亦誤

稟飶 唐石經稟从木岳本閩本明監本同注疏同〇按稟即桔槁字也今注疏本作稟从禾非也

各為其官 盧文弨云為依注是設字

左傳言槁師者 閩本同毛本槁作槁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三

珍傲宋版印

〇一四

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

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為文計此三篇

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攝位一

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

年即征曰若稽古大禹順考古道曰文命敷於四海祗承于帝言其外布文德

苗民也○文命孔云文德教○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為題目

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若至于帝○正義曰史將錄禹之事故為題目

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

道周備○傳順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四海即數此文

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

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祗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

而眾民皆疾修德○易以政反治直吏反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

賢萬邦咸寧位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稽于眾舍己從人不

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

捨告故毒反○臣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

矜居陵反○臣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

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勤並願善以輔己則下之眾民皆化而

所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眾言無

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惟帝堯於是能為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

易也○傳敏疾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為訓為君難為

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眾民各自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

禹事以可知而略之○傳攸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

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

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爲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不能伏以爲堯乃能然

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伏以爲堯乃能然

之孤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

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益曰都

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縶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地運謂所及

亂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春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疏曰

至下君○正義曰益承帝言歎美堯德曰嗚呼帝堯之德廣大運行為乃聖而無

所不通乃神而微妙無方乃武能克定禍亂乃文能經緯天地以此爲大天顧

視而命之使同有四海之內爲天下之君○傳益因至禍亂○正義曰廣者闡

之義故爲所覆者大運者動之言故爲所及者遠洪範云睿作聖言通知衆事

無可比方不知其所以然易又云陰陽不測之神妙無法云經緯天地曰文京

定禍亂曰武經傳文武倒者經取前句傳以文重故也○傳眷視至勉舜○正

義曰詩云乃眷西顧謂視而迴首說文亦以眷爲視奄同釋言文益因帝言或

稱堯善者亦勸勉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

舜冀之必及堯也

尚書注疏

四

中

華

書

卷

四

聚

虛○迪徒力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先曰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

反響許丈反度言有恆○吁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

備慎深乘法守度言有恆○吁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

音洛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道一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勿去

起呂反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干求也失道求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拂戾

欲難成犯衆與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我慎無怠惰荒廢則

○拂扶弗反戾連第反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言天子常我慎無怠惰荒廢則

反○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道則吉從逆則凶吉

吁誠之無失其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徹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

慎之無失其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徹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

誠之無失其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徹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

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

也○傳迪道也○正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恆○正義曰堯典所以勸勉舜

怪之辭此無可怪聞魯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然後設戒辭云凡

在下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數而言念重

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

懷之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本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

以養民三者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戒之用休董

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歌樂乃德政之致〇樂音洛戒之用休董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

乎怪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五行敘

反美之言是汝之疏禹曰至乃功〇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

數明衆臣不及疏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

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

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

人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勅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

也汝治水土使此善政勿有取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答禹曰汝成辭自勸勉

功於禹明衆臣不及〇傳歎而三信皆治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

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

府卽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

府者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卽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

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

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刻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
 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止德至善政○正義曰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
 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
 穀阜利民之用為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
 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
 謂德行政財用利生齊厚立君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
 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六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
 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六至之致○正
 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大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敘者
 即上惟修惟和為次序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
 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與而頌聲作也○傳休
 美至而己○正義曰休美釋詁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
 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
 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
 鈺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
 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
 三事亦然○傳水土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
 而分之耳天不成都地不平故先言地乎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
 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陞水
 水汨陳其五彝倫攸斃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帝曰格汝禹朕宅
 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帝曰格汝禹朕宅
 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言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頽
 莫報反倦其卷反頽以之反厭於豔反解于賣反耄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

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

江巷反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廢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義言此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

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

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也舉陶行布於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

令舉陶攝我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

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舉陶堪

攝位也〇傳八至使攝〇正義曰八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舉陶堪

期要也〇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〇傳邁行至

布也〇傳茲此至可行〇正義曰茲此釋文釋為舍義故為廢也禹於地故為

欲舉事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義者已對帝讓舉陶即事非

虛妄以義為尙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數其能以刑輔教當於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尚書注疏 四 中華書局聚

時乃功懋哉民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於無所刑臯陶曰帝德罔愆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

不相及而及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從刑疑附輕賞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也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帝曰俾

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帝曰臯

休○正義曰帝以禹讓臯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臯陶惟此羣臣衆庶皆無

敢有干犯我正道者由汝作士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

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

哉臯陶以帝美己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雖大亦宥

簡易御衆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世宥過失者無大雖大亦宥

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大亦宥

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

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

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弼輔至治體○正

體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也○傳雖或至勉之○正義曰言

臯陶或行刑乃是以殺止殺為罪必將被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

於無所用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

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即洪範所謂臯極是也

傳怨過至之義〇正義曰怨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解君過則解已則民作也

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

論語云居敬而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近乎是德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

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〇傳嗣亦至及也〇正義曰嗣謂繼

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〇傳辜罪至之道〇繼

正義曰辜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

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

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

故也大罪尙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赦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

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

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

倒也洽謂沾漬優渥洽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

於民心言潤澤多也〇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〇正義曰

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〇

賢重美之〇傲居頌反重直用反〇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〇

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〇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謙沖不自盈大〇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〇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〇其能不自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人予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〇丕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

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〇危則難安

當升爲天子〇丕普悲反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〇危則難安

故戒以精一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〇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

信執其中〇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〇成故戒勿聽用〇聽徐天定反〇可

尚書注疏四

五中華書局聚

成故戒勿聽用〇聽徐天定反〇可

成故戒勿聽用〇聽徐天定反〇可

成故戒勿聽用〇聽徐天定反〇可

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民以君爲命故可畏言衆戴

君以自存君恃衆道民以君爲命故可畏言衆戴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謂好謂賞善口

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爲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好謂賞善口

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

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許到反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

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

於溝洫能節餘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

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

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

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

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一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

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

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可畏

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

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之則國亡故畏民也君而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

聖其功為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
 ○傳滿謂至盈大○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
 知是為自滿言己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焉實不自滿大故為賢也論語美馬之
 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
 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
 至衆人○正義曰自言己賢曰矜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
 車甲矜其能也賢能大異故自賢爭功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者矜其能也賢能大異故自賢爭功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不大有功天
 正義曰不矜伐而不失其功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不大有功天
 正義曰不矜伐而不失其功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不大有功天
 玄歸之歷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孔無謹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君有命是
 人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道人心惟道
 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道人心惟道
 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為人心惟道
 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為人心惟道
 妄用言然後又戒之無可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
 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傳民以終而○正義曰戒勿聽用
 也言謂率意為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傳民以終而○正義曰戒勿聽用
 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傳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嫌其不長故言畏也○傳有命君尊民畏之○傳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傳有命君尊民畏之○傳曰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
 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王制
 所云孤獨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
 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

尚書注疏

四

六中華書局聚

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與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謂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此禹讓之志○枚音梅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可再

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徐甫世反斷丁亂反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然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

吉無所枚卜禹拜稽首固辭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以禁其辭禹有大功

又音金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以一枚歷卜功

大龜我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

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元后之

任汝宜受之○傳枚謂至之志○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

然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簪之名也枚下謂人入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

官占者帝王立卜筮者舉動也○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人之占而云

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

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

咎言民叛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肆故也辭謂慢以下事爾尙一乃心力

其克有勳尙庶幾一汝心故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

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威之有衆

皆聽從我命今蠢蠢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

慢衆常自以爲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此民棄叛之

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

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惰○傳三苗至討之○正

義曰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

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

舜卽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命禹征之是三苗之民數干王之誅之事

禹率衆征之猶尙逆命卽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國

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

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
祖鯀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被宥
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南方蓋分
北之時使爲南國言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
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
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
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也○傳
會諸不至之貌○正義曰軍衆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誓於堯馬也○傳
盟詛不及三王之文實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
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

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

濟濟知是衆威之貌〇傳蠢動至討之〇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

也〇郭璞云蠢動為惡不謙遜也〇正義曰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為狎侮先

王輕慢與教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侮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

侮為異族獠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

路德謂自得狎侮連言之慢先王興教自謂已賢正行也〇傳廢仁貴任姦佞所由正

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為惡謂佞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愚人所好

罪但氏迷之狀也〇傳肆故至下事〇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〇正義曰

以相解故尚為庶幾〇三旬苗民逆命旬十日也以師臨之辭而便憚之責舜威

徒日以兵一音丹末反〇許業反〇憚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也〇正義曰

致遠〇屈音戒〇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〇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帝初于歷

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〇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

責不責於人〇田本或作負罪引隱祗載見瞽瞍夔夔慄慄亦允若〇惡載
收號戶高反旻武巾反〇負罪引隱祗載見瞽瞍夔夔慄慄亦允若〇惡載
夔慄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
誠感頑父〇隱他則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齋音側皆反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〇誠和矧况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禹拜昌言曰兪班師

振旅昌當也益言為掌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入帝乃誕敷文德遠人布

○文德以來的舞千羽于兩階千階間抑武事○階者所執皆備闡文教舞文舞于

善反七旬有苗格彭而不荒服之討自來明師御二千五百里也○苗之國左洞庭右

禮疏三旬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有德能動臨上天苟能修德無遠而

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往修德

謙虛以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德

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罪舜如引其惡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然

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然

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千羽于兩階之間七言曰然

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旬十至生辭○正義曰堯典云三

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傳者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堯典云三

辭而便憚之云告之以威脅之以董之以武師是用兵之先告然後伐之今經

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知舜先有文告之命而即為之兵其命使

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舜足有文告之命而即為之兵其命使

辭為之振旅者若苗數千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退而以威復往其辭待其

後而行師必有辭而殺戮不以是柔服之道也若固是以聖之遠謀也○傳贊

○一三○

以此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

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

傳自道滿至常道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

曰招損謙受益為天道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脩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

傳仁覆至責於人〇正義曰履愍下謂之晏天詩毛傳文也晏愍也求天愍

己故呼曰晏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為

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為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

高曰舜往于田則子既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

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養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

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〇傳

隱惡至頑父〇正義曰隱之為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

文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為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瞽同耳丁寧深是

之敬以事見於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齊慄是

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能

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能

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

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於惡而已〇傳誠和至易感〇正義曰誠亦感也

咸訓為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况釋言天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

天以玄遠難感瞽瞍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帝以

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尙能感天神而況於人隔感天難於成瞽故

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成瞽故

難者以見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〇傳昌菴至整衆

〇正義曰昌當也釋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還不請者春菴至整衆

九年晉士甸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〇以君命出進退在大

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澤天

文與春秋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遠○傳遠人至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脩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傳千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千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蘇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即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勦故教爲文也○傳封而百里○正義曰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特險言滅以懼之辨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險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謨

謨謀也皋陶爲帝舜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孔以此篇惟與禹言爰舜謀○爲于僞反

訓謨爲謀

曰若稽古皋陶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以詳其文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古禹曰俞如

何然其言問爲數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爲長久之道○身修絕句惇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禹

拜昌言曰俞然之〇陶言爲浪當故拜受而**疏**之能謀故爲題目正義曰史將言阜陶

案古道而明之者是輔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者當信實蹈也此當如何行

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陶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其己身而修治人之專思

之阜陶曰鳴呼重其事而數笑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己身而修治人之專思

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瞭而各自勉勵

翼戴上帝而拜受之於近而順至之則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然

美其言而拜受之於近而順至之則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然

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皋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

皆是其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皋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

以尊卑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亦同

此解皋陶德劣於禹皆是無別辭耳〇傳迪蹈其政〇正義曰釋詁云迪承于

帝皋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〇傳迪蹈其政〇正義曰釋詁云迪承于

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即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

尚書

卷四

中華書局

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

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親之道在能安人所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亂真堯憂其敗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兜之徒甚佞如堯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

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民惟堯猶其難之况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

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

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不知人之難

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

甚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三人

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

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凶傳不言共工故云禹爲父

隱故不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言人性有九德以考察真僞則可知亦言其

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所行其事其人有德必

疏臯陶至采采○正義曰

又言行之有術故言曰嗚呼人性雖則難知亦當考察其所行有九種之德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難知此則可知也〇傳言人至可知〇

正行其事性行有所德下文為所云是也如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舉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舉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

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凶晦迹以顯舜禹言惟帝難不知而彼甚佞知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舉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佞行

不能知其成敗亦云堯實不以難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〇傳載行

至為驗〇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見此人常行其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

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禹曰何品九德舉陶曰寬而栗性寬弘

栗柔而立能和柔而愿而恭切韻苦角反恪〇愿音願慤亂而敬而能謹敬擾而

毅擾順也致果為毅〇擾而直而温行正直而簡而廉有廉隅〇剛而塞而實

塞〇斷音饒毅五既反直而温氣温和彰厥有常吉哉以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

禹曰至吉哉〇正義曰舉陶既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舉陶曰人

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攝敬也

和順而能果毅也直而能温和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言之

則為政之善哉〇傳性寬至莊栗〇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

能實塞塞亦是不為虛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

必有二上上下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為一
 德此者雖是本性亦可長短自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
 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傳懋愿而能恭恪乃為德○傳亂治至謹敬○正
 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愿而能恭恪者為德○傳亂治至謹敬○正
 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德也高於人也堪撥煩劇者為德○傳亂治至謹敬○正
 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恭治也敬者為德○傳亂治至謹敬○正
 外失於儀恭言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亦
 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為殺○正義曰周禮大宰云以擾萬民鄭
 玄為殺猶馴也司徒云安擾國鄭云擾亦安也○傳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
 果為殺宣二左傳云彼文擾敵為果致果為殺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
 曰強貌也和大順者失於不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
 修廉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者不
 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剛斷至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
 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剛強者剛是性也強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
 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者剛是性也強乃為德也鄭注論語云
 謂避忌剛也柔執己所是為眾撓強也剛強相連言之寬謂容流恭正謂
 謂性行和柔謂身行事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所言九德不同○傳
 剛柔治直謂性行強正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所言九德不同○傳
 也惟擾而毅○正義曰彰明下耳其常訓也此句言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
 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下耳其常訓也此句言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
 之然者若暫能為之法成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之常知其人常能行
 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恆也其意亦謂彼能自明之與孔異也鄭曰
 云人其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亦謂彼能自明之與孔異也鄭曰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三德九德之中有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稱大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稱大

夫〇浚息俊

反馬云大也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〇嚴如字馬

徐魚

檢反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

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〇俞許及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

〇僚本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凝成〇也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眾功疏日宣至

正義曰卓陶既陳人有九德宜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嚴敬其身

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官之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

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官之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

任合受育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各盡

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

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

德則眾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〇傳三德至大夫〇正義曰此文承九

義故為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且行之不虞愛非

之意故浚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虞愛非

尚書注疏四

十三 中華書局聚

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官○正義曰翕合釋詰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

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既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既

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謂用大夫使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用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

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俊人為又○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

釋詰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凝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凝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百工

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典敬授民時平秩東

是也類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戒懼

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兢居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

凌反業如字徐五答反幾徐音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非其

代天理官不可以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

厚天下○有典馬本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常用也天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以接之使有常○同寅協恭和衷哉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服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

刑宜政事懋哉懋哉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罰無非天意者故疏無教至懋哉○必當政事懋哉懋哉人君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疏正義曰臯陶既

言用人之法又戒以居官之事上之所為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為人君當兢然戒慎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

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

故不可君為政當正我父兄子弟五常之教又命有九德使之使又

敘爵命使有禮故我君父兄弟子常之教又命有九德使之使又

皆天意為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典禮刑無非治意有罪使之絕惡當承

當須勉以禁人君使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為

於天訓云競競謂天也業危也戒必慎危懼言慎以足競之易繫辭云

者動之微則幾也一日二日之間微者乃萬事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微

職不日治是猶日也○傳曠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訓之也

官代天為治者苟非其人不可言天當治官則天之官居之不

有典有五故即代父義慈兄弟得子孝也○傳天至下性○正義曰天

正我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者厚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庸常渾註文

尚書注疏四十三中華書局聚

又云由自也。由是用人。故自為用也。天次敘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

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貴

賤牢禮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

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者。五等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

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等。此言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

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玄云。五禮。天

善○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玄云。五禮。天

五禮之正義曰。衷之為善。常訓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玄云。五禮。天

之禮共有此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而和善也。鄭玄以為并上

孔言是也。○傳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

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

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

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

為聰。天明畏自我民威。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其德以

下之言順於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子未有知思

古道可致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用汝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子未有知思

曰贊贊襄哉。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音之。因馬

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案疏。天聰至襄哉。○正義曰。此承上德。用我民以為

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不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
 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
 君受陶既陳此戒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於古道陶乃承之以謙曰我
 即自能知其謙也○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古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
 未有所知未思致於善我所以聽明○正義曰皇古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
 經大聽言民之所欲必從之聰明見也天之所聞見用之民之所聞見也
 然則聰明直是聞之義其言未善惡以下言明威是降之禍知此聰明
 是天降之福此歸就天命天子為天子也○視聽之言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
 之所歸向乃得居之福也○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聽明戒天子
 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言天子至敬懼○正義曰但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
 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
 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
 子承而為謙懼也○傳言我至之序○正義曰鼻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續
 此承而為謙懼也○傳言我至之序○正義曰鼻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續
 猶贊奏也顯氏云襄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為經云曰者謂我上之無
 言也傳不訓其意言進習上言行事因贊成其辭而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
 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言行事因贊成其辭而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
 如王說舉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美之即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
 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暢言我忠言而已謙也
 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四

珍傲宋版印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四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二古文尚書大禹謨第三虞書孔氏傳○案宋板標題皆低二字與十行本不同又或題注疏或題正義參差互見以後惟出題正義者

大禹謨第三 虞書

臯陶矢厥謨

陸氏曰矢本又作夫盧文弨云隋天文志在矢舊本竝作在夫

天下安寧

古本寧下有也字岳本無寧字按岳本與疏合

傳攸所至下安

安下宋板有寧字山井鼎曰當作攸所至安寧○按今本正與岳本傳合

惟影響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上圭測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曰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

因光而生故即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夕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儆戒無虞

按朱子曰儆與警同古文作敬開元改今文

言天子常我慎

毛本我作戒是也

或寡令終

或下宋板空一字

厭倦萬機

機岳本作幾

信出謂始發於心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信作言下言出同○案毛本下言出言字似挖去人傍

民皆命於大中之道

毛本命作合是也

俾子從欲以治

諸本同毛本欲誤作教

刑無所用

浦鐘云四字疑在下與前經期義別而下與前經期義別之下○按云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三句當是疏肉小注

帝曰來禹降水傲子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降水沿蔡沈集傳○按蔡傳云降水洪水也古文作降而纂傳引朱子曰降水洪水也

古文作降與蔡傳相反蓋蔡氏用師說而誤倒其文也薛氏古文訓正作降

民叛之

古本叛作畔監本誤作判

百人無主

宋板同毛本人作姓

惟先蔽志

孫志祖云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官占惟能蔽志釋文云尚書能作克亦能也孔疏則云夏書大禹謨之篇也惟彼能作先耳此則陸

氏所見本與今異孔氏所見本與今同頗疑釋文近得其真先字後人以意改也○按既言昆則不必言先故知陸氏為得也但孔疏云惟能先斷人志先字上仍有能字則孔氏所見本未必不作克左傳疏先字疑本是克字後人反摺誤本尚書改之

然請卜不請筮者

宋板然下空一字

故言順帝之初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言上厥故字

奉行帝之事故浦鏗云故事誤倒

數干王誅纂傳誅作汙是也

不循帝道纂傳帝作常是也

命禹討之纂傳禹作汝

民棄不保岳本棄作弃

言民叛天災之古本叛下有之字

秦辭罰罪宋板岳本閩本纂傳本同唐石經罰作伐明監本毛本因之古本及蔡傳並作伐案伐字是也又辭古本作嗣罪古本作鼻皆古今字

此則氏迷之狀也案氏當昏之譌毛本正作昏

夔夔齋慄唐石經岳本閩本葛本纂傳同明監本毛本齋作齊葛本注亦作齊按釋文云齊側皆反明不作齋蓋陸氏据古文而石經則從今文也

往至于田宋板往下空一字

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宋板事下空一字

何為然也宋板然上有其字是也

事瞽同耳宋本瞽作勢是也

〇一五五

覆動上天 許宗彥云當作覆上動天

神覆動天 許宗彥曰神字衍○按神疑作祇

臯陶謨第四 虞書

夫典謨 岳本無夫字按釋文云夫音扶明有夫字岳本誤脫也

佞人亂真 古本真作德按德古作惠形近之譌

亦言其人有德 唐石經無人字與史記夏本紀同○按石經元刻本有人字唐元度覆定乃刪人字重刻今注疏本則沿襲別本也唐石經唐

去重刻者多同於今此獨異於今本也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 史記集解作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

彼言剛失之虐 宋板之作入與舜典傳古本合下之傲放此

是為強貌也 毛本貌作毅是也閩本亦誤

翕和也 毛本和作合是也閩本亦誤

百僚師師 陸氏曰僚本又作寮○按依說文當作寮俗省作寮假借作僚

庶績其凝 按羣經音辨冰尚書古文凝字然則此經其凝古文作其冰

故稱家 家上纂傳有有字

謂天子也任之所能 浦鏗云也疑各字譌之疑其字譌是也

堯典敬授民時 宋板堯上有卽字是也

自我五禮有庸哉 古本有作五按疏云上言五惇此言五庸疑孔氏所見本亦作五庸與馬本同〇按古本多竊取釋文正義爲之此其證

也

五服五章哉 章古本作彰

尊卑彩章各異 岳本纂傳彩作采〇按采彩古今字

鄭玄以爲并上之禮 浦鏗云之當典字誤

自我民明威 威古本作畏山井鼎曰古字通用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當從古〇按王所云古文卽

宋次道家本也多不足據

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宋板無而字

非己知思而所自能 宋板闕本同毛本思作天

襄之言暢 慮文昭云王伯厚鄭注尙書言暢作言揚注尙書一作暢下暢亦作揚毛本作揚似與王所見本合〇按鄭注尙書乃惠棟所輯託

名王伯厚者

暢我忠言而已

宋板同毛本暢作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四

附釋音尙書注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禹稱其人疏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

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人

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皋陶謀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

見古文妄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反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當丁浪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拜而數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思

息吏反皋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天

下民昏墊音皆困水災○浩戶乃歷反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

車泥乘輶山乘裸隨行九州之山刊木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

刊苦安反輶丑倫反漢書作橈如淳音莚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橈形如木箕

反漢書作上尸子云澤反行乘蕪蕪音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袞又莊下反暨益

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予決九川距四海濬

吠澮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澮澮吠深之至川亦入海○吠工犬反澮故外

尙書注疏

五

中華書局聚

反廣光浪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救民播種之

深尸鳩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救民播種之

本處昌慮反 暨必滅反 懋遷有無化居 徒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

音茂鹽余廉反 懋 蒸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 同 臯陶

曰俞師汝昌言 法言 禹功甚當可師 疏 帝曰來至汝昌言 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

言禹拜曰嗚乎 帝陶陶之言既已美矣 我何所言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

於水漫天浩浩然 咸大包包山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於水災我乘舟車輶裸等

四種之載隨其所往 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舟車輶裸等

衆鳥獸鮮肉為食也 我通於九州各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

水漸除矣與稷播種 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為食也

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 治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

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為 治我之言我者居此也 臯陶曰然可以為師

法者是汝之當言也 臯陶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 上傳云臯

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 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 上傳云臯

陶為帝舜謀者以此知 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既曰惟云帝在數上必有所

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 何所言之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曰正義曰禹言洪水之

反徐廣曰橋一作葦几玉反葦直轅車也尸云山行乘樑泥行乘蕪子絕反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氈山行則為長半寸履之應劭云不蹉跌也

所以牽引也如淳云掘謂以鐵如錐頭與蠶為一標與柶為一古筴變形字

云掘古器也如子舉之徒有此行也輻與蠶為一標與柶為一古筴變形字

體改易說者於九州未云孰是禹之功本為治水此經乃云刊木刊木刊木

治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通也禮有鮮魚腊以新至

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為除木治水故曰刊槎其木通也禮有鮮魚腊以新至

殺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既言刊木乃進鮮食是除木故為魚鼈

下承水後故為魚鼈其新殺之意同既言刊木乃進鮮食是除木故為魚鼈

言與益槎是名獲鳥獸至海故九州之名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故

為至也非是名獲鳥獸至海故九州之名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故

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二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間廣八尺深二

八道也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入澮澮於川海後言濬是畎內之水

亦入海也惟言畎澮入川故小言略也傳難言決於海後言濬是畎內之水

既入海也惟言畎澮入川故小言略也傳難言決於海後言濬是畎內之水

詰文禹治難得食處與稷教人播種之有耕食地難得先須教導以

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與稷教人播種之有耕食地難得先須教導以

人難危之厄故舉食處以言之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

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蔬也言后稷之義蔬難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

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之義蔬難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

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居積

尚書注疏五

中華書局聚

一

二

三

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徒有之無者謂徒我所有往彼

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

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

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糗也今人謂飯為米糗遺餘之飯

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

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感言己功者為臣之

法當致致不怠自言己之勤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然禹言禹曰安汝止

惟幾惟康其弼直臣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惟動

不應僂志命俟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

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應對之應僂胡啓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

俞鄰近也言君臣鳴呼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以臯陶然己因數而戒帝曰

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汝心惟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待帝志以明受

天之布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

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而言曰吁臣哉近哉

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刑好也太學

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安寧耳○傳僂待至帝志○正義曰

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止安寧耳○傳僂待至帝志○正義曰

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

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

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鄭為近也禹言君當

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云云臣帝曰臣作

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手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焉 帝曰臣作

朕股肱耳目音言大體若身反股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

欲宣力四方汝為布力立治之功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辰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作會宗彝會五采也

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於衣報旌旗○蟲直弓反作會宗彝以五采成

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

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粉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

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絺徐勣文作黼黻徐米作絺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

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

得潛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裘工本反等子念反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
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審之○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
我違而退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四近前後左右
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侯以明之捷以記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

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改書譜其非欲使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樂工

達反答勅疑反又他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改書譜其非欲使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樂工

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

其義而颺道之○颺音揚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

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鳩反徐音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己言又說須臣之事

徐音鄙任汝鳩反徐音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己言又說須臣之事

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為立治之功

汝等當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之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罇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

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

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念者其樂音又

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為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

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

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

有所不在於是我為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

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以記之書其過者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

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

身○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為○傳言大體若

雖百體四者為大故舉以為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至成人

○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為慮是左右得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

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

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為

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
 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〇傳
 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〇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
 謂欲申明古法象制服蓋因黃帝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如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己欲觀古知在舜
 之前耳〇傳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
 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
 傳言此者以辰在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
 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
 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
 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
 月爲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威姬畫日月七
 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美故云華象草華蟲華是鳥獸之總名也
 有驚冕驚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華是鳥獸之總名也
 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
 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
 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
 云享先王則衮冕裘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已下無日月
 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
 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
 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使其文稱王被衮冕非魯事也或
 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各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
 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即畫
 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〇傳會五色至爲前〇正義曰會者合聚之
 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

織知畫亦備五色故云龍華蟲為飾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葬文承作會之下故

云宗廟葬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以三辰之尊不宜

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彝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皆為畫飾與山龍華蟲為飾

亦畫之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草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

禮葬器曰詩云龍華蟲在藻是藻為水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

也火為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鄭

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鄭

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

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

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單已字為絺為綌

緇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是絺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

國君者華之中以絺為皆以絺而絺下賤是絺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

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皆以絺而絺下賤是絺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

一禮鄭玄注亦然大數不過十二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黻

六章繡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黻

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象則同又雲雨龍取變無方華取文章雜取

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雲雨龍取變無方華取文章雜取

取能養黻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宗謂宗廟之變也

故虞夏黻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宗謂宗廟之變也

裳用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刺繡此繡與損益上下六衣用繡

裳用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刺繡此繡與損益上下六衣用繡

差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章謂虎也周禮宗廟葬器有虎也

故以宗葬為虎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

珍做宋版印

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之損益上粉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紕以爲引

此乃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

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雉次八曰藻次九曰藻次

章裳四章凡七也畫虎雖謂宗彝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裘爲名驚冕七章華

蟲爲首華蟲卽鷩雉也鷩冕五章虎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裘爲名驚冕七章華

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緇冕之義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雖取理太迥未知

子說誰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

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黼黻爲六章孔注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

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樸質諸侯俱南面之尊故天子七

一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

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也黼黻尊於粉米日月星辰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

有服藻火相傳爲說也蓋以米并藻上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在裳在下爲然以

統於下故所重也後詩稱玄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

士不得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

米龍而下亦為飾者但此云作服推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
 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云雖以服為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
 ○明之非欲至審之而已旌旗器此經大意令臣密聽音樂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
 金石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為六律與五
 以相均作樂者治否律均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
 之聲相均察世治否律均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
 乖此則聽聲知政則道也言今聽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治辨治而修理
 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察天下治理及忽
 怠者也樂之治人使保以修之若樂云合德則改言必得此理忽念人君所願
 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德則改言必得此理忽念人君所願
 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德歸之發言合彼五德諷諫之於人言也成其教化是出五言
 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發言合彼五德諷諫之於人言也成其教化是出五言
 言可以益君之善惡皆是上願聞欲令察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
 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願聞欲令察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
 汝當為我聽審之也六律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
 也傳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曆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為仁商為義
 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而云出納五言知其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數曰德至矣哉大矣如所聽
 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而有理無忽而弁言忽者部
 樂自美取樂也採人歌為曲若其怠忽則韶樂盡善盡美而有理無忽而弁言忽者部
 近至察之○正義曰罔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更欲告以此下之匡其不
 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一六八

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耳無常

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謂朝廷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

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

師保有疑承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

之知侯以明承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

義是侯以明承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

八尺則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則麋五十弓方一丈鄭玄注云虎九十弓侯設其

寸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寸半寸侯鵠方六尺四寸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

侯五正諸侯以四糲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糲射一侯二正士以三糲射

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玄注云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糲

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

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糲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

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五十弓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無文若

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〇傳書識

尚書注疏

五

六

中華書局聚

馬

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

言謂天下民必也〇傳天至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擡舉也

舉而道向君也〇傳天至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擡舉也

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其改悔與無過之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

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

至並生〇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身並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達

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其改悔與無過之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

言而道向君也〇傳天至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擡舉也

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

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數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

皆以功大小為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帝不時

數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朱

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傲戲而為虐無晝夜常頡頏

五報反注同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

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

私害公娶促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以

治度水土之功故啓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五服侯甸綏要

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

○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州十

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薄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

統治以獎帝室薄各反徐扶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九州五長

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

疏禹曰至惟敘○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既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

舉國衆賢皆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

用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必用度才不能而使之以表其功有能帝以此法

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人不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

市同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用人不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褻之

遊是其所傲而為虛是其所為惡事內用晝夜而絕其世嗣不為之無

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也故娶於塗山之子名之惟以四日而即治水土之功故

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四日而即治水土之功故

役也水既州乃輔成五服四相三萬人自京師外追及四海其間諸侯五時所

皆立以供勤之故得使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

官我以供勤之故得使此諸侯各蹈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

至人皆遠○正義曰堯典治水之功惟為充叙此亦為充其言而德遠其內多賢人也○

方廣遠○正義曰堯典治水之功惟為充叙此亦為充其言而德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獻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宜言聖故為賢○

也萬國衆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

其自說己之所能聽其言而納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衆君故今奏言試

言明試以後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其人見為國君故今奏言試

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正

義曰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善惡則無遠近徧布同心日

尚書注疏五

中華書局聚

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數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

淵為諸侯則朱是名丹反是國也○傳曰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

也畫夜常頷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輩與羣

聚義同故朋為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

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領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

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

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

此用珍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之

者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正義曰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

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

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其所以復往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

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

受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此時禹父新殯而得為昏者緣放而未死不妨

數多寡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殯而得為昏者緣放而未死不妨

義曰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此時禹父新殯而得為昏者緣放而未死不妨

不暇如人父世本也孟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

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度言其○傳五服至庸○正義曰據禹貢大

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侯綏要荒服也彼迴邪委曲勤有倍加之較是

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勤有倍加之較是

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

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關狹用功必有多

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功用日數多治水

四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州立也鄭玄為諸侯師以成之至于面方各五

千里四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

崑崙山東南方五千里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

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

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

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

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

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

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貢之注已難之矣傳

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揉此

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豈

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豈

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

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

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言云逼迫也狃者薄也狃者薄也狃者薄也狃者薄也

外人也王制云五國以長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

天子下無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

為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傳言五國立一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長耳與

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踏為

有功之長言踏履典法持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

尚書注疏五

八中華書局聚

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

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惟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

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皇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行其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皋陶敬

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為文非帝言也

禹功重美之○重直用反陶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皋陶言禹既弼

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於四方施其刑法

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皋陶為

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洽亦由刑法彰明若

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

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

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皋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

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夔曰憂擊鳴球搏拊

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夔曰憂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

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反憂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機也珣音求搏虞

音博拊音撫祝尺叔反所以作樂故魚居反所以止樂棟音康歆許念反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祝敵堂下樂也

樂各有祝敵明球強鍾籥各自互見○鼗音桃合如笙鏞以間為獸踏踏

字徐音閣籥余若反互音護見賢逼反下見細器同笙鏞以間為獸踏踏

送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踏踏然○鑞音庸間側之間為獸踏踏

為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篋也踏七羊反舞踏踏說文作踏云鳥獸求食聲送直結

反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昭反韶時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

以太禮治成以樂所以疏夔曰至允諧〇正義曰皋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

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憂致擊祝鳴球玉之馨擊搏拊鼓琴瑟以謂詠詩

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

樂用散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踏踰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

擊簫部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敷舜樂之美我大

言舜致教平而樂音和非樂器也故以憂擊為祝敵之狀如伏虎背上刻

曰憂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憂擊為祝敵之狀如伏虎背上刻

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楯中以作之樂之將末憂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

憂之釋樂也祝如漆楯中以作之樂之將末憂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

雙解之釋樂也祝如漆楯中以作之樂之將末憂敵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

四寸深一尺八寸中以鼓祝謂之止楨之令左右擊之郭璞云祝如漆楯以作止樂

敵之木名爲籤憂即櫟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

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推擊之故球

尚書注疏 五

九 中華書局聚

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

球上以祝散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憂擊其球三者皆總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惟

于當樸耳四器不樸鄭言非也○傳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

而為王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容是王之後而獨言在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

上讓公亦與丹朱稱賓也王之後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

樂猶也○敵當憂之祝當擊之然也○傳擊此言祝散其事是一故云上下管知是樂各

備也○祝散也言堂下敵兩見其文以球絃鐘各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

謂琴瑟鐘鏞也○射禮云射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

自更互見之○射禮云射鐘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

皆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

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遞送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

之義故問代也○孫炎曰問刺之代也釋言云遞送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

率舞知此踰然也○孫炎曰問刺之代也釋言云遞送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

貌乃故為舞也○孫炎曰問刺之代也釋言云遞送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

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

儀也成謂樂曲其成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

踏乃不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來鳳皇難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踏

考尊神配堂上之樂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樂言九成感以祖

靈瑞故別言此爾非於宗廟九奏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

之事也乃云此其在於樂者樂以致其神象及天神皇身至故九象物有象在天所

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職事修正官也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正官也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

人治樂音和也此篇初說所以得致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用帝庸作歌曰勅

天之命惟時惟幾正也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百官也股肱之業乃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反臯陶拜手稽

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曰颺音揚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臣

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意乃廣載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慶續載成也帝歌歸美以成其義○磨加

尚書注疏 五

十 中華書局聚

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叢太公反墮許規倉果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

反徐音鎖馬云叢總也勝小也○徒臥反墮許規倉果帝拜曰俞往欽哉拜受其

數其職事哉乃帝庸至往欽哉○而先為言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

政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廣此言乃股肱之善政由臣也泉陶拜手稽首聽聲

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為起政之善政由臣也泉陶拜手稽首聽聲

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

細碎哉股肱之臣善哉衆事悉皆墮廢哉又戒其惡元首之君能明

而受之曰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

慎微○正義曰此承變言之也既得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庶

命以臨下惟在順時不務危也惟在慎微○忍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

云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君之事故先軫之傳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

此以元首為頭也君乃起言無變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

樂行君之化君治功乃起言無變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

○一七九
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
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耳文變而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五

珍倣宋版印

〇一八〇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益稷第五 虞書

又合此篇於皋陶謨 岳本謨作謨毛本同案謨字誤

因皋陶謨九德 宋板岳本謨作謀毛本作謨纂傳亦是謨字

使亦陳當言 古本當上有其字陸氏曰當本亦作讜

開通道路以治水也 古本也上有之字山井鼎曰崇禎本也字細書與釋文混非也○案監本誤同毛本亦然

澮吠深之 纂傳澮吠作吠澮

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 古本木上有竹字盧文弼云依疏當以林木徙川澤為句不必增竹字

精神昏瞽迷或 毛本或作惑

意在救人難危之厄 宋板難作艱是也

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 宋板同嘉靖本閩本食之作之食

順命以待帝志 古本宋板命上有天字

言惡以刑好也 閩本同毛本刑作形刑字誤也

藻火粉米 陸氏曰藻本又作藻米徐本作絳音米

汝當聽審之 纂傳聽審作審聽之古本作也

侯以明之 石經侯字偏寫于右

當誦詩以納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當作掌按當字非也

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也 古本纂傳道作導按釋文無音作導為是之古本作也

否則威之 威古本作畏

書其過者以識 宋板識下有哉字毛本作以識之

易辭云 宋板易下有繫字是也

彼鄭以徧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無也次二字○山井鼎曰似非

宋板與崇禎本同

或當二代天子 宋板二作三

若樂云合度 岳本云作音是也閩本亦誤

若其怠忽 宋板閩本同毛本其作有

古之射侯之士 宋板士作事

熊侯已下同五十弓 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熊作諸

明庶以功 庶古本作試按正義作庶又僖二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疏云此古文虞書益稷之篇古文作敷納以言

正與左氏合明庶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受不同古字改易耳 ○按王符潛夫論引亦作試

以車服旌其能用之 古本之作也

無若丹朱傲 釋文云傲五報反字又作稟說文亦部稟嫚也讀若傲則稟傲古字通徐鍇曰今文尚書作傲則作稟者古文也

傲虐是作 岳本傲作敖按傲倨也五報反敖遊也五羔反傳釋傲虐云傲戲而為虐釋文音五羔反則當作敖明矣釋文又云徐五報反則與上文

傲字無別唐石經及近刻皆沿其誤薛氏古文訓兩句俱作稟亦非也惟岳本得之

得使天災消沒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災上有天字

禹朝羣臣於會稽 浦鏜云魯語作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許宗彥曰鄭答張逸云

欲明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蓋稱諸侯為羣神明其守土之祀也今書疏禮疏引鄭注均作羣臣當是淺人所改

直謂五國之長耳 宋板謂作是

班爵同 古本岳本宋板班作年與疏合 ○按纂傳作班與此同

言神人治 古本岳本宋板治作洽

憂敵之木名爲籩 閩本同毛本木作本

鄭元以憂擊鳴球三者 按球衍文

丹朱亦以德讓矣 宋板纂傳矣作也

言九成致奉 案鳳誤作奉

言其始用任賢 宋板用作於

帝拜曰兪 古本無帝拜二字

天合奉正天命 宋板閩本同山井鼎曰不可解也○按天合當作人君明

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 案忍當作忽各本皆不誤

元良首也 毛本元良作元首案元良與釋詁合

傳憲法至其識 毛本謔作職是也

令數顧省之 宋板同毛本令作令

西有長賡 孫志祖云詩作長庚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五

尚書注疏

五 校勘記

六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

圻其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濬任土作貢此其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依反隨山濬川思俊反刊苦安反任土作貢此其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王以是功○任而煇反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分九州之界隨其所至

貢字或作贛王于況反○禹別至作貢此其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

○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

○正義曰經言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禹分九州之界隨其所至

○正義曰刊其木也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禹分九州之界隨其所至

○正義曰刊其木也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禹分九州之界隨其所至

○正義曰刊其木也濬川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禹分九州之界隨其所至

尚書注疏六

中華書局聚

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

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禹貢禹制九疏曰此篇史述

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禹貢禹制九疏曰此篇史述

序自導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引

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

里流錫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

成受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

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州水汎溢禹布治九

木通道○敷劍反行無反馬云奠高山大川祀禮所視○奠田遍反瀆音獨下同

疏禹敷至大川○正義曰言禹分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

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

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

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

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

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

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往者洪水

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〇冀

山刊旅是次秩既定故旅祭之冀州既載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於書〇冀

鄭載昭於書也馬同疏冀州〇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於水性下流當

荆首從冀起而東南次梁而西北次徐而南次揚而西次荆從

高準地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偏雍州高於豫州

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

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

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

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〇傳堯所至至書〇正義

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

州冀為其先治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之功之法既載者言先施貢賦

如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賦於書籍傳意當

然鄭云載之言事徵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數壺口治梁及

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〇壺音胡疏〇正義曰至而西

尚書注疏

六

一

中華書局聚

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山治水

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

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

有南屈故稱北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然

則壺口西至梁山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高

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高

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陽山在太原西南曰陽流傳高平至曰陽○正義

○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流傳高平至曰陽○正義

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

平曰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導山云壺口

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堯縣

東有霍太山此堯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曰故山南曰陽也單懷底績至于衡漳單懷底

之履反衡如字橫也單懷致功至漳音章近附近之沂流傳單懷至衡漳○正義

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

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

水出上黨沾縣大鰐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出

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鄆縣入清

漳鄭玄亦云橫漳漳水橫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流王肅云窮漳二水名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是上

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

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

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

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

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

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

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

地有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疏傳賦謂至之賦〇正義曰以文承厥土之

故云賦謂土皆墊所生以供天賦謂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入穀不貢是也

之九州次為九等上第一也賦錯是間雜之義故輕之於堯舜為大

人功小弱之於堯舜為大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一而得為九等差者

賦第六為上時功多也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此州以上為正而雜為次

錯者少在正中揚州故先言上上錯而後言錯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

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變文言上上錯也梁州云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

是明雜有下上時多故變文言上上錯也梁州云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

州同降則無第一等之賦上定賦也然等一升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而此所與豫

夫如恆鄭此言上之稅九倍於下夫稅下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五

下井稅一夫則上下全入官矣豈容輕重至是乎厥田惟中中瘠九州之中

形地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地各有肥瘠則當為水害備也鄭云田著

尚書注疏六 二二中華書局聚

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

謂之田土異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地二水已可耕作○從才容反

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從其故道大陸既作同是澗潛其道與此恆

無所嫌故不言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

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澤也與璞云廣河德北陸地十數云晉有大

汲郡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寧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為

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異所而名焉然此澤名廣地卑近

大也島夷皮服害除○鳥當老反馬云夷還服其皮明水義傳海曲至害除島

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鳥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

食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夷東方之民搏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

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夾音協註同帶也碣其列反韋昭其

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

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

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北行入河旁盡常居右與

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山行則東為右南行西為右故夾山北兩旁山常居右與

孔異也治梁州必每州巡東行度其形勢計其人所治也設規入河指授方略令分所治

也禹之治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近河惟揚州之二皆言浮耳兗州云浮于濟

並作還都白帝所治於雍州各近河惟揚州之二皆言浮耳兗州云浮于濟

之道也冀兗徐荆豫梁雍州各近河惟揚州之二皆言浮耳兗州云浮于濟

皆記禹入河故青州直王肅云凡徐州之浮淮泗者禹功於治水故詳記

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雖不言還郡上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

鄭玄以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雖不言還郡上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

言境以獨無故豫州之荆河自南界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

濟河自東河以獨無故豫州之荆河自南界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

明東河之西廣之大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西河自西河以

時帝都之使若廣之大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西河自西河以

先田後賦此若廣之大東南河之北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西河自西河以

差田以肥瘠為等若賦後田亦如賦則宜從田見賦重無以見人功修否

故令賦先於田也為見賦由餘州既見此理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

下欲見賦從田出為見賦由餘州既見此理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

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不貢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

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遠都之國必有貢篚舉大略而言也濟河惟兗

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首兗州○傳東南至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

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

注爾雅解州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寧體性

尚書注疏六

四中華書局聚

尚書注疏六

尚書注疏六

尚書注疏六

信謙故云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舒也江南其氣燥
 勁厥性輕揚故曰揚輕也荆州其氣燥剛稟性急凶故云九河既道水
 性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舒也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九河既道水
 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清故李巡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北是○
 馬頰三覆釜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八鬲九出爾雅正傳曰河水至北是○
 之北數爲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爲九道故知在
 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爲九道故知在
 充州界平原曰徒駭馬頰疏九河以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
 盤鬲津李巡曰徒駭馬頰疏九河以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
 道故曰太史馬頰疏九河以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
 覆釜胡蘇其水苦絜苦也胡蘇下流故曰胡蘇下流也蘇下流也蘇下流也
 水多山石治之苦絜苦也胡蘇下流故曰胡蘇下流也蘇下流也蘇下流也
 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馬頰疏九河以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
 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釜
 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
 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各至禹治水更別立
 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治水更別立
 各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
 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
 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
 頰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
 頰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
 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
 往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
 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闕入流拓境則塞其東流闕入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澗沮會同雷夏澤名澗沮二水會同此澤**疏**傳雷夏至此澤〇正

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澗沮會桑土既

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城陽縣西北

蠶是降丘宅土平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疏**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

居丘土於是得下丘陵居平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

之丘孫炎曰地性自然也是地高曰丘也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

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

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士以其免於厄尤

喜故厥土黑墳昭音勃償反起也墳扶粉反後同章厥草惟絲厥木惟條長也〇條

記之長也〇條厥土黑墳昭音勃償反起也墳扶粉反後同章厥草惟絲厥木惟條長也〇條

云抽也長也〇條厥土黑墳昭音勃償反起也墳扶粉反後同章厥草惟絲厥木惟條長也〇條

則地美矣而田非上六厥賦貞賦正也〇九相當**疏**當〇正義曰

者為土下濕故也六厥賦貞賦正也〇九相當**疏**當〇正義曰

周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諸州賦無下貞即下為第九也此州相當故變文

後畢州為第九成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九州之差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

此意也〇作十有三載乃同〇載馬鄭本作年〇傳治水至州同〇正義

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〇傳治水至州同〇正義

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緜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

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緜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緜之

功明緜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并緜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緜之

言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舜受終之年也厥

功而禪舜是十三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厥

尚書注疏六

五中華書局聚

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疏傳地宜至貢焉○正

者漆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載師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疏曰任土作貢此州

女篚故云威之篚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

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所為也織貝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紵員為

水物則貝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以篚篚威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

置入篚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浮于濟潔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潔兩

達○潔天答反疏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

是濟潔為二水名也言因水入海曰達當謂從水入海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

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

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會于汶浮汶則達濟也此云

接濟州既浮淮泗當浮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傳東北至

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時而已

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

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岵夷既略濰淄其道岵夷地名用功少曰

道○岵音隅濰音惟本亦疏傳岵夷至故道○正義曰岵夷地名即堯典宅岵

為狄名皆觀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濰水出琅

東北至千乘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渚也言復其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

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鹵○濱必人反斥徐音尺

地鹹鹵渚 傳濱渚至斥鹵○正義曰濱渚常訓也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

魚佳反 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

性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賦第三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絺葛錯雜非一種○

章勇 岱賦。絲桌鈿松怪石 之○賦工犬反徐本作吠谷泉思似反鈿寅專反字

從台台音以選反怪 傳賦谷至貢之○正義曰釋水云水注川曰澗注澗曰

如字怪石砥砮之屬 谷谷是兩山之閒流水之道賦言吠去水故言谷也怪

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 稟麻也鈿錫也 萊夷作牧 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 所有故貢之也 萊夷作牧 萊音來牧牧養之

牧徐音目一 厥筐屨絲 屨桑絲中琴瑟弦也 傳屨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

音茂註同 厥筐屨絲 屨桑絲中琴瑟弦也 傳屨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

絲是蠶食屨桑所得 浮于汶達于濟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也 海岱

絲勒中琴瑟弦也 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 淮沂其又蒙羽其藝 二水已治二山已可種藝

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 淮水至此而大為害 尤甚喜得其治 故於此記之地

理志云 蒙山在泰山陰 縣西南羽山在東海 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菹故藝

為種 大野既豬 東原底平 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 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傳大野至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反馬云水所停曰豬 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云汚其宮而豬焉 又澤名孟豬 停水處也 故云水所停曰豬 往而滙溢今得豬

尚書注疏 六

六 中華書局聚

水為澤也東原即今之東平郡
也致功而地平原其可耕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生○埴市力反鄭作戩

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
必茅反字或作苞非叢生也
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
叢才公反

疏埴謂黏土至叢生○正義曰
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為瓦
謂之搏埴之工是

曰苞齊人名曰稷郭璞曰今人呼
者為稷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綴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賦第五 厥貢惟

土五色 直以白茅取其潔黃取
者為稷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
綴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賦第五 厥貢惟

也 疏傳王者至四方○正義曰
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
茅者取其潔清也易稱藉用白
茅與之時宜以白茅用外傳云
天子與之必用白

茅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
為王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蔡
邕獨斷云天子封諸侯各取其
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
此說故先儒之言皆同也 國
羽畎夏翟陽孤

桐 夏翟謂之琴瑟○夏行雅反
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 **疏**
傳夏翟至琴瑟

云翬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
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
名也周禮司常

西有葛嶧山 泗濱浮磬淮夷
蠙珠暨魚 泗水涯水中見石
可以為磬蠙珠名

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
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
水本亦有作淮

夷二水也蠙音蒲邊反徐扶堅
反字又作蚘韋昭薄迷反蚌也
暨其器反見賢

○一九八

遍傳石似若水中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

反見石似若水中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

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蟻是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以續為珠名蟻之與魚皆

是為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即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

場酒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唯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

與魚也地理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唯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

里厥篚玄纁縞○玄纁縞白縞也縞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玄黑至當

篚之所盛例是衣服之用此單言玄玄必有質玄是黑色之別名故知浮于淮

玄是黑縞也史記稱高祖為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縞也

泗達于河○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淮海惟揚州○北揚淮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揚州○傳彭蠡至此澤

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

為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

稱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吳南大湖名

為震澤○三江章昭云謂吳松江錢唐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

三河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震澤吳都太湖

底之履反致也史記○伯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

音致大湖音太湖記○伯傳震澤至震澤○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

蓋縣治居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音南方各之曰湖三江既入

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三入

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

為三乃入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

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揚州敷日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云其區即震澤則浸敷為一案餘州浸敷皆異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敷同處論其

水謂之浸指篠蕩既敷西了反篠徒黨反或作篤他萃反疏傳篠竹箭篠大竹其澤謂之數篠蕩既敷西了反篠徒黨反或作篤他萃反疏○正義曰釋草云

篠竹箭郭璞云別二名也又云篠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篠疏傳篠為大竹篠炎曰竹關節者曰篠郭璞云竹別名是篠為小竹篠為大竹疏廠草惟天厥

木惟喬疏少長曰天喬高也○天於嬌反馬云長也疏傳少長曰天喬高也○正桃之天是也喬高釋詁疏廠土惟塗泥疏地泉疏廠田惟下下厥賦下上疏賦第七

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疏廠土惟塗泥疏地泉疏廠田惟下下厥賦下上疏賦第七

雜出疏厥貢惟金三品疏金銀銅也疏傳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既總名而云三品黃金

銀之別名及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郭璞曰此皆道金疏廠

篠蕩疏美石也馬本作璜疏音遙疏音昂疏傳璜琬皆美玉○正義曰美石似玉者

瑤琨美石也齒草羽手惟木疏齒草牙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椴梓疏傳齒

次玉者也疏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疏犀細兮反旄音毛疏又婢音反疏象至

豫章○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疏犀細兮反旄音毛疏又婢音反疏象至

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疏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牙也疏考工記犀甲七屬兕

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疏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革之所至

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為革疏與皮去毛為異耳說

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

之也說文云犀西南夷長旄牛也此旄牛之尾可為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

止於島夷卉服南海島夷卉服葛**疏**傳南海至葛越○正義曰上傳海曲謂之

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

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紵是也冀州云鳥夷皮服是夷自服皮非

所貢也此言鳥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柔夷作牧並存貢篚之問古史立厥

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異也厥

篚織貝貝織物**疏**傳織物是織而為之揚州紆之所以非織物而云織貝則貝織

服之用知是細紆謂細紆布也釋魚之篇貝有居陸居水此州下濕故云水物

釋魚有玄貝貽貝餘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之貝以為器物之飾

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厥包橘柚錫貢小曰

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厥包橘柚錫貢小曰

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

不常○橘均必裹反柚由究反襄音果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

裹而送之以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言疏傳小曰至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

尚書

注疏

六

八中華書局聚

可○其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欲其尊見天子之禮春見朝夏見宗鄭云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見天子之禮春見朝夏見宗鄭云朝猶朝

以海朝宗於海毛傳云以水猶有朝宗是天子假事而言也詩云滄海

流以海朝宗於海毛傳云以水猶有朝宗是天子假事而言也詩云滄海

合為一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

國無道則先疆故記其禮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緣江圖云一嘉靡江五江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嘉靡江八曰提江九曰白江

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州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

也蠱澤疏傳大江分爲九河○正義曰傳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謂大為江分而為九

甚得九江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別源其地

理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江於

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江於

孔說江陽記有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淮江四曰嘉靡江五

曰映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蚌江三曰淮江四曰嘉靡江五

潛既道廉反馬云沱湖也其中泉出而流者謂之潛捷疏傳沱江至故道

尊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經無潛之本源直云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出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

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此解

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耳首不於地理志在今蜀郡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

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岷家東南至巴郡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

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

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與鄭又異然地理

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

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

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荆州分出猶如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

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如水從江漢入河還從河出故

孔舉大略為雲土夢作又雲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

公反治疏傳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

直吏反疏傳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

郡枝江縣西有雲夢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

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

尚書注疏

齒革惟金三品揚州同

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

以當州貴者為先也

梳榦栝柏

反木名又作櫛榦本

又作榦故曰反栝古活

九中華書局聚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反馬云白栝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柏章夜反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其施多矣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皆磨石也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昭音旨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義曰砥以細密為名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精者曰砥魯語曰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類王肅云丹砂故云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貢之其名天下稱善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云木名可以為箭毛詩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正義曰籥籥美竹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猶然經言三邦底貢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特有美名故云其各天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曰包下言麗菁茅說文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從匚麗亦從匚故麗是匚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也鄭注云茅不入王祭疏云栝漆相似如一則栝似栝漆也栝栝皆木名也也

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與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春茅以為藉此乃懼恒公耳非荆州所有也鄭玄以菁茅為一物既包裹而又纏結也菁茅之有厥筐玄纁璣組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

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菁茅之有厥筐玄纁璣組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書云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馬同說文云珠不圓也疏傳此州至綬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名也考工記云三人為纁五入為緇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又再染以黑則為緇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為珠璣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入也疏傳尺二寸至納之也言此大龜錫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洛逾也南河在冀州南中沱故越命乃貢之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洛逾也南河在冀州南中沱故越名本或作潛于疏浮于江沱潛漢或潛下有于誤耳荆河惟豫州北至荆山水漢非逾羊朱反疏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荆河惟豫州北至荆山水

伊洛瀼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澗出河南北山四昆二反沔澗淺反又亡忍反下疏豫州○瀼直然反澗故晏反渾音魂入胡困胡同陸渾沔池二縣屬河南郡下疏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瀼水出河南穀城縣濬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

尚書注疏 六 十 中華書局聚

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北此即河南境內之北山也

榮波既豬榮澤波如字馬本又播榮播澤名過烏葛反疏傳榮澤至過豬○正義

榮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過豬言壅遏而

為豬畜水而成澤不濫溢也鄭云今塞為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為榮澤在河

縣東言在榮澤縣之東也馬鄭王本皆作榮播謂此澤名榮播春秋閔二年衛

侯及狄人戰于榮澤不名播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榮澤當在河

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導荷澤被孟豬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

北蓋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疏荷澤被孟豬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音

道下同荷徐音柯又土可反註同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綽疏傳荷澤至被

反註同豬張魚反又音諸左傳及爾雅皆作孟諸宋敷澤也疏傳荷澤至被

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

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雒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

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密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

北故得東出被孟密也於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

地也一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壚疏○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細綿○絺劬其反紵直呂疏傳纈

又雜出第一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纈細綿○絺劬其反紵直呂疏傳纈

絕氣即纈是禮喪大記侯死者屬纈以俟錫貢磬錯治玉石曰疏傳治玉至磬錯

玉為之者故云治玉又曰錯謂治磬錯也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疏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

華山之南不得其山之故言陽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武中反嶓音波 疏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漢制縣有羌夷曰道地理志

徐甫河反韋音播 疏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

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二山

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旅如字 疏傳蔡蒙至可藝○

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應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

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卑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

藝藝與平 厥土青黎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 疏傳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

五言耳 厥土青黎反徐力私反馬云小疏也 疏傳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

黑其地沃壤言其美也王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田傳

疏曰青黑色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田第七賦第八雜田傳

第至三等○正義曰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

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

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 厥貢璆鐵銀鏤罍磬 玆又閩劬反馬同韋昭郭璞云

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疏傳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傾窳井反 疏傳曰沔○正

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麓屬也舍人曰麓謂毛屬也 疏傳曰

也熊羆狐狸織皮 宜反如熊而黃狸力疑反屬音雄 疏傳曰與織支連文必

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疏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

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 疏傳璆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

羊毛作衣孫炎曰毛麓為屬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疏傳曰

西傾 疏傳曰西傾 疏傳曰西傾 疏傳曰西傾 疏傳曰西傾 疏傳曰西傾 疏傳曰西傾

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

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西傾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

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得桓水也下入于

渭亂于河越沔而北入渭流曰亂河音謂帝疏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計行

而北入渭言入河之事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徐

炎曰橫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冀州西○雍於用反○雍州○傳西距至州乃

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

據黑水而後西河所言之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黑水王肅云西

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

近是河相對於西河千里而弱水既西至於黎黎水言既導至此言既西由地勢

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也○涇屬渭○屬速也水言既導至此言既西由地勢

如銳反音代疏相傳屬速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之蜀反納水又作內同

入也逮音代疏相傳屬速至於渭○正義曰屬謂相連屬之蜀反納水又作內同

亦則北為納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渭納知水北曰納言治涇水使入渭

六百里漆沮既從澧水攸同漆沮之水已從入渭澧水所同同疏於渭○正

扶風漆縣西闕駟十三州志云沮水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

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也地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東

南入渭也林荆岐既旅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直反岐傳曰洪水之時祭祀禮廢

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荆後岐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

南郡臨沮縣北彼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志三山名太一山秦記云南山名漢書地理

是荆州之荆也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志三山名太一山秦記云南山名漢書地理

山名漢書傳三山至相望○正義曰以荆岐單名此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

云垂山也傳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

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濕豬野

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原隰底績至于豬野濕豬野

地名言威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濕在武

皆致功威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隰釋地文地理志云豬野濕在武

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有次敘美馬之功○丕普悲反

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有次敘美馬之功○丕普悲反

險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櫛於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墩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

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定故云

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吳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

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賦第六

次敘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賦第六

人功疏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

少人功疏傳田第一至功少○正義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

尚書注疏六

十三中華書局聚

尚書注疏六

尚書注疏六

尚書注疏六

尚書注疏六

尚書注疏六

尚書注疏六

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致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

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關遠民居先定新

即爲此差亡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皆玉名琅玕音干而似玉○球音求琳韋音來金疏傳球琳至似珠○正義曰釋

反琅音郎玕音干山海經云岷崙山有琅玕樹疏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岷崙虛

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積石山在

河所經也沁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 疏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

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疏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

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泂河

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至于龍門西河也

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會于

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泂或誤爲洽此說禹行不說治水也會于

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 疏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

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織皮岷崙析支渠搜

西戎卽敘禹之功及戎狄也○崙音門反馬云岷崙之內羌髻之屬皆就次敘美

析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 疏傳織皮至戎狄也○正

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髻音謀又音毛西戎國名 疏義曰四國皆衣皮毛故

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岷崙也析支也渠搜也四國皆衣皮毛故

狄也末以西戎總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髻從

之此是羌髻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

河關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別有崑崙為山謂之崑崙山非河所出者亦以渠搜為一

或地名國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更說所治山川皆在雍州○導音道從首

起也岍音牽字又作岍山導岍及岐○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上而下條說

名一吳岳馬本作開山相連屬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也○因冀州

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數原舊說以為三條之說也故馬

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潘冢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

也岍與嶓冢言導岍西傾不言導岍者史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

雍州○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

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逾于河梁山

龍門○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壺口雷

首至于太岳三山在冀州○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

東近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

韋知父反又知女反○傳此三至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

底柱山名在河水中○傳此三至東行○正義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

太陽關東析城之西從底柱至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

王屋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也

尚書注疏六

百川經此衆山馬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

言恆山在常山剛反又滄音倉勝音升

北連延東北接石而滄海言山多不可勝名故以山

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

在壺口雷首大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大行恆澗滎

石之西傾朱圍鳥鼠之西傾朱圍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

等也西傾朱圍鳥鼠之西傾朱圍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

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隴西朱圍在天水冀縣南言在隴石

西郡之西是三者至于太華如首尾而東○華疏理傳志云太華在京北華陰縣

皆雍州之南山也至于太華如首尾而東○華疏理傳志云太華在京北華陰縣

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

故云鼠首尾而東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

相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或作別彼列反疏傳四山至

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南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

文以爲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

疏

以爲陪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皆爲治水

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導山本爲治水故云皆

先舉所施功於上而後導嶓冢至于荆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

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也導嶓冢至于荆山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

傳漾水至荆梁州○正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內方至于大別

藝是嶓冢在梁州也荆義曰下云嶓冢導漾梁州云岷嶓既內方至于大別

二山名在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州漢所經荆古傳文以爲內方經○正義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章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關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荆州界也

疏也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其下岷山導江梁州惟岷山是江所經在荆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湖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岷山是江所經在荆州

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揚州豫章界

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南今之人謂之為嶺東行連延過九江之水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岷山及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

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反馬云地或作**疏**導弱水○正義曰此下

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瀆江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

漢入於江故先漢後江其濟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言濟也

其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言與山連既繫於山不

同弱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

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

皆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其山者

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岷山發源甚遠豈至積石僅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傳合黎至沙○正義曰弱水得入合黎知合黎是水名顧氏云地說書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為名鄭玄亦以為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

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

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

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三流傳黑水至南海○正義曰地理志益

知水之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

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導河

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始於此其功處耳故言龍門

發于積石釋水云龍門底鑿山也其餘平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

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鑿山也其餘平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

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岷山虛色白李巡曰岷山虛山下地也

郭璞云發源高處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

東注蒲昌海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關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

為中國河郭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南至于華陰河自龍門南流

行東至于底柱底柱然在西號之界○見賢遍反號寡白反又東至于孟津

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東過洛納至于

○孟津如字洛北地名耳預云孟津河內陽縣南孟津也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

城謂孟為地各耳預云孟津河內陽縣南孟津也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

大伾洛水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〇伾本或作作伾音

北行〇正義曰洛水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一成伾

山再重〇英一重曰伾傳云再成曰伾與爾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

無此山也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脩武德

過降水至于大陸〇降如字鄭戶江反澤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以

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信都故得先過降水

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鄭以降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

共縣洪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北近降水也周時又北播為九河

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胸臆不可從也

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〇殺同為逆河入于海〇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〇入於

所界反溢字又作隘於賣反同為逆河入于海〇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〇入於

蒲元疏傳同合至敘之〇正義曰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

逆一大河納之於嶧冢導漾東流為漢〇漢水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漢水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〇二一五

三澁水名入漢大別南入于江觸山迴南入江○東匯澤為彭蠡匯迴也水東

澤○匯徐胡罪東為北江入于海澤遂為北江而入海疏傳自彭至入海云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為三江水遂為北江而入海鄭玄以為三江既入于復共

不入震澤也孔必知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州之西界今從彭蠡

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云三江既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

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

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

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江東南沱

反疏傳其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又東至于澧澧音禮

有澧陵縣其合黎得容乎水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

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乎水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

名過九江至于東陵荆州東陵地名疏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

非是別有東地北會于匯彭蠡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為疏傳地溢至彭蠡○
九江之水東地北會于匯彭蠡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為疏傳地溢至彭蠡○
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其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東為中江入于
而復合也鄭云東地北會于匯彭蠡也東溢分流又都其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東為中江入于
海有北有中疏傳有北有中江從丹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

從會稽毗陵導沈水東流為濟泉源為沈流去為濟在溫西**疏**傳泉源至平地

縣北入于海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

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

古之舊縣故入于河溢為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

計溫言之所**疏**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北陶丘再成其形陶丘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李巡曰再成

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蒗蒗澤水又東北會于汶汶濟與又北東入于海折之設反

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

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泗沂二**疏**傳與泗至入海

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導渭

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疏**鳥鼠同穴其鳥為鵠其鼠為鼯李

巡曰鵠鼯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鵠似鷄

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

尚書孔傳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北船司空縣入河

二水名亦曰洛水出**疏**傳漆沮至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沮不同矣此

馮翊北○翊與職反**疏**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

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太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

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疏**導洛

自熊耳之西陽東北會于澗灩會于河又東會于伊合於洛又東北入于河合

鞏之東○鞏恭勇九州攸同所同事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已可居○隩九山刊

反縣名屬河南郡**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九州名山與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

陟彼宜反槎任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

雅反障章尙反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

工喚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九州之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疏**道九州至中邦○正義曰昔堯遭洪水

總敘之矣九州所共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

旅祭之矣九州所共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

也其在言九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淵為隩

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

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不居也○傳九州至溢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

川澤者皆舉大言之無小皆刊榘決於此復更總之九山川九澤言九旅者往

前大山水祭禮廢已定位皆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

云奠高山大川但是定位皆已治也○山非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

蕩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障也○傳四海至化○正義曰禮諸侯之使無決溢詩

之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

之身朝天子也夷狄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風故知四

海謂四海之內即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

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

和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過水

○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為俱也洪水之時高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

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還復其壤墳墟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

塗泥是濕土性之異惟有壤墳墟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

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法至害除○正義

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土壤為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

人功修其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細分三品以為九等

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之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生以賜姓謂有德之

是中國故傳以九州言之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生以賜姓謂有德之

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錫土至朕行○正義曰此一經

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疏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

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相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

土為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

尚書注疏

六

疏

六

疏

六

疏

中華書局聚

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傳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

釋詰文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

有德之人于地天子以地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

蒙賜姓其人少矣此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者論語云上好禮其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遠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

德則民豈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遠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

道用此五百里甸服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疏○五百里甸服

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狎成五服之事甸侯綏

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恆職掌分定

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節綏要荒三節去京師稍遠近者供役故二

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節去京師稍遠近者供役故二

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

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內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三等也○傳規方至百

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千里以爲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郡玄

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納總之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稷曰總入

云服治田出穀稅也言甸百里賦納總之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稷曰總入

者主治田故服名甸也百里賦納總之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稷曰總入

下如字總音摠近附近之近疏傳甸服至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各

藁故老反供音恭詞音嗣疏傳甸服至國馬○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總各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銓栝禾穗與藁總皆送之故云二百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餼有禾此總是也二百

納銍。銍，刈謂禾穗也。○銍，珍也。疏傳，銍，刈謂禾穗也。正義曰：劉熙釋名云：銍，穫禾鐵

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三百里納秸服。稽，工八反。稟，去其穎音歎。疏傳，稟，稟

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三百里納秸服。稽，工八反。稟，去其穎音歎。疏傳，稟，稟

役於送穗，故為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稟，稟皆送則結服重於納銍，則乘近

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稟服，稟役者解經服字於此，言服明上下。四

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四百里，猶納稟，此常稟粟，別納非是。徒納稟也。疏傳，稟

百里粟五百里米。少倉者多。疏傳，所納至者多。○正義曰：直納粟米為少禾稟

遠輕而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疏傳，甸服至服事。○正義曰：侯稱晉

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侯，謂檢行險阻，伺侯盜賊。百里

此五百里主為斥侯，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百里

采侯服內之百里供。疏傳，侯服至主一。○正義曰：采訓為事，此百里之內，主供

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事而巳。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有常殊於不主一也。言邦者，三三諸侯。合三百里同為王者，事者，任受其役。此任

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三百里諸侯。合三百里同為王者，事者，任受其役。此任

尚書注疏 六

大中華書局聚

因以名服然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為各賓者據王三百里揆文教者文也度王

敬諸侯為名故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王三百里揆文教者文也度王

之三百里皆同○揆疏傳揆度至皆同○正義曰釋詁揆為度故雙言之必自揆

葵癸反度待洛反疏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揆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

是安服王不合上耳即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奮武衛疏傳安○正義曰

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

教外之三百里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而

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奮武衛天五百里要

服是安之驗也言服內諸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

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疏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要者約束之義

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稱上吉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三百里夷守平常之

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束之為要見其疎遠之義也三百里夷守平常之

而巳○馬二百里蔡○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

云夷易也二百里蔡○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曰蔡

里夷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五百里荒服要

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五百里荒服要

外之五百里疏傳要服至簡略○正義曰服名荒者王肅云政教荒忽因其故

言荒又簡略疏俗而治之傳言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蔡

也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疏傳其人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

縉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

之故傳言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筋慢

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

其荒服力役甸侯稅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役作其人

不賦其田事也其侯綏等所出稅賦各入本國則亦有納總納之差但此據

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東以文教則知已上皆

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惟有不

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又東兵武有事則征夷狄不於要

三百里耳奮武衛者要在國習學兵武始來不可委以兵武要

服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狄要東始來不可委以兵武要

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疏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

相距為方五千里服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流故云移也其俗流

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別二千五百里四相距為方五千里也賈

逵馬融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

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五千里相別為方五千里是

馬遷與孔意同王肅亦以為然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

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鄭玄

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

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不入未暇以征為事且其所以為服

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

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粟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

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里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

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里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

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

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

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加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

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數較是言經指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道有九

乃五服其地雖同王者革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

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王制云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

尚書注疏六

九

中華書局聚

九

九

九

山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東漸于海西被于流

言不盡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直遠反見賢遍反

沙朔南暨聲教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漸

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玄圭以彰顯之功也與音預朝直遠反見賢遍反

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

子威聲文教時來朝見是禹治水之功也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

入海也覆被是遠及之辭故為及也漸入至朝見○正義曰漸是沾濕故為入謂

皆其過之意也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

言其聞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

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

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

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

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以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六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六

古本作尚書卷第三古文尚書禹貢第一夏書孔氏傳宋板作尚書正義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任土作貢

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定其貢賦之差

古本定上有以字賦下無之字按有以字與疏合無之字恐非

深大其川

宋板作深其大川

取下供上之義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供作貢案供貢古通用字

浸壞民居

宋板闕本同毛本浸作漫

故言分布治之

宋板不重之字毛本次之字作也

冀州

唐石經別起一行每州皆然

傳堯所至至書

案至當作於毛本不誤

山南見曰

毛本曰作日是也

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纂傳橫作衡諸本皆作橫案衡橫古今字

錯雜古本史記集解下俱有也字按此與海物惟錯傳錯雜小異此以雜訛錯彼則二字平讀

此州入穀不貢宋板州作則盧文弼云則字非

豫州與冀州等一同案等當作第閩本明監本並誤

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纂傳河作阿是也下廣河同

相去其遠毛本其作甚是也

島夷皮服臧琳曰孔傳海曲謂之島正義曰孔讀鳥為島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據此知鄭

王本皆作鳥夷孔傳雖讀鳥為島然未改經字故正義本亦作鳥也史記夏本紀冀州作鳥夷揚州作鳥夷蓋因集解采孔傳後人遂私改漢書地理志冀州

揚州皆作鳥夷羣經音辨鳥部云鳥海曲也當老切書鳥夷是北宋孔傳尙作鳥字○按唐石經已作鳥

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浦鐘云碣石山漢志作大揭石山北平上有右字按疏引漢志多脫誤諸本皆然未可擅

改茲不悉校

還都白帝所知案知當作治閩本亦誤知毛本不誤

濟河間其氣專體性信謙宋板體上有質字毛本體作質

河南其性安舒厥性寬豫宋板閩本同毛本作其氣著密厥性安舒

在濟陰城縣西北 案上縣字當作陽毛本不誤

民居邱土 案土當作上閩本亦作土毛本不誤

而夾川兩大流之間 纂傳川作於按川字非也

與徐揚三州 纂傳三作二是也

賦正與九相當 古本九下有州字

是十三年而入州平 案三當作二閩本亦作三毛本不誤

盛之篚篚而貢焉 案篚篚當作筐篚疏同

得乘舟經達也 宋板同毛本經作徑

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纂傳海作涉與漢志合

岱畎絲枲 陸氏曰畎徐本作畎谷○按徐本蓋畎上無岱字畎下有谷字也傳曰畎谷也則徐本誤明矣○補釋文校勘記段玉裁云此處釋文不

可通不當一字為二字也當云徐本作剛谷也說文曰剛古文也畎小篆文也

言可耕 宋板此下有作也二字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陸氏曰漸本又作薪○按說文薪下云艸相薪包也从艸斬聲引書草木薪包薪包者積緻之貌僞孔以進長

釋薪而或改薪爲漸唐已前已如是

漸進長 進長二字史記集解倒按疏亦倒

謂之搏埴之工 監本同毛本搏作搏盧文弨云釋文元有兩音

出蠙珠及美魚 岳本無及字毛氏曰出蠙珠及美魚下多一字

達於河 諸本作河非也案說文荷字下水經濟水篇引並作達於荷古文尚書疏說云荷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荷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荷然後由荷入濟以達於河此徐之貢道也

北揚淮 案揚當作據毛本不誤

錢塘江也 岳本也上有浦陽江三字此誤脫也

今江入此澤 監本明監本同毛本作令牽所改是也

地泉濕 古本濕作温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閩本上錯上更有上字按所補是也

牙牡齒也 宋板杜作壯者 ○按壯字不誤說文士部曰壯大也壯齒謂齒不

凡爲織者 纂傳織作錦

當繼荊州乏無也 宋板同毛本乏作之

是沱為江之別名也 按當作是沱為江別之名也

直云水名 宋板直上有故字

在今蜀郡郫縣 岳本郫作郫案郫字誤也

潛蓋漢西出蟠冢 漢西二字纂傳倒是也

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掄山與江別而更流 纂傳自作出浦鐘云瀚誤掄

入太穴中 纂傳太作大是也

雲土夢作又 陸氏曰雲徐本作云沈栝筆談曰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又太

談所謂太宗乃宋太宗也胡拙明禹貢錐指乃以為唐太宗殆誤矣疏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作又則古本即唐世通行本耳至宋初監本始倒土夢二字蓋據漢書地理志不知史記夏本紀夢字亦在土下

此澤既大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大作土

水可為耕作畎畝之治 闕本同毛本水下有去字案有者是也

柁榦栝柏 陸氏曰榦本又作幹

尚書注疏 六 校勘記

三 中華書局聚

弓人取幹之道也 浦鏜云七誤也○按作七與攷工記合

陸璣毛詩義疏云 璣閩本作機後並同○按作機是也說詳爾雅校勘記

菁萋菁也 浦鏜云萋誤冀下同按浦校是也

江淮之間三茅脊以為藉 宋板閩本茅脊二字倒不誤

鄭云纁者 宋板纁上有染字

浮于江沱潛漢 陸氏曰江沱潛漢四水各本或作潛于漢非正義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

出宏農盧氏縣冢熊耳山 岳本冢作東冢字非也閩本亦誤

多而得各耳 浦鏜云多上脫但在河內四字從詩疏校

下者壚壚疏 岳本宋本纂傳同古本下有也毛本作下者墳壚許宗彥云傳末疏字今本誤為黑質白文○按史記集解孔安國曰壚疏也

壚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十行本不誤按九字乃陸氏音義非孔疏也今本既誤以傳末疏字為黑質白文遂於音義之首

妄加傳字閩本疏字雖已誤尚無傳字祇於壚上作圈蓋猶知其為音義也

沱山之石 案沱當作佗毛本不誤

浮于洛達于河 唐石經脫達于二字

隴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

宋板縣下有嶧字闕本纂傳無嶧字亦有縣字毛本縣作嶧案所改是也

是二者皆山名于江

闕本同毛本于上有沱出二字案所補是也

差復益小

宋板小作少

織金罽

古本作織皮金罽也○按史記集解金作今

胡人續羊毛作衣

盧文弨云續當本是續字

桓水自西傾山南行

各本皆同毛本自誤是○按段玉裁校本作桓水各自西傾山南行

皆云西距黑水

宋板同毛本距作據

涇屬渭泐

陸氏曰泐本又作內同

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

纂傳岍作筭案漢志作开師古注云开音苦見反

同之於渭

盧文弨云史記集解作同于渭也是

杜林以爲燉煌郡

宋板闕本纂傳同毛本燉作敦○按作敦煌與漢書地理志合唐人乃作燉見元和郡縣志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

浦鏜云未下疑脫平字許宗彥云未字當在禹下治上

石而似玉

闕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玉作珠萬歷本珠作玉毛氏本與古本板同按作玉誤也作珠與疏標目合初學記地部上琅玕石似珠

也注云出尚書注此作珠之證古本珠下有者也二字史記集解作石名而似珠者

太岳上黨西古本史記集解岳下有在字與疏合

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陸氏曰列本或作別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浦鐘云博陽漢志作博易師古曰博讀曰敷易古湯字朱長孺曰韻會敷古作敷隸作傳史世

家傳錫庶民漢文傳納以言是也博陽山字當作敷敷轉為傳傳轉為博耳○按此或刊本之誤傳中博字疑亦當作傳但陸氏不為音未可遽改

導弱水陸氏曰弱本或作瀨

傳合黎至沙毛本沙下有東字

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古本史記集解華下有陰字

北至東行古本岳本宋板史記集解纂傳至作而

山見水中若柱然纂傳柱上有底字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陸氏曰伾本又作岨○按段王裁云東京賦底柱輟流鏗以大伾善注引東過大伾此正釋文又作之本也

一成岨陸本明監本同毛本岨作伾

北過降水降蔡氏作洛按此與大異謨降水字同義異說文降水不遵道一曰下也然則禹謨降字可作洛此降字必不可作洛也唐石經宋書

石經亦俱作降知自古無作淦者

在大陸之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內作南

北近降水也

宋板北作此

至漢中東流為漢水

古本岳本流作行○按纂傳亦作流

分為三

史記集解三下有道字

遂為北江而入海

岳本入上有南字古本入海作入于海也按史記集解纂

山水同今變易

許宗彥曰同蓋古字誤案宗彥說得之下云是古今同之

又東至于澧

案澧史記漢書俱作醴鄭氏以醴為陵名亦不從水史記索隱曰騷人所歌灌余佩於醴浦明醴是水孔安國馬融解得其實又虞

喜志林以醴是江沅之別流而醴字作澧也據此則以醴為澧始於虞喜志林安國本作醴與馬鄭同耳

東池北會于匯

顧炎武曰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

都其北會為彭蠡

葛本正嘉本監本同毛本其作共案其字誤也又古本無

誤一也

濟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

宋板在作出

〇一二三三

荷澤之水 古本荷作荷

與泗沂二水合入海 葛本泗誤作四岳本合入海作合入于海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作合而入海按史記集解與今本同

鳥鼠共為雌雄 古本岳本宋板雌雄二字倒與史記集解合纂傳與今本同

漆沮二水名 按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縣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為一今作二水名誤也

沮水出北池直路縣 宋板同毛本池作地○按水經作地不作池

會同于京師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俱無于字

相與共治之 宋板無相字

祚四岳 毛本祚作胙案胙祚正俗字

去王城面五百里 古本里下有內字依史記集解增集解面作近閩本王誤至

百里賦納總 陸氏曰納本又作內音同

銓刈謂禾穗 古本作所銓刈謂禾穗也按所字依史記集解增

安服王者之政教 古本岳本宋板俱無之字與疏及史記集解合

役賓服當此綏服 毛本役作彼役字誤也

以文武侯衛為安 閩本明監本侯作教

稅微差簡 毛本微作徵案徵字是也

不服變來之也 宋板同毛本服作復案復字是也

至減太半 毛本太作大太字非也

使各有寰字 浦鐘云寰國語作寧按詩頌殷武正義亦作寰當舊本作寰字也

別有九里 毛本里作服案服字是也閩本亦誤

正義義曰考工記 案義曰二字複衍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六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甘誓第二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〇啓禹子嗣禹爲天

國爲無道者案京兆鄂縣卽有扈之國也甘有扈地名馬云疏〇啓與至甘誓

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鄂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疏〇正義曰夏

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〇傳夏啓至之罪〇正義曰孟

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

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卽天子位史記夏本紀解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

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甘誓名將戰先誓疏甘

〇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

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

誓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

尚書注疏七

中華書局聚

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天子六軍其將皆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命卿○將子匠反王曰

嗟六事之人各有軍事子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

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丑建寅三正也隋徒臥反天

用勦絕其命用其失道故勦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恭奉也言欲截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絕之○罰音伐左車左方主射右不攻于右汝不恭

命右車右勇力之士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用命執戈矛以退敵

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

義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予則孥戮汝及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

音奴累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差重其事故差漢而

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誓之言以勸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

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氣在車

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專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

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

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

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辭大戰〇傳各有至六

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軍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勅在軍之士步卒

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〇傳五行至亂帝〇正義曰五行者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

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德在木夏云德在火秋云德在金冬云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

德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可行也

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

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與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

丹朱舜禹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

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同姓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

似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

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

夏之同姓〇傳用其至滅之〇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解

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〇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

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〇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

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
 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土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
 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
 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
 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故馬
 不正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
 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總解之○傳天子至不專也○正義曰
 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天子至不專也○正義曰
 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
 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幸主車鄭女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朝
 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
 軍行被社轍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
 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
 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主殺則祖主陽主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所
 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統諸勳乃
 至太祖賞耳○傳孥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
 子也非但止每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
 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康失邦

啓子也盤于游田不恤民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

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
〇五子名字書傳無
〇太康至之啓

子太康以游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改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拒

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所拒

〇不得反國其第五人即啓之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弟

云太康五子之歌啓之五子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

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不可知

也〇傳啓之至名篇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

尸位以逸豫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〇滅厥德黎民咸貳君喪其德則

矣〇黎力兮乃盤遊無度盤樂游逸無法度〇盤步干改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反田獵過百日不還〇畋音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侯

計入國遂廢之〇羿五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御待也言從畋〇從

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〇太康至作歌

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

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游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

反致使母距於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己怨之志也

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

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正義曰

作文之勢當然也○傳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傳有窮至廢之○正義曰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

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

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

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

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

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南北洛在河南距太康

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

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

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總之直是其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謂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言人君當固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言能畏敬小民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懷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懷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為入上者

柰何不敬能敬則不驕在上疏其事一不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

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

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

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時當於是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

上常畏人為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〇傳皇君至失分〇可畏如是為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〇傳皇君至失分〇可

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

云子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小民也由能長敬小民故以衆心〇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長敬小民故以衆心〇正義曰

得衆心也〇傳三失至其微〇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〇傳十萬至懼甚〇正義

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懼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

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

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外作禽荒作色為也迷亂曰荒左傳作為至鳥獸〇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驍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

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獵則鳥獸並取故以禽為鳥獸也甘酒嗜音峻字彫牆市志反峻思俊反牆慈羊反獸於鹽反又於豔反有一于此未或不

亡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

傳陶唐至四方〇正義曰世本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二字或共為地

尚書注疏七

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致堯亡之道亂其法則法貽遺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也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

反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則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

業以取亡○覆碗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國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

芳服反供音恭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

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赫則皆有

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履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

典法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蕩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

子也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

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

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

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

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絲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為舉石

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解言石之關通權衡則度量者

有或無通使和平膠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

之使和平則官民皆定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

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言不禁障民得

取之以供器用器既云石為怪異入金不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

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曷何也言思而萬姓仇予將疇依仇怨也言當依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慚慚愧於仁人賢

反徐乃私反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

其五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

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姓皆共仇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

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慚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

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

〇傳仇怨至國乎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乎〇傳鬱陶至賢士〇正義曰

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〇傳鬱陶至賢士〇正義曰

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

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

能言心慚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慚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

音緬面善反差初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國之君受王命胤征罪曰征〇義和至

賣反又初佳反胤往征之胤征胤國之君受王命胤征罪曰征〇義和至

乙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涵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〇義和至

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

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於夏商是自古唐虞至三代世職不

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承太康之後於惟言荒酒

惰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

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

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惟仲康肇位四海康為天子○肇音兆胤侯

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王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酒迷亂不修其私邑以

捨胤后承王命徂征私邑往討之疏惟仲康至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

六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

住征之○傳非廢至天子○正義曰以非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

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非因夏民以代夏政則非於其後篡天子

之位仲康不能殺非必是非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非立之矣故云非廢太康

而立其弟仲康為太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

既衰政由非耳非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非既篡位寒泥殺之非滅夏后

相相子少康始滅泥復夏政計非泥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

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言非泥之專是馬遷

之說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誓勅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

疎矣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

安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修職

君臣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

俱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

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其或不

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疏**衆告于至常刑〇正義曰胤侯將征義和告于所部之

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

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君當

謹慎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

人之官以畏天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

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〇傳徵證至

安家〇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

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以謀之教

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言所以謀之教

安家〇傳言君至常法〇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

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

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〇傳道入至文教〇正義曰以執木鐸徇于

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

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

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適人不知其意蓋訓適為聚人而令之故此以爲名也

禮有金鐸木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周禮教鼓鐸人以金鐸通鼓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鐸於朝

〇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尙

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

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

職猶今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諫矣〇傳言百至大刑〇正義曰百官廢職

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

尚書注疏

七

六

中華書局聚

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沈亂于酒畔

宮離次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傲擾天紀遐棄厥司紀謂時日司所主

也○傲本又作侷亦作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警

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警

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誓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

也○嗇音色馳車馬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昏迷于天

馳走步曰走供音恭義和尸厥官罔聞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

象以干先王之誅蘭錯天象言昏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為政之典

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死無反不及時者殺無赦

救○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時則罪死無反不及時者殺無赦

不及謂曆象後天雖治其官苟有先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

後之差則無赦沈廢官乎○後胡豆反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

倒其奉上之德而沈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位次始亂天之

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日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

舍不得合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是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

之嗇夫馳聘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

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官而不聞知日食是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

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

先天時者殺無殺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况乎不知日食其罪

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己所以征也○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

倒謂人反倒也人當堅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人之反倒然言

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胤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

○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官離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

○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倣始

至所主○正義曰倣始遠皆釋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

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

○傳辰日是可辰是辰為日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

日月之會謂辰是辰為日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

及日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

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

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舍也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

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

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不

集於房星似太遲疾惟可見奢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宿為文以此知其

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
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書羣陰也此傳言
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
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
為責神日食五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
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樂管樂
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樂管樂
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聲
其餘則救日之特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
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畜夫之官禮云畜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
云畜夫蓋司空之屬也畜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畜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

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畜夫必是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
 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畜夫馳取幣
 禮天神庶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
 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
 為太陰之弓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陰之弓救日
 乎有伐鼓用幣朔日有食之左傳季平子曰惟正月朔隱未作日有食之於夏
 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
 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救○正義曰胤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
 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
 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
 先時者不得後天時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
 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均分各四十五日有餘也計
 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
 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
 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
 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闕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
 先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
 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將
 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如此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子欽承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
 涵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眾士同力王室尙弼子欽承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
 命用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也天

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括謂義

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師者皆無治〇殲于廉魁苦 舊染汗俗咸與惟新 言其餘人久染汗俗本無惡

回反脅虛業反帥色類反 烏故反汗辱之音烏臥反 鳴呼威克厥愛允濟 數能以威勝功 愛克厥威允罔

功濟以愛勝威無以 其爾眾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 疏 今予至戒哉〇

庶幾如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 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

戒之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

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汗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

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數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

有罪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

〇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

誅謂殺淫滔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

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于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〇傳山脊至

害玉〇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罔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岷山出玉言火逸害

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眦睡而害良善故為過惡

尚書注疏 七

八 中華書局聚

遷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反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商丘遷焉故曰從先

王居○亳旁各反徐作帝告釐沃之反沃徐為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

扶各反響苦毒反鄭之徒以為商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

書兩義並通疏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

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

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學舊居當

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

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勉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

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上立相上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

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

子報丙立報丙卒子壬立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

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

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

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

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

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

此篇若是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漢遷亳乃作

毫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并湯征與汝鳩汝方

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

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

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學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學帝學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學實

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

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

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

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

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師縣有湯亭漢書奇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

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伊尹塚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

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

西又育伊尹塚阜甫證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

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

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〇傳告來至皆亡〇正義曰

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湯征諸侯為夏方伯葛伯不祀湯

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魯也湯征諸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

始征之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

萬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

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

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

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遺之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作湯征義也亡伊尹去

劫而奪之不慢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作湯征義也亡伊尹去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鈞伐始於葛之事也作湯征義也亡伊尹去

亳適夏湯進於桀疏伊尹至於桀〇正義曰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

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

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

間也與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

此說殊與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故退還〇復扶又反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鳩

尚書注疏七

九中華書局聚

二人湯之賢臣疏傳鳩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作汝鳩汝方言
不期而會曰遇疏賢臣也
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七

尙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甘誓第二 夏書

夏啓嗣禹位

古本宋本位作立與疏同

故伐之

浦鐘云啓誤故

甘誓

明堂云

毛本同宋本云作位案位字是也

未知何故改也

闡本明監本同毛本故作時案時字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

古本威作畏

怠棄三正

唐石經棄作弃後並同

用其失道故

古本故下有也字

絕之也

闡本葛本同岳本毛本絕之作攻治

執戈矛以退敵

古本以上有爲字

御以正馬爲政

古本政下有者也二字

尙書

注疏

七 校勘記

十

中華書局聚

有功則賞祖主前 史記集解則作即

親祖嚴社之義 纂傳義作意

言恥累也 史記集解也作之

傳五行至亂帝 案帝當作常形近之譌傳文可證

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 闕本同毛本如作知案知字是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五子之歌

以其迷祖之訓 闕本明監本毛本迷作迷案迷字是也

盤樂遊逸無法度 古本重樂字

有窮后羿 古本后上有之字

御待也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待作侍正義同案侍字是也

一出十旬不反 宋本十上有而字

言雖不經以取信 浦鏜云以字上當有難字

甘酒嗜音峻字彫牆宋臨安石經彫作雕孫志祖云玉篇口部引作酣酒嗜音

則止稱之物宋本閩本同毛本止作所案所字是也

則官民皆定閩本明監本毛本定作足案足字是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按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嗚呼數辭也或嘉其美或傷其悲古文尙書悉爲於戲字今文尙書悉爲嗚呼字段玉裁云古今二字互譌以蔡邕石經殘字皆作於戲知之石經系今文也

雖悔可追陸氏曰雖如字或作睢〇按雖睢古蓋通用

姓皆其仇我閩本明監本毛本姓上有萬字案有者是也

允征第四 夏書

允征

奉辭罰罪曰征岳本葛本宋本閩本同按大禹謨奉辭伐罪宋本亦作罰

惟仲康肇位四海古本仲作中注同

掌王六師爲大司馬岳本宋本王作主古本作掌主也主六師爲大司馬也按當從之纂傳亦作掌王六師則其誤久矣

而立其弟仲康爲太子宋本太作天與注合

政由羿耳 宋本政上有故字

官衆衆官 古本岳本宋本上衆字作師與疏標目不合纂傳亦作官衆

百工之職 宋本職作賤按職字非也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 古本謂上有時字

殺無殺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殺字作赦案赦字是也

謂此聚會爲辰 閩本明監本同宋本無謂字毛本此作之

則是日月可知也 宋本閩本同毛本月作食

君南嚮北墉下 毛本墉作牖按北牖之牖諸經正義多誤作墉或又誤爲

山脊曰岡 宋本無曰字山井鼎曰無曰字爲是

或毗睚而害良善 宋本毗睚二字倒按宋本是也

告來居洽沃土 閩本葛本同岳本毛本洽作治案治字是也

湯使亳往爲之耕 閩本同毛本毫下有衆字案有者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七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陞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陞出其不意陞在河曲之南○相

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各文命王侯

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

未天子升音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湯誓 疏 伊尹至湯誓○正

醜惡志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陞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伊尹以夏政

伐桀必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

故文次言伊尹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

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

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

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羊腸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下向之故先言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陞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

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陞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迹

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

尚書注疏 八 中華書局聚

〇二五九

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

湯惟一誓武王有三〇傳地在至拒湯〇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

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

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朶湯詰曰王歸自克夏至于

亳三朶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

以爲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吳起言險以指安湯誓戒誓湯疏此湯誓〇正義曰

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

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乎謚言是也湯誓土衆湯誓〇正義曰

也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王曰格

記誓辭不言誓處誓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王曰格

爾衆庶悉聽朕言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湯稱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今爾有

衆汝曰我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改也言奪

反舍音捨廢也予惟聞汝衆言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

其曰夏罪其如台今汝其所聞之言〇復扶又反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臣桀君

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農功相率割夏之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

予及汝皆亡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凶德如此我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賚與也汝庶幾

汝爵賞〇罰音伐爾無不信朕不食言食盡其言爾不從誓言不用予則斃命

汝罔有攸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爾王曰至攸救〇正義曰商

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

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夏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

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

汝蠱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

之業而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

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實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

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

事農又相率爲割剝之政於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

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

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與汝

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

言爲虛僞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救勸

尚書注疏 八

一中華書局聚

既以周為號二代之湯則稱王矣是言湯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桀
 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君則文王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天子順天○正義
 曰稱舉釋言文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天子順天○正義
 宣三年左傳文○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復自稱也以此解衆
 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復自稱也以此解衆
 衆云汝言桀之罪如非誓言所述也○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我檣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非也○勞役又重斂其財賦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
 農時○正義曰上既駁之非道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合
 桀○正義曰上既駁之非道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合
 不肯每事順從也○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者民相謂之辭也○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了可喪言喪之難也○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民欲叛乃自比於○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徵以脅恐下民也○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僞也哀二五年○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乎然則言而五年○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雅訓食為偽也○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第罪不相及是古○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勿犯刑法耳不於○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或相緣坐恐其寶○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周禮云其奴男子○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奴請從坐而沒入○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衆云謂坐為盜賊○傳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
 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者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湯既勝夏欲

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之神禪時戰反應對之應創子為后土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

又音政句音鉤句龍共工之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

〇扈三篇皆亡疏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

敘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愆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象曰湯

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稱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

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有天子

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為法云厲山氏之有天子

也其子曰后土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

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與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

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湯既勝夏上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遷而

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上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遷而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愆德故革命創制

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

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

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

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遂討之○績子寂

反從才遂伐三饜俘厥寶玉○三饜國名築走保之今定陶也○築自安邑東入山

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饜傳三饜至寶之○正義曰湯伐三

○饜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饜知是國名逐築而伐其國知築

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奔

往之路築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饜湯緩追之不迫遂奔

南巢俘取釋詰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饜取其寶玉取其所以棄者也楚語云

玉足以庇嘉穀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云

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誼伯仲伯作典寶○常寶也亡○誼一篇言國之

以此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常寶也亡○誼一篇言國之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饜而還大坰地名○夏亥雅仲虺作誥○為湯左相

許亮反誥故報反○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古螢反○仲虺作誥○為湯左相

息亮反誥故報反○反坰故螢反徐欽螢反○古螢反○仲虺作誥○為湯左相

三饜故傳言自三饜而還不言歸自三饜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

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饜耳大坰地名未

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合為口實故仲虺

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

仲虺之誥〇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

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

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異黜

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

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

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〇傳仲虺至曰誥〇正義曰伯仲

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不可審知縱使是字

亦得謂之為名言是後之刑罰也左傳稱屈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

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

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成湯放桀于南巢

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成湯放桀于南巢

惟有慙德湯伐桀武功成故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
為口實天恐來世論道我放仲虺乃作誥陳義誥湯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情欲無君主則恣惟天生聰明時又言天生聰明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昏亂
不恤下民無救之危險若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言天與王勇智應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
陷泥墜火無救之危險若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言天與王勇智應纘禹舊服言天與王勇智應
服〇纘子管反應應對之應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〇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追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
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
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
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于下言託天以行虛於民乃桀之帝用不滅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天用桀無道

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

其衆言爲主也○臧作即反有徒衆無道之世肇我邦予有夏若粟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世始我商家國於夏

生苗若秕在粟○繁音煩必履被鋤○莠羊九反反○悲里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矧予之德音足聽聞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惟

王不○爾聲色不殖貨利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惟

之近行○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

用桀無道之故○不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也○傳式用爽明也○正

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德懋懋官功懋

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當用人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湯寬仁之德○德懋懋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

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怪惜○美湯之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

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日奚獨後予怨者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日僂子

后后来其蘇湯所往之民皆喜日待我君來其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善謂初征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闇則攻之

亂則取之有亡形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

亦乃葛伯仇餉〇正義日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

殺不負葛伯餉〇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所怒而妄

餉之則葛伯所殺也孟子稱湯使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所怒而妄

葛人報耳無以為乃復言毫人則違孟子之故傳指言殺餘不辨死何人毫人

序云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

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為味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

之〇傳弱則至正義〇正義日力少為弱不明為味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

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衰之亂事來服則制為已屬不厭則以兵

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

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

乃離日新○不懈怠工債反志疏修德日至乃離○正義曰易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

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

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

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

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王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

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王謂人莫

己若者亡之益多足人莫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固所以小○好呼報反專嗚呼慎

厥終惟其始慎終如其始○鮮克有終故戒殖有禮覆昏暴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

蒲報反字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既黜夏命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伐桀大疏義曰湯既黜夏王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

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王歸自克夏〇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

萬方誕大也〇以天命大義告萬方王歸自克夏〇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

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

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

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稱曰予惟皇上帝降

衷于下民皇上帝天〇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

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夏

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爾萬方百姓

懼其凶害弗忍荼毒懼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〇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

此葉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蝨人之蟲蛇也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

地無罪稱冤訴天〇冤紆元反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

惡譴寤之而桀不改〇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行天威謂誅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〇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

白牲用白今云玄牲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

用玄牲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牲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

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之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

經圖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丘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

牲即此是也孔注論語武成則堯曰之章其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

者為舜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適用用皇天大帝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述疏傳聿遂也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

列湯臣大賢惟散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

則聖極而賢次散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

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

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伊尹之為殘虐人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

命請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浮信也天信佑助下民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

允殖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音

洛疏天命至允殖也既除大惡義曰桀以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昔日

不保性命今日樂生矣序僭差也齊之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

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也齊之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言天使我輯安

家卿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謙以伐衆未得罪於天地疏傳此伐至衆心○正

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謙以伐衆未得罪於天地疏傳此伐至衆心○正

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

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

罪以否者謙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 凡我造邦無

從匪彝無即悞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悞慢也無從非常 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承守其常法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

不赦己罪以其疏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其爾萬方有罪在子

一人自表化 子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

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

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篇其疏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

篇亡疏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

篇之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

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二皆云十月有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
 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
 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
 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
 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
 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
 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
 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
 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伊訓作訓以教惟元祀十有二月
 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伊訓道太甲
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惟元祀
 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
 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
 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卒哭始名為祭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
 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宗廟者元祀即是初
 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
 小奠祠俱是享神之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
 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伊
 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踰月太甲即位踰年告也此奠
 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王祇見厥祖見賢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

官以三公攝冢宰○總音總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正

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

厥德罔有天災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疏傳先君至禳災○

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

啓及少康耳魯語云桀能師禹者也桀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

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暨鳥獸魚鼈咸若

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疏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

順○暨其器反驚必滅反疏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

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擊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

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

君為政皆順之明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

其餘無不順也疏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疏其

王誅討之疏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修德于毫○毫旁各反徐扶各反疏其

至自毫○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

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

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惟我商王布

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德以寬政代桀虐政今王嗣厥德罔

不在初言善惡之由無不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言立愛敬

親長則家國並化終疏立愛至四海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

治四海長丁丈反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威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

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長

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

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治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於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

從長以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

及幼耳順○疏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

扶弗反疏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

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居上克明言理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

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居上克明謂居上克明以理恕物照察下

情是能為下克忠事上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疏檢身若

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勑其身常如不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言湯操而無過以

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言仁及後世○疏哲本又作喆

爾必制官刑儆于有位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

謂巫風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

時謂淫風殉求也味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

同者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疎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〇遠于萬反注

位亡家之道〇愆去諸侯犯此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德義廢失

乾反喪如字又息浪邦君有一千身國必亡國亡之道

于蒙士謂邦君卿士則以爭友僕隸自匡正〇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領澹以墨蒙士例

乃結反隸疏曰敢有至蒙士〇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

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吹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

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聖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理之風俗也

貨色人所貪欲官其以義自飾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

為遊吹是謂淫澆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

此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

小但育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

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

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〇傳常舞至無政〇正義曰酣歌常舞

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為

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

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矧在女曰坐又居禮有

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

然言其無政也〇傳矧求至風俗〇正義曰矧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

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味謂食味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吹是遊與吹別

故為遊戲與吹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俗也〇傳狎侮至風俗〇正義曰侮

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風俗之旅葵云德威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

尚書注疏八

九中華書局聚

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類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繫其領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顛氏亦以為蒙謂蒙罰之士例者宜從下讀言此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言當敬身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洋洋美善等流例謂下士也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數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言甚明可法○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湯洋音羊徐音翔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爾惟德

罔小萬邦惟慶修德無小則天下反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為不德無大言墜失宗廟此伊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尹至忠之訓爾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修德以善無小德雖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進不善由至矣始與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肆命陳天命以徂后陳往古明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既立不明不用伊尹之禮伊尹放諸桐湯葬地也朝直遣反三年復歸于

亳思庸念常伊尹作太甲三篇疏太甲至三篇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

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

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〇傳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

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放已前

不明居喪之禮也〇傳湯葬至曰放〇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是湯葬地也舜放西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

云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

者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太甲以名篇故疏傳戒太甲故以名篇乙〇

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太甲以名篇故疏傳戒太甲故以名篇乙〇

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沃丁君爽以一德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

等皆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威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同故以

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威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同故以

稱伊訓故隨事立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之言不順伊尹惟嗣至阿衡以

尚書注疏

八

十

中華書局聚

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常日在之諛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故諛

音是說文理疏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諛與是古今之字也祇巨支反疏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日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遠于萬

反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其身撫安天下○監工暫反惟尹躬克左右

厥辟宅師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疏惟伊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

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肆嗣王

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伊尹乃

言曰先王味爽丕顯坐以待旦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味音妹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訓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無越厥命以自覆越墜失也無失亡

自顛覆○越于月反本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若虞機張往省括

又作粵履芳服反注同

千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則中〇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

洛反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則

我喜悅〇懌音亦歎疏伊尹又言曰先王以味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伊

則坐以待旦明則行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

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

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儉為德而謹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

為政之警若以弩射也準令其儉為德而謹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

度則釋之使當於民而射也準令其儉為德而謹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

夙夜思之使當於民而射也準令其儉為德而謹守之惟思其長世之謀

窮也〇傳爽顯至此惟我〇以此喜悅昭七年左傳云是言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爽

顯也〇傳爽顯至此惟我〇以此喜悅昭七年左傳云是言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爽

言先王身之勤也〇於夜味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

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育美士為人所言道也〇傳機弩至則中〇正義也

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

括發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王未克變脫伊尹至忠所以進伊尹曰茲乃不義習

尚書注疏 八

十一中華書局聚

與性成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

迷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疏伊尹至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詞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當

此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

之○傳狎近至怪之○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近

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己不順使王改

悔為王徂桐宮居憂往入桐宮○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

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克終允德言能思念其德 祖終其信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冕冠也踰月即疏惟三至于亳○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

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始

於十二月朔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嗥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嗥嗥是殷之祭冠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太甲中第六

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皐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

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衽而小祥又衽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

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縗是月禫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舉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

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無能相匡故須君后非民罔以辟四方須民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躬其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疏傳速召至其身

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於外有欲

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自作災遣逃也言天災可避

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反道胡疏傳孽災至可逃〇正義曰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

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售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道逃也釋言文煇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遠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

尚書注疏八

十二中華書局聚

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

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

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言己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伊尹

拜手稽首拜手首**疏**曰傳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

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

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

皆先為拜手乃復申頭以至於地至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

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

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拜以下者之拜拜與尸

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

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相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

明君乃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俛我后后來無罰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

反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

無罰於我言羨慕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

湯德忻戴之也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

茂音奉先思孝接下思恭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以明視

當至聽德〇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聽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聽聽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朕承王之休無斃王所行如此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災無斃〇斃音亦厭於豔反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疏伊尹申誥于

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

神當以誠信亦準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

神相配而為文也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以民所歸無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

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亂〇治直

吏反注與治同道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疏〇傳言安至所法

則興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言安危在所任疏〇傳言安至所法

賢不與佞治亂在於法耳言安危在所任疏〇傳言安至所法

機慎其所與治亂之疏耳傳因文重故言明王明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

懋敬厥德克配上帝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也

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

終致無輕民事惟難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言當常自危慎終于始

於始慮終慎終于始○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

逆于汝心必求諸道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以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也

順汝心必以非道鳴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胡何貞正也

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疏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

此言勸王為善弗慮非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育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

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育所成則知心所念是

為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君

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成功不為之極以安之疏傳

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功

其君不堪所求或育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臣有欲

不也伊尹告君而言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邦其永

孚于休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〇二八五

伊尹作咸有一德之君臣皆有一德於伊尹作咸有一德而退恐太甲不純歸

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有一德之臣經云任官

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使善信用臣也君臣純一欲令太甲而復咸有一

惟賢材左右惟一人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而復咸有一

之是伊尹有純一人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而復咸有一

德即政之後恐其**疏**戒咸有一德敎其作戒之由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

之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與愚者敗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不為一監不周物志既少決固不復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曰終始一經云德乃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三則為一德也

為戒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選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告老歸邑**疏**伊尹至三故專

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復歸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

陳言戒王於德以尹德戒王也太甲既歸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

知君與云在下云今嗣王若保厥命則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

也君與云在下云今嗣王若保厥命則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

相如成王之卒無怨色則伊尹也相傳告老至以尹此時將欲告歸私邑以自安將離

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

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

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沃丁始卒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時

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

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為即位於六年與此經相違馬

過反善伊尹乃迎而受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於六年與此經相違馬

遷之說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

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

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

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才則不能伊尹

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

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

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蓋當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故難

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反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疏九有

○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

此言凡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

湯伐而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

兼之

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眷求一德俾作神主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疏傳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

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

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

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閉緯候始起假託鬼以有九有之師爰

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革夏正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商而王

以下同或如字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以力求民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二三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惡則凶是

差德是在德〇僭于念反惟吉至在德〇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

之災是在德〇僭于念反惟吉至在德〇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

事指一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

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

至故言天降其實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其命王命新終始惟一時乃日

吉凶亦天降也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〇行下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任之非賢材不可任左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私任非其人〇為上

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言臣奉私任非其人〇為上

于偽反下為民同為德〇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乃輕之

字下為下同徐皆于偽反〇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乃輕之

〇易以命今嗣王至惟一〇正義曰上既言終始所行惟常如一今新始服其王

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
 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成王勿懈
 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新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
 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
 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
 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
 是也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貞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非其人字不
 命之文以忠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順下謂奉
 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順下謂奉
 順以為臣下解經為善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
 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德無常
 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德無常
 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
 師主善為師德非一方以善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
 哉王言故曰大言又曰一哉王心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王言為
 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鳴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
 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烝之丞反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七廟有
 德之王則為祖宗其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可知○長丁丈反疏嗚呼至御政○
 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可知○長丁丈反疏嗚呼至御政○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明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
 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尚爾況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
 能使其整齊可以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
 ○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

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云萬夫之長可以觀

政所謂觀其萬夫之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

穀耳所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

昭廟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穆廟考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鄭玄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前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

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此周制

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此昭

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

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

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喪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配也

并高祖已下文共爲三昭三穆耳喪禮小記云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配也

故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爲受命之王是初基之高

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

也或可庶子初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事君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之人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疏無自至厥功〇正義曰

力人君所以成〇狹戶夾反盡徐子忍反注同疏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

小虛心待物凡爲人主無得爲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疏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

情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不得下沃丁既葬伊尹于亳老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

則如是不肯親上在不得下沃丁既葬伊尹于亳老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

尚書注疏

八

夫

中華書局聚

毒反徐咎單遂訓伊尹事功德之所行作沃丁此篇以戒也亡疏沃丁至作沃

於毒反殷王名也沃丁既葬伊尹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伊尹卒是三公上篇言

義曰世本紀皆云三公禮葬皇甫謚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

其告歸知致仕終以三公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喪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

大霧三日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

伊陟相大戊伊陟反伊尹子太戊馬太子子陟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妖

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

坐咸馬云巫男巫巫伊陟至四篇二木共生于朝朝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

也咸咸殷之巫也善伊陟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使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

妖須治理之故各篇為咸也伊陟先告太戊而後告太戊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而懼先共議論而後

崩弟○正義曰崩第太戊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

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微

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餘

本紀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

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昌劉向算說云肅敬也內曰恭

外曰不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

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

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

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

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〇傳贊告至臣各〇正義曰

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爽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

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爽咸子又稱賢父子

並為大言必不世作巫太戊贊于伊陟過自新作伊陟原命陟三篇皆亡伊

官故孔言巫氏是也〇正義曰伊陟亦告伊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

太戊至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

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伊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

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仲丁遷于囂〇囂五羔反〇仲丁遷于囂

以原命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仲丁遷于囂〇囂五羔反〇仲丁遷于囂

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各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

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實甲三字句長不

言于其實亦是俱于相也囂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

尚書注疏八

中書局聚

珍傲宋版印

向人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於相類故孔為此解謂
 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於相類故孔為此解謂
 非既毀乃遷且置甲居於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毫言相耿四處
 而巳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云一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本紀云祖乙遷
 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祖乙又相居耿而為水所毀於殷是修德以禦
 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
 仲丁復甲下育盤庚皆為遷事作述其遷意此若遷於殷者蓋祖乙見義
 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見義
 耿遷于奄盤庚自奄遷于殷毫叢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
 也信作祖乙亡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八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臣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八 宋板同古本作尚書卷第四古文尚書湯誓第一商書孔氏傳

湯誓第一 按匡謬正俗卷二引商書湯誓曰予則孛湯汝蓋古文尚書誓作斷也 商書

伊尹以夏政醜惡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醜作配誤

爲出不意故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出下有其字

戒誓湯士衆 古本岳本宋本湯作其纂傳亦作湯

而割正夏 按段玉裁云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按傳不言於夏邑則各本夏字濫也正義云爲割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

經意耳史記殷本紀云舍我嗇事而割政裴駢引孔安國曰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蓋今古文尚書皆無夏字後人據正義妄增之非也

正改也 葛本同閩本初亦作改後改作政案政字是也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按史記集解引此桀下有之字罪下有而字文義較明

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按史記集解引此作桀之君臣相率遏止衆力使不

得事農蓋驪恬傳意非原文也

予則孛戮汝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戮作翬蓋亦古文尚書也

多有夏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夏作大案大字是也

君其可喪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君作若案若字是也

再言所以積桀之非也 閩本同毛本非作罪

所以比於日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宋本比下有桀字案有者是也

變置社稷 按史記集解引此傳變上有欲字浦鐘校從之似可不必蓋改正易服變置社稷其事相因疏言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是也非更

端之詞又据疏說湯已變稷唯社未遷明不得有欲字

然而旱乾水益 閩本益初作益後加水毛本作溢

故更致社稷 宋本同毛本致作置盧文昭云可通用

大崩曰敗績 古本崩下有壞字

從謂遂討之 古本岳本宋本遂作逐纂傳亦作遂岳本攷證云逐字正釋從字之義即春秋左氏傳晉師從齊師意也

誼伯仲伯作典寶 陸氏曰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使錄其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使作史案史字是也

自簡賢輔勢

閩本明監本毛本輔作附案附字是也

康誥召誥之類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康作湯

一字足以爲文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一作二

謂於會之所

浦鐘云會下當脫同字

肇我邦予有夏

各本子作于案予字誤也

惟王不邇聲色

按篇題疏引此句不作弗與古本合

曰倏予后

古本予作我

湯誥第三

商書

皇天

閩本葛本同毛本天作大

則唯爲君之道

按前疏引此句惟作是

夏王滅德作威

古本威作畏下明威同

懼其凶害

古本害作虐

而桀不改

古本作而桀不改政也纂傳作而桀終不改

不敢赦 唐石經不作弗

用元壯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壯作牡案牡字是也

浮信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浮作孚案浮字誤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愒淫 古本無並作亡下無以爾萬方同

承大美道 閩本明監本毛本大作天案大字誤也

朕弗敢蔽 古本蔽作弊

乃亦有終 本古亦作元山井鼎曰元古其字○按亦與元形相似而誤當作亦

伊訓第四 商書

是特設祀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祀作祠下特設祀禮同

杼能師禹者也 盧文弨云師國語作帥

朕哉自毫 石經補缺哉誤作載

終治四海 葛本同各本治作洽案洽字是也疏乃洽于四海同

今緣親以及疎 閩本明監本毛本今作令按令字是也

敢有殉于貨色按一切經音義卷一云尙書殉于貨色注云殉于求也凡元應所引尙書注不出姓名者皆孔傳也其經文當亦據孔本此經殉字古文蓋作殉今文則作殉當以殉為正傳云殉求也宜改作殉于求也

昧求財貨美色岳本纂傳昧作敢按敢字固與經相應然疏云昧求謂貪昧以求之則疏自作昧

親此頑愚幼童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但有一於身宋本同各本身下有者字

謂貪昧以求之按六經正誤引此文貪作昏致疏上云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此云貪昧以求與上貪求相應貪者必昧故曰

貪昧似不當作昏

則天下賚慶按釋文云賚力代反是陸氏本作賚也疏云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是孔氏本作賴也似當以賴為正賴慶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若作賚慶則費解矣

太甲上第五 商書

此至放桐之時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按今本皆以此兩句為一節下文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兩句為一節以傳攸行之此節傳云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

子止於孝專釋止字之義至下傳乃云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數美無窮似當以欽厥止一句為一節率乃祖攸行合下兩句為一節然疏云王

又嘗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其分節蓋已同
今本矣

萬世有辭 古本辭作畀

使此近先王 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此作比案比字是也

必當改悔為善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悔作過

太甲中第六 商書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作烈祖亦沿蔡沈集傳案孔安國傳視其祖而行之其訓厥也○按纂傳已從蔡傳作烈矣

則我承王之災無斃 各本災作美案美字是也古本出本宋本纂傳斃作厭釋文有厭於豔反

太甲下第七 商書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唐石經初刻有后字後磨改祇作惟明明

言湯推是終始所與之難 閩本明監本毛本推作惟案惟字是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經稱尹躬及湯有一德 宋本湯下有咸字是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 古本厥作其下常厥德同按古本多以其為厥亦有以厥為其者後亦不悉校

此至沃丁始卒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此作比

伊尹乃迎而受之政 閩本同毛本受作授案當作授

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石經考文提要云亦沿蔡沈集傳因上命靡常而誤

九有諸侯 古本下有也字按此增也字亦可傳意九有猶言諸侯也疏云謂九州所有之諸侯此又申釋傳義耳

任官惟賢材 浦鏜云材今本作才

謂卑順以為臣下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臣下作下下

訓以善道訓助下民 宋本上訓字作謂按訓字非也

此又觀王修德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觀作勸案勸字是也下觀王重使為善政也同

論七廟諸多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諸作者案諸字誤也

其文見於記傳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傳下有者字

無得為廣大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得下有自字

晉文請遂 閩本同毛本遂作隧案隧字是也

使錄其事 各本使作史

兩手搯之曰揚

閩本明監本毛本揚作拱案拱字是也

時則有青眚之祥

宋本之作青下同案作青與五行志合

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浦鐘云者誤七書傳重譯而朝者六國說苑作七國家語作十有六國疑六與七近之○

按恐仍當以七十六國為是

書傳脫七十二字說苑脫十六二字耳然者字似不可省姑存浦說俟考

三篇皆亡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三作二案二字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八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胥相也民

胥嗟憂愁相與怨上〇盤本又作般步干反治直吏反〇正義曰商自成湯以來

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漢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

而治於亳之殷治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

詰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〇疏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語

五邦故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上

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二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

奄遷于殷殷之別名則亳殷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

亳南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

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毫字摩滅容或為宅壁內之書

為說耳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

丁祖乙亦是遷都序無居民怨之此獨有怨者盤庚祖乙之曾孫也祖乙遷都

於此至今多歷年世民居已久戀舊情深前王三徙誥令則行曉諭之易故無

此言此則民怨之深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此獨後奢修踰禮土地迫近

誘之難也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此獨後奢修踰禮土地迫近

山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陽甲宮室奢修下民居

淫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修鄭玄既言君奢

祖辛已來民皆奢修故盤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修鄭玄既言君奢

民言民奢王肅謂君奢皇甫諡專謂民奢言君奢者以天子宮室奢修遷都改

制以寬之富民戀舊故違上極傳云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修之語惟下篇云

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傳云不欲遷也案檢孔傳無奢修之語惟下篇云

之極孔蓋以地名勢洿下又久居水變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

奢後也此以君名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

得專輒也盤庚子不言盤庚何非但錄其詩也取其徒而立云祖乙曾孫祖丁之

謬妄也盤庚子不言盤庚何非但錄其詩也取其徒而立云祖乙曾孫祖丁之

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既遷後事上篇解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

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辭也顯篇不曰盤庚辭復益肅云取其徒而立云祖乙曾孫祖丁之

故但以盤庚之名然仲丁祖乙河書等皆以王名篇則是史意異耳未必見

他義○傳殷實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故桓六年左傳云崩於此始

以諱事神殷時實未諱君名故以王名篇也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於此始

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於此始

立殷復衰百姓思遷繼湯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玄為湯玄孫七世也

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子門甲立崩

第祖丁立崩門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第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

祖辛生祖丁祖丁盤庚遷于殷別名民不適有居之殷有邑居率籲眾感出矢

言籲和也率與愛之人出正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

我民無盡劉無殺也所以選此重我民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

如我所行○稽工兮反台音怡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

遷輒遷○恪苦各反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毫囂相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將斷絕汝命○斷又音短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先王之業乎○從才容反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

有用生蘖哉○蘖五達反本又作枿馬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此新邑不可

云顛木而肆生曰枿音赴又步北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於此新邑不可

不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底我徒欲如此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予欲

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眾憂之人出正直

之言以曉告曰我先王初居此者從舊都來於是宅於此地所以遷於此者為

重我民無欲盡殺故先王以久居墊隘不遷則死見下民不能相匡正以生故

謀而來徙以徙為善未敢專決又考卜於龜以徙既獲吉兆乃曰其如我所行

欲徙之吉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尚不常安可徙則徙不

常其邑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矣天

尚書注疏九 一 中華書局聚

將絕命尚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王之基業乎我往遷都更求昌威若顛
 之木有用生哉人衰更求王不從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民我徒欲如
 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遷往新都先毫後殷名也中篇云殷是毫內之別名鄭
 亦絕我殷王之命復云正義曰此序先毫後殷名也中篇云殷是毫內之別名鄭
 文也○傳毫之別名○正義曰此序先毫後殷名也中篇云殷是毫內之別名鄭
 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
 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
 殷商頌云毫翼大各故殷社謂之毫也鄭雅云殷為商之族咨汝殷
 是兼稱之也毫翼大各故殷社謂之毫也鄭雅云殷為商之族咨汝殷
 為梁國穀熟縣或濟陰毫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
 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之不知誰是○傳適之至邑居○正義
 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義曰顧即裕也是寬裕故為正直之言○傳我王至於此
 ○正義曰孔祖乙圮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不可行化王化
 此謂耿也○傳劉殺乙圮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不可行化王化
 不行○正義曰劉殺乙圮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不可行化王化
 匡正○正義曰劉殺乙圮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不可行化王化
 輒遷○正義曰劉殺乙圮於地○正義曰劉殺今盤庚自欲遷于殷不可行化王化
 也先王有所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
 天命如有所行謂有典法言能敬順天命即是有所服也盤庚言先王敬順
 不遷也○傳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毫為
 五邦鄭注皆云湯遷至國都○正義曰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往居毫為
 先王遷都不得遠居毫之前充此數也○傳言今至藥哉○正義曰釋詁云
 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晉衛之問曰枿是言木死顛仆其根更

生藥哉此都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

正法度正其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下如字度如故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

有故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疏意今復並戒臣民盤庚先教於民云

汝等當用汝在位之命用舊常故事正其法度欲令民徙從其臣言也民從上

命卽是常事法度也又戒臣曰汝等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〇傳

數教至朝臣〇正義曰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數千大胥贊之籥師歌戈籥師丞

贊之彼並是教舞千戈知數爲教也小民等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

之下勿抑塞伏絕之鄭玄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王命衆悉至于庭〇疏衆

羣臣以下〇正義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

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故知衆悉至王庭是羣

臣以下謂及下民也民不欲徙由臣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法告汝以汝猷黜

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法告汝以汝猷黜

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違上之傲五報反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

久成人共治其疏傳先王〇正義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指斥者皆謂成

政〇任而燬反其疏湯已來諸貴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言古

我先王適于山者乃謂遷都之王仲丁祖乙之等也此言先王謂先世王播告

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之先不言先省文也王播告

之脩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脩之政不匿疏傳王布至其指〇正義曰上句

告之脩當謂告臣耳傳言布告人者以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

下云民用丕變是必告臣亦又告民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敬其政

尚書注疏九

教無有逸豫之言。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

民用大變。從化。言。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

所訟言何謂。聒聒自用之意。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善自用之意。

也。此傳以聒聒為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起信險膚者言發起

言無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欲使非廢此德。但

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非予至觀火。○正義曰：言先王敬其教。民用大變。我

如視火。○惕他歷反。命汝汝不肯徙。非我自廢此不欽之德。惟汝之所

含德甚惡。不懼我一人故耳。汝含藏此意。謂我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

不知我見汝情。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

過。○拙之劣反。不自逸。過至汝過。○正義曰：逸過釋言。文我若以威加汝。汝

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素亂

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疏傳：素亂至有福。○正義

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素音問。徐音文。疏曰：素是絲亂。故為亂也。

稼穡相對。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是秋收之名。得。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

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臣至于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

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於田畝則黍

稷無所有。○昏馬同本。或作馭音敏。爾雅：昏馭皆訓強。故兩存。越本又作粍音

曰干也強疏夜傳戎大至所有〇正義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詰文務炎曰昏夙

為散訓為勉也與孔遠不同傳云言不欲徒則是早晩也不強於遠近其意言不徒

獲以喻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昏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疏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

汝自生毒疏責公卿不能和喻獨云百姓則知百姓是百官也百姓既百官

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乃敗禍姦宄以自

災于厥身疏言汝先以自災之道〇允音軌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疏傳羣臣

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〇奉爭勇反注同恫勅動反又音通痛也疏至所及

〇正義曰羣臣是民之師長當倡民為善羣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

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疏言儉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

〇相時相息亮反馬云視王徐息羊反檢息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

廉反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徐七漸反疏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

于衆疏曷何也責其不請告上而相恐欲以浮言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

可撲滅疏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紹反嚮竹亮反撲音卜反近前近之〇燎則惟汝

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疏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

如小民我視彼檢利小民猶尚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故以

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况我為天子制汝短長之命滅恩甚大汝不相教

從我乃是汝不如小民汝若不欲徙何於衆人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華之言

乃語民云國不可徙我恐汝不可嚮近其衆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

行若似火之燎於原野炎熾不可嚮近其衆自為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

也○傳曷何至禍害○正義曰曷何同音故曷為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

不徒更無益我恐汝自取沈溺於衆人非謀所致也○傳我刑至所致○正

義曰我刑戮汝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傳我刑至所致○正

徙者非善謀也由此而被刑戮是汝自為非謀所致也○傳我刑至所致○正

舊器非求舊惟新遲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馬云古老成人○古我先王

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法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世

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茲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所以天子錄汝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烝反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遲任至非德

遷則遷是先王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

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貴舊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

耳其意言選都是善道當念從我言也○傳告汝至乃善○正義曰此傳惟順
 經文不言喻意鄭玄云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
 必中心然後發之為政之道亦如是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之言是侮老
 以己心度之可施於彼然後出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
 之○不侮則孤幼受害是弱易○疏傳不用至易之○正義曰老謂見其年老謂其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老成人之言云可從不用其言是侮老之
 也○不徒則水泉鹹鹵孤幼受害不念其害則卑弱輕易之也各長于厥居勉
 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長丁丈反○疏傳盤庚至之
 於時羣臣難毀其居宅惟見目前之利不思長久之計其臣非一謀○正義曰
 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處勉盡心○長丁丈反○疏傳盤庚至之
 是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
 去起疏無有至厥善○正義曰此即遷徙之謀也言我至新都撫養在下無有
 呂反疏遠之與近必當待之如一用刑殺之罪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
 其行善而有過罪以懲之使民不犯非法死刑不用是伐去其死道用照察之德彰明
 言止而不復行用也○有善者人主以昭察之德加賞祿以明之使競慕為善是
 彰其善也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有善乃可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
 刑下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用
 故以德言賞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不臧惟予
 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邦之臧惟汝眾○有善則眾臣之功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失己之義○已失政之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致我誠自今至于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疏曰度乃口○正義
 口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疏曰度乃口○正義

傳言以法度 居汝口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不從我謀罰及汝 身雖悔可外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此南渡河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話善言民不循

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話胡快反馬云告也咸造勿褻在王庭皆至也

無褻慢造士報反注同馬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盤庚至厥民正義

北欲遷向河南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誓言以告曉民之不備教者

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鄭玄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

言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曰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從教必發善言告之故以話為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鳴呼古我前后罔

不惟民之承言我先世賢君無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與憂行君令浮行

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疏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安民而憂之故

皆行天時鮮息淺反疏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使君安民而憂之故

為臣不憂行君令也疏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

王不思想故**疏**傳我般至行徙○正義曰遷徙者止為邑居墊隘水泉鹹鹵非為

居而行徙**疏**避天災也此傳以虐為災懷為思言影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

思故居而行徙者以天時人事終是相將邑居不可行化必也**厥**攸作視民利

天降之災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斷命即是天降災將**厥**攸作視民利

用遷其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古后先王之聞謂遷承汝俾汝惟喜

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

反比毗志反徐扶志反注及下同**疏**承汝至子罰○正義曰先王為政惟民之

共羣用反令力呈反近附近之近承今我亦法先王故承安汝使汝徙惟與

喜安樂皆與汝比之非謂汝有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言我

咎惡而徙汝令比近於殃罰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言我

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疏**予若至厥志○正義曰盤庚言我順於道理和

其志而徙之○籲羊戍反從**疏**汝衆歸懷此新邑者非直為我王家亦惟利

汝衆故為此大從我本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

志而遷徙不有疑也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所

不順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勤予一人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爾

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

馬云獨也沈直疏爾忱至曷廖〇正義曰盤庚責其臣民汝等不用徙者由汝

林反廖勅留反疏忠誠不能屬逮於古賢苟不欲徙惟相與沈溺於衆不欲徙

之於言不其有考驗於先王遷徙之事汝既不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不

考於古及其禍至乃自忿怒何所廖差也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不

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疏汝誕勸憂〇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

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疏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徙則憂來衆是自

勸勵以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久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疏〇正義曰願

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久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疏〇正義曰願

氏云責羣臣汝今日其且有今目前之小利無他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日久長之計患禍將至汝何得久生在在上也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我自臭敗〇穢於廢反是疏當從我無得起為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

以自恐人倚乃身迂乃心〇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〇乃心〇

臭也〇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

汝益不用徙也〇傳言汝至迂僻〇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

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為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誤故言此也以予迂續乃命于

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為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為僻也以予迂續乃命于

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迂養汝衆〇迂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脅虛業反

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

汝乎遷都惟用奉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湯大能進

養汝衆臣民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湯大能進

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疏予念至爾然〇正義曰我念我先神后

反先人〇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疏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

汝與先人○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

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

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也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

勞之勞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閱其勤勞而

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重直勇反又直恭反 汝萬民乃

曷虐朕民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重直勇反又直恭反 汝萬民乃

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謀 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罔能迪 湯有明德在天見

無道言疏己也我所以必須徙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

徒而成湯必忿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

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

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

進故以生為進王肅亦然進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

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徒是我先后綏乃

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父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汝死〇斷丁汝

疏古者至乃死〇正義曰又責羣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父與之

反我非我令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爲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惟汝祖父亦不祐

不救汝死言汝流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〇傳勞之共治

民也〇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人勞汝祖父是勞之共治

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爲殘害之義故爲殘也先人愛勞汝祖父而殘民之心而

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爲也汝今共爲我養民之官而不及湯世而云父者

與祖連茲子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

忍盡子乃祖先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大汝乃告祖見汝貪〇治直吏

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〇告工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乃告祖開道湯大刑於

號反我以高茲子至弗祥〇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

之義以疏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祖父其位與祖父同死乃更請與

異不念忠誠但念具刑於我子孫以言其貪而不忠也高后故先祖父大乃汝如此大

乃告我高后曰爲大刑於我子孫以言其貪而不忠也高后故先祖父大乃汝如此大

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

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賣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也○傳言汝至之罪○正義曰上言言成

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救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從己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以

違父祖為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勸之不忠

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無胥絕遠之無相與絕遠

廢之○違于萬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分

扶問反又乃有不吉不迪○不善不道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

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子茲新邑○劓割言

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劓魚器往哉生生

反徐吾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歧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往哉生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汝自今以往進於善我乃以疏○義曰呼至乃家○正

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歎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其難也事既不易

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羣臣臣分輩相與

〇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已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〇傳頹隕是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
 顛為隕越遺落為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
 弗敢失墜隕越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
 奪之謂逢人即劫劫為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兇是劫奪
 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宄也〇傳剗剗至新邑〇正義曰五刑截鼻為剗故剗
 為剗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剗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得
 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
 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長常法而言于此新
 邑言己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清〇傳自今至稱家〇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
 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
 立汝家也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〇奠田薦反朝直遠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

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戡怠勉立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

官以告志〇腎時戡怠勉立大教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故禁

忍反腸徐待良反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其後今我不罪汝汝

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疏盤庚至一人〇正義曰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
 言〇比毗志反讒任滅反疏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

慮於其所之衆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

心腹腎腸輪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

怒協其怖懼故開解一人怨其前愆與之更始也○傳定其至之位○正義曰

訓攸爲所定其所居總謂都城之內官府之居處也鄭玄云徒主於民故

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定民之

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則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

定王居不得爲先定民矣孔惟言定其所居知是官民之居並定之也禮郊在

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

○正義曰鄭玄云朝後市正厥位謂正此郊廟朝社之位也○傳安於至大教

致之五福又案下句爾無共怒予一人是恐其不從己命此句宜言我欲言腹

汝當勉力立之鄭說如孔旨也○傳布心是恐其不從己命此句宜言我欲言腹

內之事耳以心爲五臟之主腹爲六腑之總腸在腹內腎在腹下舉腎腸以配

腹心詩曰公侯腹心宣十二年左傳云敢布腹心是腹心足以表內腎腸配以配

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必

立善功於我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水泉沈

析離居無安之極○疏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用去我將多大於前

極徙以爲之極○疏古我至定極正義曰言古者我之先用去我將多大於前

善功於我新國但徙來已久水泉沈溺今我在此之民用播蕩分析離其居宅

無有安之極我今徙而使之得其中也說其遷都之意亦欲多大前人之功

定民極也○傳言以至於功美○正義曰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前人請未遷者前

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前

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傳徙必至我國○正義曰先王至此

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徙必依山之險欲使下民無城郭之勞雖則近山不可全無城郭言其

防守易耳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山矣而云適于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

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凶德在

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水泉至之極○正義曰民居積世無穿掘處多則水泉盈

身下而墜去之○傳水泉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

令人沈深而陷溺其處不可安居播蕩分析離其居宅無安定之極極訓中也

詩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言民賴后稷之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

莫不得其中今為民失中故徙以為之中也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

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冲童

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賁皆大也君臣用

衆至用其善○弔音約或如字

遷都大業○**疏**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爲民立之故上天將復我心

實扶云反**疏**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為此遷我以爲民立之故上天將復我心

祖成湯之德治理蒙之家非敢廢其詢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

此須遷之故我童蒙之人非敢廢其詢謀於衆人衆謀不同至用其善者言

善謀者皆欲遷都也又決之本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

遷光大此遷都之大業我徒之本龜卜而得吉我與汝羣臣各非敢違卜用是必

徙違失湯德○傳冲童至其善○正義曰冲童奉湯德令得治理於我家言由徙不
言己幼小無知故為謙也弔至靈善皆釋誌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
是常理故言非廢謂動謀於衆言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
者○傳宏賁至大業○正義曰宏賁皆大也釋誌文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
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各者非一之辭故為君臣用謀不敢

違卜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言非敢違卜是既嗚呼邦伯師

謀及於衆又決於著龜也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予其懋簡

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幾相隱括共爲善政○長丁丈反注同

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朕不肩好貨敢恭生人謀人之

保居敘欽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好呼報反任而林反嗚呼至

庶幾皆相與隱括共爲善政而勦我其勉力大助汝等爲善汝當思念愛敬我之

衆人安我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傳國伯至善政○正義曰邦伯國之窮困

諸侯師長故爲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玄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

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禮意不然故總稱故也師訓爲

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事約大也釋言云庶幾尙也反覆

是也此總勅衆臣故二伯已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

相訓故尙爲庶幾幸也幾冀也隱謂隱審也幸冀相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

欲其同心共爲善也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與隱審檢括共爲善政

繩墨焉○傳簡大至衆民○正義曰簡大釋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

相得爲助也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

堪任之義故爲任也○正義曰釋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

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謀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鞫訓爲窮人謂窮

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

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人之詩云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今我既

鄭王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今我既

差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無總于貨

情告我無敢有不敬〇告故報反必以德義

寶生生自庸

無總貨寶以己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疏

今我至一心〇正義曰今我既進而告汝於我心志矣其我所告順合於汝心以否當以情告我無得有不敬者汝等無得總於貨寶以求官位當進進自用功德不當用富也用此布示於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不得懷二意以遷都既定故殷勤以戒之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九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九

宋板同古本傳

同古本作尚書卷第五古文尚書盤庚上第九商書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

陸氏曰盤本又作殷按疏云壁內之書治皆作乳蓋古文尚書也孔氏正義本用古文後人改從今文疏中間存古

字此乳字亦其一也羣經音辨云乳古文尚書治字也

而治於亳之殷治

宋板殷治作殷地

傳自湯至亳怨

岳本闕本明監本毛本怨作殷案怨字誤也

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

宋板作治皆作乳其字與始不類按宋板是也

有從河有亳地遷於洹水之南

闕本同宋本河有作河南案南字是也明監本毛本作河自亦誤

大序注云

宋板大作又是也

耿在河北

宋板耿下空一字

殷質以名篇

古本重名字按疏標目不重

中上二篇

纂傳中上二字倒

題篇不自盤庚誥者

宋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作曰案曰字是也今正

皆以王名篇

宋板重名字按下文云故以王名各篇也諸本俱重名字則此句當依宋板而傳文當依古本其疏中標目亦當重名字

諸本不重誤也

子門甲立

諸本門皆作開門字誤也

重我民無殺盡殺故

諸本無殺作無欲殺字誤也

則當卜稽於龜以徙

毛本稽作考

于今五邦

于上古本有至字

天將斷絕命

古本命上有汝字

若顛木之有由蘖

陸氏曰蘖本又作枿○按枿本作檝傳寫者從俗作枿耳

有用生蘖哉

古本哉作裁山井鼎曰考疏古文似是

先正其號名

宋板名作明按作明屬下句亦通

亳是殷也大名

案也當作地

或稱殷

宋板句上有或稱商三字

不欲住彼殷也 毛本也作地是也

言為正直之言 宋板作故以矢言為正直之言

△盤庚自欲遷于殷 毛本欲作耿是也

劉殺釋詁云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文是也

先王所以決欲遷此者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決欲作去彼

大遷考自龜 毛本考自作則貞案所改是也

謂有典法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謂下有行字

即是有所服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服下有行字

鄭注皆云 毛本注作王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古本由上有曰字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古本人作民注同

王命衆悉至于庭 古本庭上有朝字

告汝以法教 古本法下有度字

下句王播告之纂傳之下有修字

蒙上之先纂傳先作文

民用丕變古本用作由注王用民用同按注王用既作由則經王用亦當作由

起信險為膚受之言閩本葛本同明監本為作偽

善自用之意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善上有拒字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葛本含誤作舍注同

予亦拙謀疏正義曰下缺今補葉

汝羣臣能退去傲上之心毛本去傲作汝違

不昏作勞陸氏曰昏本或作傲○按正義引鄭注昏讀為傲勉也然則古文作昏鄭讀為傲釋文所謂本或作傲者指鄭讀也

毒為禍患也宋板為作諧

遠近謂賒促山井鼎曰賒字毛本與宋板同其餘注疏本皆作徐

徒奉持所痛而悔之閩本同毛本徒作徒是也

馬云視王案王當作也

責其不請告上

闕本葛本明監本請作情毛本情上又有以字按諸本皆因疏而誤不知疏亦誤也見後

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古本恐上有我字害下有也之二字

尙可得過之絕之

毛本得過之作刑戮二字

嚮竹亮反

案竹當作許盧文韶云嚮當作鄉是也

減恩甚大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減作威

何以不情告我

宋板以不作不以按觀宋板知諸本傳文無以字者爲誤

傳曷何至忽害

闕本同毛本忽作禍是也今改正

遲任古賢

古本下有人字

言我世世選汝功勤

葛本闕本明監本同毛本選作數

掩本文作弁

毛本同案文當作又

作福作災

古本作依福依災注同

我不敢動用非爵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古本我下有豈字之下有乎字山井鼎曰

古本不成文理作我豈敢動用非爵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則爲穩今本不字亦似不穩姑記以俟再考

亦一說或疑非德上有缺文

可遷則遷

岳本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並作卽

其意而言汝從上必有賞

岳本閩本明監本而言汝作告臣言案而言汝誤也

違命必有罰也

毛本命作我

故禘禘爲小也

宋板禘禘作杓祠

裕嘗禘烝

閩本同毛本禘作裕案禘字誤也

志之主欲得中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主上有所字

汝無侮老成人

古本無作亡無弱無有遠邇同古本侮上有老字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按今本脫上老字石經脫下老字傳及疏內侮老

疑亦俱當作老侮○按段玉裁云唐石經是也今板本作侮老因老成人三字口習既孰又誤會孔傳故倒亂之

是侮老之

閩本之作人恐非○按段玉裁校本作老侮

雖悔可外乎

古本可上有何字外作及案及字是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造士報反

毛本同案士當作七

欲用民徙 閩本明監本毛本徙作徒

延之使前而衆告之 宋板衆作教

王苦民不從教 宋板苦作話

行天時也 孫志祖云也當者字之誤

遷徙者止爲邑居墊隘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徙作都

則先不思故居而行徙者 者字十行本未刻今補正

盤庚凝其被誤 毛本凝作疑是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按匡謬正俗引此句迓作御徐氏音訝詳見牧誓

予豈汝威 古本威作畏

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 按下云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疑此句后字亦當作明

用以道義德懷安汝心耳 宋板無德字

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 案后下十一字複衍

此言湯勞汝先 毛本此作追

汝無能道 古本汝上有罰字

言神將罪汝 宋板同毛本神下有后字

故言下見汝 宋板言下倒是也

勞之共治人 古本人作民下殘人同

是反父祖之行 纂傳父祖倒與疏合

又士良反 案士當作七

古者至乃死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者作我與岳本合

但念貝玉而已 古本念下有具字與疏合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唐石經纂傳同毛本先父作乃父陸氏曰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按段玉裁云別本是也當乃祖

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於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不詳句絕曰丕尚書撰異

作不刑于朕孫 孫上古本唐石經俱有子字○按顧炎武謂有子字誤王鳴盛以為據傳當有子字段玉裁云不必因上文乃祖乃父而必兼

舉子孫也古人文字不拘言朕孫者出乃祖口中自可統乃父在內傳多增字足利古本往往依以增經不足為據也

亂治至其貪 案亂上當有傳字

傳言汝至督之 閩本同毛本言汝倒是也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古本凡下有我字

謂凶人 古本宋板謂作爲

言不吉之人 岳本吉作魯

我乃以汝徙 古本宋板乃作用

汝羣臣臣分輩相與計謀念 閩本同毛本下臣字作當是也

長立汝 宋板下有家字

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 宋板爲上有亦以不易四字

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 宋本落下墜下俱有也字浦

詁云隕殞湮下降墜標籛落也又云沈渾隕墜也當從宋板增兩也字而

刪去越下也字以顛越兩字屬下句

恐越於下 閩本同毛本恐下有隕字

不使得子孫 宋板子上有生字

〇三三三三

故先定其里宅所處

宋板其里二字間空一字

弔至靈善皆釋詁文

孫志祖云按擇詁無靈善之文

宏賁皆大也

孫志祖云賁爾雅作墳

讒仕減反

案毛本作仕咸是也

相助慮也俱訓為慮

兩慮字浦鏜云皆勵之誤

無總貨寶以已位

葛本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已作求案求字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九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使百工

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求作說命三篇使攝政

至三篇〇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內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野外得之於野氏之巖遂命以為相

敘小事作說命三篇〇武盤庚至曰說〇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盤庚弟〇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

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

百至之谿〇正義曰野皇甫謐云使其求者衆其象則謂工為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其求者衆其象則謂工為之使百官以所夢

巖是山崖之名序稱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谿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

耳〇傳命說至攝政〇正義曰官是使攝位也說命而命之〇說命上篇言夢說

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總百官是使攝位也〇說命而命之

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史分序說而學說報王宅

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〇疏王宅憂亮陰三祀〇正義曰言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

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陰默至不言○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

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既免喪其惟弗言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宰也

除喪猶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為明智明哲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為明智

本又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待令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受稟

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用臣下怪之故

言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弼

政教○賚力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

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之

形○肖音笑號寡白疏明傳氏至之形○正義曰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

反壤音怪供音恭疏明傳氏至之形○正義曰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

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

也傳云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

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裳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

之曰傳者相也說者權悅也天下當有傳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號之間傳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傳巖謂之傳說案謠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傳巖謂之傳說其言自不相副謠惟見此書傳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當言

納諫誨直辭以輔鐵須礪以成利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

舟楫〇朝張遙反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〇正義曰隱九

為霖〇楫音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〇正義曰隱九

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

故也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憤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

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感也〇傳開汝至自警〇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

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憤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

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傳說據王以為自

警若跌弗視地厥足用傷〇必先典反徐七顯反為于偽反惟暨乃僚罔不

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匡言

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鳴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修說復于王曰惟

尚書注疏十

中華書局聚

之
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說命總百官
在冢宰之任
疏惟說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

進言於王故史特標
此句為發言之端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天有五星二十八宿皆以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
疏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

八宿皆以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
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
疏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
天子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

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
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

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
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

都及諸侯國都總
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
言先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

大反治直
疏謂天子至師長
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
樹立也后王

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
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

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
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

豫惟以亂民
之使有治民者逸豫民上言立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

從又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

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以從上為治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也言不可輕

教令易用兵○曹直又反錯苦代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

非其才○笥息詞反疏惟口至厥躬○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

省息井反一本作習不惟口出令不善以起蓋辱惟甲冑代非其罪以起

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居稱職

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

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笥管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

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甲錯至用兵○正義曰經傳之無錯與與整蓋

秦漢已來始有此各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整錯

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

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今之不忠則人為背之是起蓋也辭亂

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

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

命受服受女冕之服列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

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簡簡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

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難文重而意異也

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惟治亂在庶官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

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不辭疏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

尚書注疏十

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讓以疏尚謙讓而憎自取其善則人不自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由其不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無啟寵納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侮則開寵非其道疏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言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侮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王據君而言開納謂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疏傳恥過至大非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憚甚故遂成大非也

攸居政事惟醇其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躓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近朝故說因以戒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疏傳祭之禮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躓躓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不欲數數故傳躓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其美也美

可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〇忱市

林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〇台音怡疏王曰至甘盤〇正

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

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說時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功及前

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遜于荒野是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業既學而中廢

學訖乃遜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業既學而中廢

艱苦故使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業既學而中廢

中可居者曰洲初遜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

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

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終自河徂亳與今其德爾惟訓于朕志我使汝當教訓於若作酒醴爾惟麴蘖酒醴須麴蘖以成〇麴起六反蘖魚列反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羹音庚一音衡鹽爾交脩子罔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之義邁行汝教疏傳交非至汝教○正義曰爾交脩予

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也言我能行汝教疏令其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為非一

事之義邁行釋詁文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

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

務時敏厥脩乃來疾其德之脩乃來疏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

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疾則德自來歸己也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道積於其身則惟敦學半念終

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敦戶孝反疏惟敦學至罔

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

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曰有所益

不能自知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又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王曰嗚呼說四海之

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手是具乃成人

有夏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疏臣保衡至之

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

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湯也正長釋詁文乃

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

俾必爾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一夫不得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

撻他達反此道左右成湯功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惟

至。大天無能及者君須賢治賢須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君食〇治直吏反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鳴耳不聽之異雉祖己訓諸王賢臣也以訓道

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〇彤音融亡疏成湯於彤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

耳而雉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儻德政

史敘其事作高宗則日高宗之訓二篇〇傳耳不至雉鳴〇正義曰高宗祭其太

祭之明日皆為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

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審各有妖異與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
 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不聽之孽言之不從時則
 傳云視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
 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
 以此為羽蟲居鼎耳是為小人不聽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
 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
 耳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雖小異
 其為動雉乃鳴而惟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
 雷始動雉乃鳴而惟其頸○傳所以訓也亡○正義曰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
 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己之言並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高
 之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彤訓之為名下篇總諫王之事故名
 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祖后孔歷其名於伊訓之下別為之傳此高宗之訓
 因序為傳不重出也者此以訓王高宗彤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祭也○
 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高宗彤日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祭也○
 周曰釋商曰彤傳祭之至曰釋○正義曰釋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
 彤夏曰復彤曰疏傳祭之至曰釋○正義曰釋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
 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釋穀梁傳曰釋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
 祭之明日又有祭也爾雅因釋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
 爾雅倒也釋天文云夏曰復彤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夏曰
 復彤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饋尸與正祭同日鄭
 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惟先格王正厥
 社稷山川五祀皆有釋祭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於彤日惟先格王正厥
 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疏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
 正其事而異自消異是為雉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巨祖己
 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變異疏高宗至厥事○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
 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錄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言至自消○正義曰格訓

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
大戊拱木武丁雖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
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
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
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既祖己
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遂以道訓諫王言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
視下民以義為常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年與民
不以長非天命○欲天民反又修義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言無義
以致絕命○欲天民反又修義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言無義
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疏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
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與義疏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
下觀其為義有否其下年與義疏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
命者非是聽欲天民反又修義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言無義
過不聽罪過而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天之性命與人為義者長不義者短有
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永安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命○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短不由義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天既以義為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和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為義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
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天壽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卷愚之人
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惕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
者最是人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傳為不順至不承○正義曰傳亦顧
上經故不順德言無義也聽謂從命故有不聽為不順至不承○正義曰傳亦顧
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也謂民有永有不承天罰無義此惡而報之勸王改過
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承天罰無義此惡而報之勸王改過

尚書注疏
十
六
中華書局聚

修德以乃曰其如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鳴呼王司敬民罔非

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

服罪改修之豐芳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疏鳴呼至于昵○正義曰祖

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數

而戒之嗚呼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

其事為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

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修也○傳胤嗣至改修之○正義曰釋詁

云胤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胤德為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即兄也孫炎曰釋詁

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

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烝

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

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由豐

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維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

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禩故有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始咎周咎惡○咎其九反馬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黎力祖伊恐

後賢臣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

西伯戡黎戡亦勝也○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斂疏殷始至戡黎○正義曰

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

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勝至見惡〇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

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也則咎

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

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

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

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者即黎也乘黎之質二年伐邢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

須伐犬夷三年皆勝始見惡之武成篇文王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無

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見惡之武成篇文王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無

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無諡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秦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

曰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諡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秦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

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少名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受

是為帝辛天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少名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受

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也〇正義曰紂勝善曰

紂殷時未有諡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〇受與孔大也〇正義曰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紂勝善曰

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

于況反下注疏傳文王至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

王之故云紂不能制日益強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折似有天助

罔敢知吉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

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非先王不相

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王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

待洛疏傳以紂至多罪○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

反疏傳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

言天棄之亦者亦先王言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故

雖以天子之尊後祭則鬼神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於天下言紂

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

其如台擊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

言○正義曰擊至同音故擊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

其如我之所言以王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所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辭祖不信故審告之也

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

天誅乎〇參七南反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馬云參字累在上

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〇錯七微子作誥告二師而去紂師〇既至少

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

可知而言錯亂天命〇傳錯亂也〇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以義故為亂也不指為惡惡而大故舉此以微子為紂內國名子爵

見惡之極耳微子為紂內國名子爵疏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曰微子為紂與箕

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

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弟則無

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子也少師孤卿比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千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治直吏反我祖

底遂陳于上陳列於上世其功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酒於

後世○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也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作醜云酒營酒面善反營音詠說文于命反醜酒也

外○好呼報反宄音軌內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六鄉與士相師

有辜罪無乘常得小民方與相為敵讎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其

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

殷遂喪越至于今於今遂喪亡於久是至順微子至于今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

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酒酗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

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鄉士相師

方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

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今必到必得更大也○傳父師至而言

太保茲義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

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餘不

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

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紂子為紂之
 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以告之或為鄭玄論語注亦云或
 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
 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然則是有此事故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
 言有也必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紂也
 事言將必亡〇傳我紂至後世〇正義曰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紂也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酒變色然齊同之意詩云不酒爾以
 鄭云天不汝顏色以酒是酒謂酒變色然齊同之意詩云不酒爾以
 云醜營也然則醜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
 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
 也止言〇正義曰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
 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曰父師少師我其
 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乘常行得中正者曰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〇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又在家老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
 徒頌反一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邦顛隕墜如之
 音都困反一今爾無指告予顛濟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邦顛隕墜如之
 切韻祖稽反〇曰父師至何其〇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
 隕于敏反〇曰父師至何其〇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
 心發疾生狂吾在墜心內亂欲遜出於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滅亡之
 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師少師也〇傳我念
 至愁悶〇正義曰狂生於心而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
 狂癡此其事也〇正義曰狂生於心而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
 亂故欲遜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〇傳汝
 無至救之〇正義曰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墜欲留

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濟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父師

小人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王肅云濟溝壑言此濟之義如左傳也

若曰王子子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

酒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言起沈酒上不畏

違戾者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

故○咈扶勿反奇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

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桎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

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怠

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桎音全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

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讎如字下同

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劍

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言殷民上下有罪皆

多瘠病而無詔救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商其淪喪

之者○瘠在益反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教王子出合於道○臣僕一本無臣字我舊云

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

宗廟乃隕墜無主○舊云馬云言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自

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且反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

清謂潔也我不顧行遜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疏至行

以荒亂正義曰父師亦順其沈而化之皆起而沈酒醞於酒不可如何小君

致仕之賢人今殷所畏乃不祭天祇言政亂甚也我下視殷民所食之無災

罪之者盜怨斂聚之道也言重傷民乃自召敵讎不救之意也商今各有罪亡

重賦又急身言暴虐此所以益招使民多病而無詔救之意也商今各有罪亡

於一災我起而受教王出商於外喪我無所為子賢言於帝乙欲立事他人必欲

諫取死也我教王出商於外喪我無所為子賢言於帝乙欲立事他人必欲

乃病傷子出即與之別云則各自謀行其志人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

主既傷子出即與之別云則各自謀行其志人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

省文也鄭期與師俱死○傳必死然則箕子○正義曰必求生乎身若求明心以

安去既而不顧行期於必死然則箕子○正義曰必求生乎身若求明心以

子為王則荒殷師非乃子鄭王等以毒紂之諸父當是實也○傳天生至如

起至紂也○以微子曰文在何與沈醜之意則此無所化言紂沈酒謂可如何方之傳言

舊有民所當畏惟不畏賢人故用其教紂無所畏此天無所畏賢人謂法紂者長與

則用者簞簞之寶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率威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
 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總云盜食之祀宗廟之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
 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少皆死為特重故也○傳
 下視至懈愈○正義曰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既傷矣則以上
 卿士已下是治民之官也糾暴虐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既傷矣則以上
 為讎泰誓所謂虐也急我則讎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讎之道既為重斂而
 亟行暴虐亟急也○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此言而重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也
 ○傳商其至逆言災○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此言而重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也
 我興受其敗逆言災○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此言而重敵讎勤行虐政是不懈也
 殷滅之後言己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祭不其文故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
 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祭不其文故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
 於道保全身終為殷害之義故為妻後生紂之欲於時箕子啓為太子太史據
 主○正義曰刻者傷之義故為妻後生紂之欲於時箕子啓為太子太史據
 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不可立妾之後生紂之欲於時箕子啓為太子太史據
 法而爭曰育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後生紂之欲於時箕子啓為太子太史據
 乙不聽今追恨為事我久知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遂以生乙不肯與紂
 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
 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
 異而同稱仁者以
 其俱在憂亂寧民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宋板與上合為一卷

高宗夢得說

按一切經音義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引此得作尋亦晉宋古文本也陸氏曰說本又作兌音悅注及下篇同

經求之於野

闕本明監本葛本同岳本纂傳經下有營字野上有外字毛本同

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

纂傳厲作屬

王宅憂亮陰三祀

陸氏曰亮本又作諒

陰默也

此句上古本有亮信也三字山井鼎曰晉書杜預奏議中引尚書傳亮信也陰默也臣初疑之久矣今得古本乃知注疏本脫字也

○按傳例已釋者不再見亮之為信已於舜典釋之矣此處了無字也三字杜預在梅頤前安得見孔傳其所引者伏生大傳也山井鼎之說味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

陸氏曰哲本又作詰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古本罔作亡罔不同心同令石經補註誤作命

惟恐德弗類

葛本闕本明監本纂傳同唐石經岳本毛本惟自台

遂令傳險姓之

宋板令作以○按史記殷本紀作以宋本是也

曰云我徒也

宋板曰作且

若藥弗瞑眩 藥石經補缺誤

先使人瞑眩憤亂 浦鏜云憤當憤字誤也此因彼而誤 ○按上云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正義曰晉語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云作言

猶王官之伯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之作宗

師長之言亦通有 宋板有下有士字

憲法也 按此節今本疏混入注又脫上截四十二字山井鼎據古本宋板正

誤補闕今錄于下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

以從上為治疏傳憲法至為治正義曰憲法也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

天無形體假人事以言之聽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

言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

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

同之於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按岳本纂傳俱與古本

經傳之無錯與兜鍪 宋板之下有文字是也

則人為背之 宋板為作違是也

官不全其賢 案全當作至今改

是言推而不有 宋板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推作惟

謂言出恩以寵臣 毛本言作君是也

謂臣入慢以輕王 浦鏜云王當主字誤

事神禮煩亂而難行 宋板煩下有則字正與注合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古本艱作難下不艱同

行之難 古本岳本闕本葛本纂傳同毛本難作艱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陸氏曰梅亦作楛

鹽鹹梅醋 古本醋作酢下同按醋酢二字古今相反

言曰有所益 毛本曰作日是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 陸氏曰俊本又作峻

故此為解 浦鏜云此為二字當誤倒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古本辜作罪

功至大天 古本岳本葛本宋板閩本明監本纂傳同毛本大作于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唐石經無之字

高宗彤日第十五 商書

以訓道諫王 浦鏞云訓道二字疑誤倒或以訓二字倒○按下傳云遂以道訓諫王則此訓道二字誤倒明矣纂傳道作導亦誤

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以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下以字作之是也

文云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又

傳言至自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字重是也

謂有永有不永 史記集解謂下有其字

天道其如其所言 葛本閩本明監本俱同毛本次其字作我

祀無豐于昵 按羣經音辨尸部云尼近也乃禮切書祀無豐于尼又女乙切考疏引爾疋亦是尼字疏又云尼與昵音義同此但明尼昵同字非

經文作呢

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 史記集解作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按史記注固非今本亦疑有誤

是允德為嗣 諸本德皆作得德字誤也

即兄也 諸本兄作尼尼字是也形近之謬

自立君以主之 宋板無自字按儀禮通解引亦無自字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古本始初作亂後改作始按亂當作亂古治字

作西伯戡黎 陸氏曰伯亦作柏盧文弼云穆天子傳古今人表伯通作柅二字本可通用

且言西北對東為名 諸本北作伯閩本明監本同誤

以王淫過戲迨 古本岳本宋板纂傳迨作怠毛本作逸

以紂自絕先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先下有王字正與岳本同

動昔違法 宋板昔作皆岳本作悉案悉字是也毛本不誤

大命不摯 命下唐石經旁添胡字陸氏曰摯本又作藝〇按說文作藝引書云大命不摯據說文則胡字不應有也殷本紀作大命胡不至石經旁添字乃後人依史記增入也

反報紂也 古本作反報也報紂也

參列於上天 古本天上有在字

微子第十七 商書

錯亂天命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亂作辭

交錯是渾亂以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以作之案以字誤也

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浦鏜云卿士當無道誤許宗彥云卿士不誤上以此知其為卿士也八字因末句而誤衍

我祖底遂陳于上

古本底作致

又為姦宄於內外

閩本葛本監本纂傳同毛本內外二字倒

其為敵讎

閩本葛本同岳本其作共其字誤也

無涯際

古本涯際作津涯

傳父師至而言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而言作言之按傳云順其事而言之疏兩云順其去事而言則作疏者所見孔傳疑本無之字

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

浦鏜改作比干于紂親則諸父

其事欲當然

宋板欲作或

不解怠

岳本葛本宋板正嘉本閩本纂傳解作懈毛本作解與此同按釋文云解佳賣反是解讀為懈非字作懈也通志堂本解作踐亦誤

我罔為臣僕

陸氏曰一本無臣字○按說文云古本僕字從臣作踐恐此是古本作踐後折為二字釋文所云一本是也

我乃顛隲 古本隲作隲

我久知子賢 古本我上有言字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者民皆讎怨斂聚之道也

宋板闕本同毛本者
民二字倒盧文弨云

民字衍文是也

安得默而不呼 毛本呼作言是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

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〇芮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諸侯期而共伐紂〇孟更

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諸侯期而共伐紂〇孟更

津地也作泰誓三篇〇疏乃作〇疏服惟十至三篇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

同乃誓以示弱〇疏至十三年〇疏紂惡誓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

津王誓以戒衆〇疏史敘其事〇疏作泰誓三篇〇疏傳則自至示弱〇正義曰武成篇云

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〇疏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〇疏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九年而卒也無

元年至九年而卒〇疏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

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〇疏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

九年而文王卒〇疏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

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〇疏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

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〇疏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

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〇疏文王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

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

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受命之未年有孔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文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亦以斷虞芮之訟而受命九年文王卒至此一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誓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此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以略而不言一年春正月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一年春正月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然則改正朔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朔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朔天無二日王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下鄭玄依而用之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則是大功業成矣武王追得大王大勳未集卒父業也文王自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周昌也文王晉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

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

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

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篇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

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數武則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

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則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

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

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

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

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鵬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

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

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

云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非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

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

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願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

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僞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

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別錄之以為

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別錄之以為

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泰誓大會以疏傳經云大會于孟津知

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泰誓大會以疏傳經云大會于孟津知

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示眾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眾肅解彼僞文故說謬

耳湯誓指湯為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

尚書注疏十一

中華書局聚

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惟十有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

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

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

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

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

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治也御

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

治事衆士犬無不皆明聽誓○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

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

皆總戒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地所謂父母靈神也○生之至為

之也禮運云人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

神也禮運云人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

丁但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

市志○酒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

文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辭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罪人

以族官人以世官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所以政亂義傳一人至政酷虐有三

解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

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以其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

以紂為惡或當因兄惟宮室臺榭陂池後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

用第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後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

云有水曰池後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驕〇榭爾雅義傳土高至奢驕云官

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謂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解宮室義當

然也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解宮室義當

即今之堂壇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歎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波毛

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謂不

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

婦志〇割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焚炙俱燒也〇正義曰

也說文云劓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

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劓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

時諸侯或叛紂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鬻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

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

跌墜入中紂與紂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

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

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命文王敬行天罰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與諸侯觀紂政之善

功業未成而崩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惡謂十一年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 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

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 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

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

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祀別言遺厥先宗

廟弗祀遺棄祖父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乃曰

言其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乃曰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

作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

相息亮反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

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之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

德度 義力鉤則有德者勝德鉤則乘義者強撥疏傳力鉤至可見○正義曰德度優劣勝負可見○度徒洛反下注同疏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

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撥度優劣勝負可見

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〇億十萬曰億〇予有臣三千惟士衆勉力而戰也

一心〇言欲同〇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〇紂之為惡一以貫之

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疏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紂同罪〇貫古亂反疏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

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〇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

社用汝眾致天罰於紂〇類疏傳祭社至於紂〇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覆反疏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
 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毛
 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是己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
 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禘此以廟是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
 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
 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眾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
 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與民同言天除惡樹善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除則
 四海
 長清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
 容反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疏**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則是既誓而

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宿為次此次直

取相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役

日誓訖即行不密三日止于河旁也又誓明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王乃徇師而誓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疏**傳徇循至西土○
 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我聞吉人為
 然也此誓總戒眾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我聞吉人為

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日播棄鞶鞶老呢比罪人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

逃之小人〇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疏傳給背至小人〇正義曰釋詁

比毗志反給他來反又音怡魚各浦布吳反疏云給背孝老壽也舍人曰給背

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給魚也孫炎曰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

皮似給面色似梨故給背之者稱梨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

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淫酗肆虐

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疏是酒怒淫

臣下化之過醜縱虐以酒成惡疏傳過醜至罪同〇正義曰醜是酒怒淫

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臣以酒成此暴朋家作仇脅權相

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疏朋家作仇脅權相

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為仇怨疏君臣之罪同也疏朋家作仇脅權相

業反顛音喻疏朋家至彰聞〇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醜怨怒無

穢於廢反疏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疏於在下假用在上下至惡

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〇傳臣下至惡

深〇正義曰齊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疏充之臣齊於在下假用在上下至惡

命齊之更疏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疏言君天下者當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

相誅滅也疏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疏言君天下者當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

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疏言天助湯命惟受罪浮于桀

浮於下國萬民言凶害疏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疏言天助湯命惟受罪浮于桀

過疏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紂

尚書注疏十一

五中華書局聚

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

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

烙之刑又有剝胎斷脛之事而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長良善以諫輔紂反殺

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長良善以諫輔紂反殺

之○喪息浪亦俱是傷害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

反長丁丈反亦俱是傷害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

言文夏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

大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

此者以殺害人為惡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

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己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疏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

音紀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同辜言必誅之疏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

過死合死之罪天其以予乂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言

同言必誅也天其以予乂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言

夢與卜俱合於美善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

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

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戒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

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

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

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

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平人至

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

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會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

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治

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〇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

能同我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

人焉則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夭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

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〇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言天因民以視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〇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民之過予一人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之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

皆謂天下百姓懷懷今朕必往我武惟揚優于之疆紂郊疆伐之〇疆居良反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〇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

今朕至有光〇正義曰既與天下為任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我之惡

事惟於此舉之〇正義曰疆境取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之惡

〇正義曰張設矣湯惟放逐我之法云或以事舉或益有光明〇傳揚舉同故揚為

無鍾也〇最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最勉也〇將子匠反下

篇注疏將士令勉力也○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

心○正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誓之以知夫如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

矣○正義曰勗釋詰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如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

輕敵故今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入寧執非敵

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虛危懼不安若崩

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虛危懼不安若崩

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永世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

長丁丈反已音疏傳是至已上○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
以上時掌反音疏傳是至已上○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
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
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
師之法即誓勗賞勸是也禮成於三誓為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
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

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已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道其義類，惟明。疏傳云：天至法則。〇正義曰：孝經云：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

言王所宜法則。疏傳云：天至法則。〇正義曰：孝經云：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

可效王者，所宜法則。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迷商王

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怠

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

也。禮云：毋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

賢人之心。剖而觀之，酷虐之甚。〇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斲，之樊光云：斲斲也。說文

乃代反。耐，疏傳云：斲斲也。斲朝涉水之脛，必有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

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斬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

曰：為人是紂，謂比干。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〇疏傳：痛

其心是紂，謂比干。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〇疏傳：痛

及遠。〇正義曰：痛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

之可法以安者反放。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屏棄常法而不顧，箕郊社不修，宗廟

退之。〇邪似嗟反。十一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至郊婦

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

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

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

路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

反疏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

罰致勸勉不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惡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

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

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

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

能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各為毅言能強決以立功

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戮以威之嗚呼惟我

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眾也言其明惟我有周誕

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眾方之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

天下故天佑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紂傳若

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紂傳若

若紂克我非我父紂傳若

之致〇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子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曰

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辨釋名云古皆尺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

遮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 其猛也皆百夫長〇賁

尺證反稱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〇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

疏于商王至牧野〇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〇傳兵車至

全數〇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車之法長因謂

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長因謂

謂之一兩詩云百兩御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

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

有七十二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萬七
六百人又云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
十二人依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
出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并爲甸
計有五鄉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
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
五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

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緡葛杜注云車二

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

兵既至臨時配車而戰孔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

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者欲見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

云兵車百夫為長所載者欲見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

百夫長故孔為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

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

經之百夫長也時甲子昧爽○昧音昧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云皆百夫長也時甲子昧爽○昧音昧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疏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

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

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

蓋雞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

地名牧野○陳直刀反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證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
誓將與紂戰○陳直刀反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證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
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
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云郊外曰
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後
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兩是癸
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黃鉞以
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勅之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黃鉞以
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黃
苦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戊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翬許危反逖

他歷疏云越以至苦之〇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反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用白旄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詰文王曰嗟我友邦

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旄者取其易見也逃遠釋詰文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主兵司空主土指督戰者疏戰者〇正

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

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

戰者故不及太宰大宗司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

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亞旅師氏亞次

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疏此傳亞次至門者〇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詰文

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疏此傳亞次至門者〇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詰文

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

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

兵服守王營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〇帥

云內列蓄營之在內者也守王宮玄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〇帥

傳帥卒帥〇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〇帥

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為師帥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〇帥

尚書注疏 十一

九 中華書局聚

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及庸蜀羌
擊微盧彭濮人叟擊微在巴蜀盧彭在北庸濮在江漢之南疏傳八國至之
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蠻夷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
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
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選
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各為大故傳

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

焉遣叟兵五千入助之是蜀夷有各叟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八年左傳稱庸

與百濮伐楚遂滅庸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樞也

食準反疏傳稱舉至千樞也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車載常鄭云八

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雖異其形制

或謂之千關西謂之樞是千樞爲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王曰古人有言曰牝

雞無晨類言無晨鳴之道反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雄鳴則家盡婦人知外事則國

亡○索疏傳索盡至國亡○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

西各反疏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

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

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費賤爲

政舉此言者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

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與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丹達反己音紀紂妻也○紂疏

傳姐已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已女焉姐已好酒淫

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與言者貴之姐已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姐已好之百姓

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姐已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法姐

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

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昏棄厥肆祀弗荅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

又復扶疏傳昏亂至鬼神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對合相當之事故荅爲當

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昏棄厥遺王父

修宗廟不享亦一也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疏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疏傳王父至以道疏釋親云父

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

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

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乃惟四

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

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言紂棄其賢臣而尊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也用爲卿大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疏傳使

夫典政事都邑〇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今子發惟

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今子發惟

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

一疏傳今日至一心〇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

心也衆進一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伐謂擊刺少則四五

多則六七以爲例〇疏傳夫子至爲例〇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

先令勉勵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予也最哉夫子尚桓桓

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最哉夫子尚桓桓

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桓志也如虎如豹如熊如羆于商郊

衆法之奮擊於牧野○義曰彼○義曰釋獸云羆白狐其子名穀郭璞曰一名執夷虎

豹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義曰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為我西土之

屬弗迓克奔以役西土○義曰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為也為于偽反

疏傳商衆至之義○正義曰迓訓迎也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降者兵法不誅降

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土與孔不同最哉夫子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則敵所安汝不勗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之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識其政事

殷家政教善作武成文事修武王至武成○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

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

而滅前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武成文王受命有此疏

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

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

祖之罪也自開建王業之事也自神羞王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

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

述作之體案紂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

申職禱祖云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愛彼二君於神羞之下皆更

以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禱

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稱五十八篇所以辭

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言簡編斷絕稱五十八篇所以辭

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此篇首尾具足既取文

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〇傳文王至克商〇正義曰文王受

命有武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功在於

疏

〇武成

正

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

復扶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后稷以下文考

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山川先祖後疏功成一至武成○正義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祖廟告天時

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

也其月二十八日翼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

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

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謂四月三日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

日庚戌柴望二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

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自

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

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

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

○三八二

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十日行自周二十八

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行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

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〇傳其四至互言〇正義曰其四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

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

故傳言始生明而魄死明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

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

克殷濟河而西車甲斿而藏之府庫倒載千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

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不

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

庠序修文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

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以見日為名故

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宏農華陰縣潼關是也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

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是戰時牛馬互言之耳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

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互言之耳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

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丁未此以成設祭明其徧告羣祖〇正義曰以四

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設祭明其徧告羣祖〇正義曰以四

下廟皆祭之始經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

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

廟執事也〇越三日庚戌〇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

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立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文自異或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政命於周明一統〇暨其器反疏傳魄生至一統〇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

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

祀于周廟已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

尚書注疏十一

十三中華書局聚

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

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統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順其祖業歎美惟先王建邦啓土祖謂后稷也曾疏傳謂后至

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女

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疏傳后稷至之始封於邠故言建邦啓土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

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勤立王修德以勸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繼統其業乃

王功疏傳大王至王家勤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繼統大王之

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言我父

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畏德

至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惟九年大統未集

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

言諸侯歸之九年疏傳言諸至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而卒故大統未就疏傳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

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予小子其承厥志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名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疏傳致商至川河

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

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傳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

所過名山華岳大山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大互言之耳周曰惟有道曾孫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大告天以兵征之也疏曰惟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

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賈稱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今商王受無道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逆天也逆天

己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逆天也逆天

害民所以為無疏暴殄至烝民〇正義曰天物語關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道〇烝之承反疏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

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澤言大姦〇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

反疏傳逋亡至大姦〇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窟主窟

窟聚水深謂之淵藪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數數澤大同故言數畢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

尚書注疏十一
十三
中華書局聚

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數澤言紂為大姦也據

淵數集而歸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

意以絕亂路○遏為末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

反召上昭反本又作邵○冕服至成命○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

率則戎夷可知也言華夏及四夷皆相○肆子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

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威其絲帛奉迎道次明天休震動

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北民無作

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

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於敵宜速待天休命謂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旅衆也如林言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紂

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既戊午至我

甚之言○倒丁老反漂四妙反徐敷妙反又四消反杵昌呂反既師○正義曰

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闕絕失其本絕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

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

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自河至畢陳○正

義曰出四百里險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

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緡水紂使膠鬲候周

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

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是以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

兩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兩而

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遠行也周語云

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

昭云兩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〇

傳旅衆至距戰〇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威多也本紀云紂

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言威多也本紀云紂

強敵虛言之耳〇傳紂衆至之言〇正義曰固有成者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

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春杵甚之言

也孟子云信書不如攻於後也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一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

為白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 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惡王

器也 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紂政退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先王

善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皆武王反紂所貶退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

政至禮賢〇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

武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人而

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人而

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

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

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

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
 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忻休休志在除賊是天子則對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
 知非也視其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
 喜顏色相副是以知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散西巨反所至
 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貧民○正義曰藪財爲府藏粟爲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
 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
 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開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
 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
 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
 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
 錢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賚側界反調音仁
 也
 周本亦**疏**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調急矜無齊也杜預
 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
 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
 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
 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
 咸喜曰王之於仁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
 閭况存者乎王之於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
 歸其父母况復徵列爵惟五爵即所識政事而法之分土惟三方百里伯國公侯
 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里子男五**疏**傳列地至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
 里爲三品**疏**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

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伯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之注具矣**建官惟賢立官以才**位事惟能必居位理事**重民五教**所重之教及民重五教○正義曰以重總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羊亮**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崇德報功**有德尊以爵**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任得人欲垂拱而天下治○正義曰說文云拱執手也垂拱任而人欲垂拱而天下治直吏反

疏

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拱而天下治也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古本作尚書卷第六古文尚書泰誓上第一周書孔氏傳宋板作卷第十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渡津乃作

古本津上有孟字

至嗣位至卒

正嘉本闕本同宋本上至字作則明監本毛本作自山井鼎曰宋板為愈

正言一月

宋板正作止

武成所以解一月者

宋板解作稱按解字非也

王無二王

宋板上王字作主毛本作民案民字是也

於孟地置津

宋板於上有是字

又云八百諸侯

按又字疑當作文

至五以穀俱來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五二字倒

古文泰誓伐紂事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事上有時字

泰誓

王應麟困學紀聞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

尚書注疏

十一 校勘記

十六

中華書局聚

○按疏云顧氏以為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大子天子之卿曰大宰夫太子太宰古通作大無作泰者則泰誓當作太誓明矣字雖為大音則為泰後人遂誤為泰據唐石經作泰則其誤固在開成之前

惟十有三年春陸氏曰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依序文輒改

惟宮室臺榭陸氏曰榭本又作謝按古无榭字

使不流湔宋板湔作溢按湔字非也

謂不服采飾闕本同毛本不作依按所改是也

是則亦刳之義也宋板刳作剔是也

父業未就之故岳蕩闕本明盥本纂傳同毛本父作功

故我與諸侯古本無故字

許當恐怖宋板同毛本許作紂

是我與討同罪矣毛本討作紂是也

底天之罰古本底作致

與民同古本下有欲也二字

珍傲宋版印

王乃徇師而誓 石經補缺徇誤作循說文云徇疾也按依說文當作徇

我聞吉人為善 古本聞作聽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 岳本竭作渴與釋文合下並同按說文灑欲飲也渴盡也竭負舉也今人多亂之此渴字本當作灑從俗作渴

盧文弼校釋文以爲當讀如渴葬之渴是也非取渴盡之義尤不當作負舉之竭俗本既誤作竭併釋文渴苦曷反改作竭巨列反謬甚

故曰力行 古本下有無度也三字

播棄犂耜 古本犂作黎注同

物在水上謂水浮 閩本同毛本水作之案所改是也

日亡吾乃亡 案乃亡下脫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凡三十字閩本明監本同

毛本補入與宋本岳本合

以殺害人爲惡之大 閩本同毛本害作誓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夢精二字互誤

予有亂臣十人 唐石經巨字旁添石經考文提要云此文諸經凡四見此與論語泰伯句同左傳襄公二十有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公二十

有四年余有亂十人是也唐石經四見皆無巨字後人於泰誓左傳昭公二十有四年論語皆旁增巨字驍公二十有八年復失不增若云唐石經脫字不應

四見皆同也經典釋文於論語明出子有亂十人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是增臣字自論語別本始也

太公召公纂傳召公在太公上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纂傳少作多按纂傳蓋據朱子論語集注孫志祖云論語集注作多仁人蓋沿邢疏之誤孔氏正義云明多惡

不如少善則為少字無疑人下古本岳本俱有也字按岳本讀不如周家之少為一句仁人也為一句文義甚明益知少字不當改作多

此於湯毛本此作比所改是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斲朝涉之脛古本斲作斬

剖賢人之心古本剖作割注同

作威殺戮古本威作畏下作威同

二者大同纂傳大作本按本字是也

乃汝世讎顧炎武曰石經誤世作誓○按今本唐石經乃汝讎三字皆係補缺惟世字作世尚係原刻顧以為誤作誓非也

明著岐周古本宋板周作芻盧文弨云芻即衆字從三人後人不識妄改為周○按从音吟非衆字也後人誤會人三為衆之說遂以衆為衆

然相沿已久此芻字當如盧說山井鼎校古文尚書從字作芻其函正同

牧誓第四 周書

若虎賁獸 史記集解無獸字

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師 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欲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三作此

乃復到退 閩本同毛本到作倒按倒古通作到

王左杖黃鉞 陸氏曰鉞本又作戍〇按作戍是也說文云戍大斧也

鉞以黃金飾斧 浦鏜云鉞上脫黃字從公劉詩疏校〇按史記集解亦無黃字

示有事於教 古本史記集解教下有令字

傳越以至苦之 案越當作鉞轉寫之譌

治事三卿 古本治作理

此御事之文 宋板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文作大

旅衆也衆大夫 古本無下衆字按史記集解作旅衆大夫也視今本少一衆字而在夫下文義較順

使其屬師四夷之隸 閩本同毛本師作帥所改是也

師帥卒帥 史記集解帥並作率

亦可以稱師 宋板師作帥是也

巴在蜀之東偏 補本東作南

是庸濮西江漢之南 閩本同毛本西作在所改是也

戟楚謂之子 纂傳同毛本子作干 ○按纂傳引在說命中篇下同

或謂之楯 浦鏜云楯方言作厥音代誤作楯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唐石經是字旁注按漢書五行志引此經無是字

日義曰晉語云 按日是正字之譌諸本俱不誤

妲己所舉言者貴之 閩本明監本舉言作與言按與言乃譽字誤分爲二也當据列女傳元文正之毛本亦誤

弗迓克奔 按匡謬正俗引此經迓作御又稱徐仙民音禦是徐本亦作御疏云王肅讀御爲禦則孔氏所據本亦作御蓋作御者古文也作迓者今

文也釋文云馬作禦史記同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 陸氏曰獸徐始售反本或作豐許救反匡謬正俗曰徐仙民音豐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六畜之字本作畧爾疋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此釋獸若武王歸鹿放虎可言歸獸所放既是馬牛當依畧字本音讀之不得謂古文省簡即呼為獸堯典為獸孽尾為獸毛毳旅獒珍禽奇獸皆作獸字何獨武城一篇以畧為獸斯不然矣○按作畧者古文也作獸者今文也徐陸二本皆用古文今本釋文開寶所改非陸氏元本故錄顏氏說以存古文之遺

月二日死魄

正嘉本萬本闕本葛本同毛本死魄上有近字與岳本合案此誤說也

七世之祖

纂傳祖作廟

而魄死明生

浦鐘云而疑衍字

由字積與誤

浦鐘云與誤二字疑倒孫志祖云字積者即積畫之說與誤者或誤寫四為三也非倒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古本唐石經臨安石經岳本葛本闕本明監本並同毛本成誤作伐

以撫綏四方中夏

古本補本綏作安

故大統未就

葛本正德本嘉萬本闕本纂傳同岳本統作業與疏合毛本依之

底商之罪

古本底作致

用祭事告行也

纂傳事作祀

告天社山川之辭

岳本社作地

臨祭祀 纂傳祀作事

暴殄天物 古本殄作絕

則天物之言 纂傳言作害

普謂天下百物 閩本明監本普作皆

窟聚 葛本閩本明監本窟誤作窟疏同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古本補本作此謂十一年會於孟津之時也

惟其士女筐厥玄黃 古本無厥字

筐篚盛其絲帛 古本其上篚篚其絲帛補本作篚篚其綿帛按當作篚篚其
絲帛古本之上今本之盛衍字也古本之篚篚倒字也補本

之綿誤字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 顧炎武云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流血漂春杵 宋板流血二字倒是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唐石經千下旁增之字容下同

施舍已債 古本岳本宋板同毛本債作責按釋文作責責債古今字

列地封國

古本列作裂

喪禮篤親愛

宋板篤親間空一字

使天下厚行

寫本閩本同纂傳言作信

欲垂拱而天下治

閩本同毛本欲作故案欲字誤也

尚書注疏校勘記卷十一

